

金陵琐事 明 周暉

●小序

余有《尚白斋客谈》数卷，虽兰菊异芬，箕毕殊好要，皆闻之于客坐者。每风雨之夕，时一展玩，聊以消虞卿之穷愁，破韩非之孤愤，慰阮藉之穷途，避稽康之白眼，全李白之傲骨而已。藏之帐中，未尝示人，亦不忍废也。偶麻城友王元祯氏借录一通，录毕，且谓余曰：“君负懒癖，不即点定成书，又苦家贫不能梓行，曷若转赠王生？王生当分载诸集中，使君之姓字不至泯泯也”。余笑而不答。因思既已付之抄录，能强其不灾于木乎？但性不近道，未能忘情，乃取客谈中切于金陵者录成四帙，名曰《琐事》。盖国史之所未暇收，郡乘之所不能备者，不过细琐之事而已。以细琐之事与管穴之见相投，故摇笔纪之。尔若揆张无实，与暗昧难稽，余则未之敢也。唐孙光宪《北梦琐言》讥山人唐球诗，思游历不能出二百里外，余甚愧乎其言。嗟夫！余诚金陵之人而已矣。

万历庚戌谷雨，鸣岩山人周暉吉甫撰。

●卷一

○三老

太祖初下建康，闻秦原之、周良卿、丘某，德行著闻。以礼延请，询以政事、人才，称曰“三老”。乃秦原之遂以静诚先生荐。静诚姓陈名遇，字中行。太祖御书称“中行先生”，以伊吕孔明济世安民起之。每询以大计，皆称旨，命以官，始终不受。此太祖第一举动。中行，金陵第一人品。夫秦原之能知中行之贤，又能荐之，不负所举，即此一事，称之以老，名与实称。惜乎周、丘二人无所考见也。

○天子幸布衣家

太祖三幸陈遇家，武宗两幸徐霖家。陈参帷幄之谋，徐进词曲之技，陈徐皆布衣。

○春联

太祖御书春联，赐中山王徐公达云：“始余起兵于濠上，先崇捧日之心逮兹。定鼎于江南，遂作擎天之柱。”此二十六字，乃初封信国公诰中语也。又一联云：“破虏平蛮，功贯古今人第一。出将入相，才兼文武世无双。”

○指挥陪宴

太祖开科取士，宴举子于应天府堂，命府尹云龙江右卫与府相邻须，令指挥陪宴。遂为定例。

○前身

中山王相传乃关云长后身，大功坊内赐宅，在胜国时是关庙地基。

魏国公徐鹏举，母梦岳武穆入室，遂产公。因取武穆之字以为名。

○署书

太祖定鼎金陵，凡宫殿府部，各衙门与敕，建寺观十庙及诸牌楼，题署皆命詹希源书之。

碧峰寺寺额“碧峰禅寺”四大字，乃乡先生主事黄谦书。

“大报恩寺”榜书四大字，乃乡先生朱孔阳书。

余村玉皇观壁间“松庵”二隶字，是大德间状元王龙泽所书，颇极奇伟。

石城许公牌坊“会元”二字，乃徐霖书。

天界寺“万松庵”三大字，仲山王问书。

○形势

郑淡泉谓，金陵形势山形散而不聚，江流去而不留，非帝王都也。亦无状元、宰相者，因世禄之官太多，亦被他夺去风水。余极喜其论。及万历己丑乙未，连中状元，乃知书生之言不足深信。

○耻入乡贤

三百年来入乡贤祠者，陈公遇、孙公炎、杜公环、张公益、王公一居、李公时勉、童公轩、倪公岳、贺公确、陈公镐、陈公钦、何公遵、刘公麟、梁公材、顾公璘、周公金、邵公清、王公以旂、王公奎、殷公迈、许公谷、沈公九思、李公逢阳、杨公希淳。成化年间，给事中王公徽，强直有大节，论宦官牛玉言甚激切。诸宦官言于上，欲加以极刑。赖李文达公维持，谪普安州判。将捐馆舍，戒子钦佩曰：“乡贤祠，吾耻居其中”。至今未入。

○泉品

万历甲戌，季冬朔日盛时，泰仲交踏雪过余尚白斋中，偶有佳茗，遂取雪煎饮，又汲凤皇瓦官二泉饮之。仲交喜甚，因历举城内外泉之可烹者。余怂恿之曰：“何不纪而传之？”仲交遂取鸡鸣山泉、国学泉、城隍庙泉、府学玉兔泉、凤皇泉、骁骑卫仓泉、冶城忠孝泉、祈泽寺龙泉、摄山白乳泉、品外泉、珍珠泉、牛首山龙王泉、虎跑泉、太初泉、雨花台甘露泉、高座寺茶泉、净明寺玉华泉、崇化寺梅花水、方山八卦泉、静海寺狮子泉、上庄宫氏泉、德恩寺义井、方山葛仙翁丹井、衡阳寺龙女泉，共二十四处，皆序而赞之，名曰“金陵泉品”。余近日又访出谢公墩铁库井、铁塔寺仓百丈泉、铁作坊金沙井、武学井、石头城下水、清凉寺对山莲花井、凤台门外焦婆井、留守左卫仓井、即鹿苑寺井也，皆携茗一一试过，惜不得仲交赞之耳。

○秦将白起

正德年间，守备太监富紫泉，建永宁寺于安德门外垒山口。屠一猪祭梁，猪腹上隐隐“秦将白起”四红字。富曰：“此白将军也。”遂埋之。

○太初诗帖

户部李远庵，字元任，催浙粮将北上。别孙太初于西湖，太初送之以诗云：“苦竹泠泠莎雨青，秋风别我钓鱼汀。好持使节朝天去，莫道江湖有客星。北固云回山历历，洪河龙斗浪冥冥。眼中经济须公等，殿上夔龙有典刑。”送诗帖云：“奉别拙作，风调自谓不减古人。为知己者一道耳，非泛泛送行之作也，乞领意。山人野服，不克入城。把袂话别，怅然怅然。”又帖云：“拙作书上笔意终不佳，然技止此耳。观诗可也，一笑一笑。”

○空同跋太初诗

李远庵出孙太初诗一册，与李空同看。空同遂跋之云：“瑶草载萎，玄鹤竟逝。虽丛有高卑，形分巨细，然闻其馨者，知其为不凡之卉；聆其响者，知其为已仙之禽也。”于乎识斯义者，可与言孙氏之诗乎？孙没数年矣。远庵李子以其诗观我，为题于后。嘉靖二年夏四月，空同山人李梦阳。

○秋林歌

王韬，字钦晦，乃钦佩先生之族弟，商于汴京，遂与空同先生善。空同有送王韬一绝云：“王郎口谈金虎文，自称师是紫阳君。挂帆明日忽南去，影落龙江五色云。”今载集中。又有“秋林歌”四章，乃与钦晦之父秋林翁寿者，集未收入。今录之：“山人食黄精，老步觉转健。秋行林径深，风起落叶满。露寒山尽脱，乃松林独青。鬪根获龟蛇，看看皆白苓。采苓煮白石，发黑颜复赤。秋清中林坐，傍有鹤一只。白石浸寒潭，清冽鉴毛发。甘菊垂时花，翁来弄秋月。”

○元峰问数

新安汪龙受数学于异僧，颇有奇验。袁元峰阁老寄一白围棋子与南吏书王三渠，转问生子。汪接棋子，遂云：“白者，北也。棋子者，子也。北京当局之人问第一着，但此棋子非木非石，经火锻炼而成，了无生气，决不能生子。若以生克之理论之，不久亦当终局。须急下官着可也。”元峰不数月遂捐馆舍。

○聚宝奇石

朱孟辨获三奇石于聚宝山间，制为山玄肤玉芝朵断云角。黄鹤山人王蒙，图而铭之。宋太史又为作后铭。

○典祀

倪文毅公岳，初为礼部尚书。值遣祭金阙，玉阙真人奏曰：“徐知证知详，唐叛臣之裔也。祀典不敢议废，但岁时典祀，一寺官之职耳。宗伯何与焉？”遂为令。

○阴消祸孽

约庵周公为给事时，论都督马昂纳女弟后宫。外议或云已娠，请诛昂而还其女。

武宗虽不罪昂，而女竟被黜。此其阴消祸孽，一疏之力也。

○针灸

留守卫指挥谢芳，状貌长大白晰，但玉表石中，幼不知学。所识之字，屈指可尽。武选郎中，例当看官。见谢之貌，欲用掌卫事。取粉版书“针灸”二字与识之，谢以“铁多”对，郎中一笑，竟尔不用。

○梅花水洗研

焦山郭第，字次甫，在金陵市上得一南唐旧砚，日此砚不可以常水洗。因走崇化寺，洗于梅花水中，又携至西湖洗之。次甫好奇而僻也如此。

○念珠

郑石村御史名濂，事母极孝。进香三茅山，以祈母寿。拈香出殿，从地拾得一串念珠一百零八粒，遂喜曰：“吾母之寿或与此念珠之数同乎。”归来用盒盛之，供于佛前。数月后视之，被鼠残其十七粒。母九十一岁而终，实符念珠之数云。

○浇坟

诗人孙太初死，刘元瑞、龙致仁二公治其丧葬于道场山。一日天大雪，元瑞刘公忽忆太初，遂戴棕大帽，穿大红衣，策一蹇驴，苍头携酒一壶，走太初坟上，取酒一杯浇坟，自饮一杯。酒尽，痛哭而返。

○修省疏

清溪倪公岳，弘治十二年任留枢参赞。秉正达变，不激不随。百废顿举，兵民倚重，相戒不敢犯法，留都肃然。适清宁宫灾，条上修省疏，勤正学，开言路，减斋醮，省供应，节亲藩，惩欺蔽，恤困穷，核名实，疏淹滞，择将领，节差遣，慎功赏，停工役，斥奸贪，进忠直，恤刑狱二十八事。上并嘉纳之。

○自作墓志

卢玉田、黄蛰南、杨太岳三公，皆先自草墓志，示不求于人。

○尚书二十三人

冢宰张公铭善、周公时中、契公斯、曹公义、倪公岳、司农梁公材、王公丰、吴公文度、周公金秩宗、倪公谦、邹公干、童公轩、司马齐公泰、胡公汝砺、王公敞、王公以旂、司寇周公祯、端木公复初、周公瑄、张公瑄、顾公璘、司空陈公恭、刘公麟共二十三人。

○入阁一人

入阁者，张文僖公益一人。

○咏十六楼集句

李公泰，字叔通，号仙源，鹿邑人。洪武时进士，博学，知天文。曾掌钦天监，遂入钦天监籍。有集句诗二册，中有咏“十六楼”诗：

“南市楼：纳纳乾坤大，南楼纵目初。规模三代远，风物六朝余。耆旧何人在，登临适自娱。皇恩涵远近，莫共酒杯疏”。

“北市楼：危楼高百尺，极目乱红妆。乐饮过三爵，遐观纳八荒。市声春浩浩，树色晓苍苍。饮伴更相送，归轩锦绣香”。

“集贤楼：迢迢出半空，画列地图雄。鱼水千年庆，车书万国同。长歌尽落日，妙舞向春风。今古神州地，康衢一望通”。

“乐民楼：江城如画里，迢迢起朱楼。白日催人老，青樽喜客留。百年从万事，一醉解千愁。帝德尧同大，洪恩被九州”。

“讴歌楼：西北高楼好，闲宜雨后过。凭栏红日早，回首白云多。广槛停箫鼓，深江净绮罗。千金不计意，醉坐合声歌”。

“鼓腹楼：翼翼四檐外，居人有万家。盘空斋屡荐，舞破日初斜。小酌知谁共，新诗取自夸。圣图天广大，烂醉慰年华”。

“清江楼：涵虚混太清，时转遏云声。湖雁双双起，渔舟个个轻。世情何远近，人事省将迎。谈笑逢诸老，终身愿太平”。

“石城楼：翠袖拂尘埃，烦襟出九垓。清光依日月，逸兴走风雷。鸿雁几时到，江湖万里开。文章成锦绣，临咏日盘回”。

“来宾楼：地拥金陵势，烟花象外幽。九天开秘祉，八极念怀柔。造化钟神秀，乾坤属远猷。吾皇垂拱治，不待治书求”。

“重译楼：使节犹频入，登临气尚雄。江山留胜迹，天地荷成功。干羽三苗格，车书万里同。圣朝多雨露，樽俎日相从”。

“澹烟楼：久坐惜芳尘，莺花不弃贫。关心悲地隔，有酒纵天真。不问黄金尽，应惭白发新。登临聊极目，紫陌万家春”。

“轻粉楼：郡楼闲纵目，风度锦屏开。玉腕搵红袖，琼卮泛绿醅。参差凌倒景，迢迢绝浮埃。今日狂歌客，新诗且细裁”。

“鹤鸣楼：翠挹凭阑外，楼高不倦登。抑扬如有诉，凄切可堪听。白日移歌袖，青天扫画屏。古来形胜处，重到忆曾经”。

“醉仙楼：自得逍遥趣，乾坤独倚楼。天笼平野迥，江入大荒流。待弃人间事，来为物外游。蓬莱自有路，云雨梦悠悠”。

“梅妍楼：天地开华国，招邀屡有期。风烟归逸兴，钟鼓乐清时。对酒惜余景，逢人诵旧诗。平生无限意，莫信笛中吹”。

“翠柳楼：白帟岸江皋，开筵近鸟巢。交疏青眼少，歌罢彩云消。落日明

孤塔，青山见六朝。平生爱高兴，回首兴滔滔”。

《艺林学山》云：永乐中晏振之金陵，春夕诗花月，春江十四楼，人多不知其事。盖洪武中建来宾、重译、清江、石城、鹤鸣、醉仙、乐民、集贤、讴歌、鼓腹、轻烟、淡粉、梅妍、翠柳十四楼于南京，以处官妓。盖时未禁缙绅用妓也。胡元瑞云：十四楼语近出，足为诗料。按金陵本十六楼，今称十四楼，而遗南市北市二楼。何也？诸楼尽废，独南市楼尚存。

○十景

盛仲交自大城山中寄杂忆十诗，命余步韵，且约往游。其题云“祈泽寺龙泉、天宁寺流水、玉皇观松林、龙泉庵石壁、云居寺古松、朝真观桧径、宫氏泉大竹、虎洞庵奇石、天印山龙池、东山寺蔷薇，此十景皆众人之所忽，仲交所独取者。”

○见御史不起身

御史饮虹李公，家在饮虹桥南。每赴衙门，必过铁作坊。铁匠造作自如，多坐不起身。饮虹怪之，言于中城。御史牌拘一坊人，将诘问之，且加责也。众诉云：某等坐不起身，相沿已久。当年倪尚书老爷，家住本坊，亲嘱不必起身，恐妨造作。不识李爷计较，却被倪尚书误了。今蒙治以国法，此后再不敢矣。御史对李饮虹云：“听众人之说，我尚惭悔。”

○家若悬罄

顾横泾先生，罢河内副使归家。环堵若悬罄，客过从邻家乞火，供茗取酒，无所具，樽罍而止。

○守备厅坐次

守备厅坐次，正统中襄城伯李隆正中坐，户部黄少保福左侧坐。公退，左右对坐。少保卒，兵部徐侍郎左侧坐。襄城去，丰城侯李贤代徐侍郎升尚书，仍左侧坐。都督赵伦协同地平下左侧坐，后革靖远伯，王骥代徐尚书为总督，与丰城分左右正坐。靖远左，宁远伯任礼代丰城，仍在右。靖远伯还朝，徐尚书复来，杜侍郎宁始推尚书，与宁远分左右正坐。张右都纯监督操军，不预守备事，下教场与徐尚书分左右正坐。张都御史在左，赵都督仍旧坐户部张尚书凤来右边，稍偏正坐。户部没，张都御史升兵部尚书参赞，右边正坐。宁远告老，平江伯陈豫代，与张尚书仍分左右坐。平江去，张尚书致仕魏国公，徐显宗代平江，独正中坐。镇远侯顾协同右边稍偏正坐。兵部萧尚书维禎、参赞镇远坐左。魏国镇远俱没，萧尚书独右偏正坐。成国公朱仪代魏国，如魏国坐。兵部李尚书宾来如萧坐。马都督良协同地平上右侧坐。李尚书马都督皆还朝，兵部程尚书信来如李坐，后添设泰宁侯陈经协同与程尚书分左右正坐。泰宁左泰宁漕人西侯蒋琰代，如泰宁坐。程尚书去，吏部崔尚书如程坐。崔尚书去

，左都御史王恕来寻升兵部尚书，如崔坐。定西侯还朝，新宁伯谭琰代，如定西侯坐。王尚书巡抚，兵部薛尚书远来，如王坐。新宁还朝，太子太保丰城侯李勇代，如新宁坐。薛尚书归，陈尚书俊坐如薛。已后守备参赞坐大约相同。惟增内守备太监据首席，而协同者为侯伯，则上坐都督则侧坐耳。

○武职袭替

南京武职最贫苦。袭替北上，须称贷而行，还时即以俸粮抵偿。有数年之久不得食粮者，有无处挪借终身不得袭替者。令祖宗汗马之功损于一旦，岂不可惜？鄙意各省武职不得不诣京师，若南京自有本兵，即于本处稽查功次，比试弓马，有何不可？倘移咨北部，类奏袭职，此是何等省便，何等功德也。国初总小旗袭替至北京，并枪邗公野题奏，改于南兵部，并各省都司比试，不中者后一年仍赴北京。谭公纶具题亦改，于南京二例载武选职掌，可援以请也。澹园焦先生向以语选郎卢梦麟，欣然欲行之。曾太宰摄部事，亦大以为然。会曾回籍，未果。今其案具存。

○招募不如土着

嘉靖中，倭乱。招集义乌、江阴、靖江、崇明人为兵，费用甚多，却专在南都作贼。吴悟斋目击其事，尽汰遣之。昨壬辰，倭侵朝鲜，于中国未以一矢相加遗也。而本兵与操江四出招募，群不逞之徒麇至戊戌北部，调二千人往戍旅顺矣。复招集以捕之旅顺，兵还，又增一倍。此时工部造房屋衣甲、户兵二部，给粮饷糜费不貲，地方何尝得其分毫之力？今群聚城外，夜即群至人家，劫其财务，乱其妇女。居民稍有饭吃者，尽移入城中，然群盗亦随以至矣。当道明知，不肯散遣。其说有二，以为遣之无名，一也。雇冲庵曾言，练兵即以消兵。勤其校阅，严其赏罚，汰其老幼，作贼者必诛，物故者不补。如此，则兵可渐消。何患无名？又言此辈既去，地方有警，何人支持？不知此辈赖以讨贼，然不能讨贼。日日作贼，所谓放虎自卫者也。盖招募不如土着，古人言之甚详。南都岂无骁勇有武艺之人？倘以为不习倭事，将此辈拣选一二千却于浙，直曾经战阵处取一二十人为教师，一人教十，十人教百，百人教千。不数年，皆为胜兵矣。盖土着之人与旅处不同，省费一也；父母室家，共聚有所顾恋，二也；生长地方，出门皆是亲识，不敢为非，三也。有警则荷戈为兵；无事则各执其业，何等稳便。当道肯一处分，为留都造福，胜造九级浮屠矣。

○城门锁钥

正德己卯，宸濠谋逆。刻日东下，欲取留都。大司马乔公，预为战守之具，一时草创，皆备率九卿台谏，吁天誓以死守。每城门设以文武大吏二人，城中伏兵二支，以防不虞。先是濠预遣死士三百余人，混入留都，伏于鼓楼街一

揽头家，为内应，待期而发。守备太监刘琅，实与其谋。公先缚揽头，一讯而得之。以次而擒梟首，江岸贼计少阻。先是公微闻濠反计，知指挥杨锐才可用。谋于巡抚李公署，为安庆守备谕之，曰：“安庆南都上游密迩江西贼，计汝必先知，知则亟以告我。贼发必先攻安庆，攻则汝以死守之。”未几，贼攻安庆，果为锐所败。及上南狩，叛逆已平。百官朝于行在，有旨，命以戎服见。公谓两京礼仪一体，岂宜有异？遂朝服率诸寮如常仪。时江彬怙权宠势，焰倾一时。统边兵数万，屯聚京城，怀不轨心。公以雅量镇服之。彬始亦欲构公，使人攬摭无所得。一日晚，遣人索城门锁钥，人人惊骇，不知所出。督府告于公，公曰：“守备所以谨非常，城门锁钥孰敢索？亦孰敢与？虽天子诏，奈何？”督府以公言拒之，竟寝。彬每假传旨有所求，为日数十。公得旨，必请面奏。彬计格不行，都城贴然。驻蹕日久，倡九卿台谏，三上章劝回銮扈，从扬州而还。至今父老颂其功，不置云。

○三人协力

武宗南巡时，乔白严为参赞，寇天叙为应天府丞时，缺尹寇署印。太监王伟为内守备，三人者同谋协力，持正不挠，故保南京无虞。不然，祸且不测矣。寇亦山西人，与白严同乡，躯体硕硕，眼微近视。每日带小帽，穿一撒坐堂，自供应。朝廷之外，一毫不妄用。若江彬有所需，每差人来，寇佯为不见。直至堂上，方起坐，立语呼为“钦差”，语之曰：“南京百姓穷，仓库又没钱粮，无可借办。府丞所以只穿小衣坐衙，专待拿耳。”差人无可奈何，迳去回话。每次如此，江彬知不可动，後亦不复来矣。

○比试

武宗在南京，江都督所领边卒，躯干硕硕，膂力拳勇，皆西北劲兵也。白严于南方教师中，取其最矮小精悍者百人，每日与江都督相期至教场中比试。南人轻捷跳跃，行走如飞；而北人粗笨，方欲交手，被南人短小者或撞其肋肋，或触其腰胯，北人翻身僵仆移时。江提督大为沮丧，而所蓄异谋亦已潜折其二三矣。

○不道磁石事

偶过盛仲交苍润轩，同诸词客观黄山谷所书阿房宫赋旧榻帖。仲交云，此书笔势飞翥，有金石相宣之意。杜赋甚工，独恨赋中不道磁石事。

○直趋金陵

汉庶人高煦反乐安州。知州朱恒劝庶人直趋金陵。贼党皆言，恒乃金陵人，一身一家之谋也，何可听乎？但不知恒是金陵何许人，而设此谋。此谋若行，国家之事不可知矣。

○梦徵

郑沙村河为秀才时，梦中得一绝句云：“城里青山城外楼，夜凉明月五更头。何时了却心头事，重把青蚨换酒筹。”及中嘉靖甲辰进士，授岳州府推官。到岳州府，见城里青山，城外楼阁，宛然梦中诗句。私心郁郁，遂卒於岳州。

○疏用无主字

陪京有家贫者，亲死付之一炬。湛甘泉先生为礼书时，欲变其俗，择禁门外空地数处为漏泽园，将葬贫不能买地者。因遣千户王某，持奏疏以请于朝。千户跪禀甘泉曰：“闻老爷疏中有‘以无主之地葬无主之人’两句，恐‘无主’二字未可陈于君上之前。”甘泉恍然曰：“殊失检点也。”遂易其语。

○瓮中黑气

万表秀才，家住上新河南岸。夜梦一人，丰神似吕洞宾，从地涌出，整衣襟而言曰：“困此不觉五百余年。”天明取土筑墙，深及八九尺，得两瓮相合。启视之，瓮中一团黑气冉冉起于半空，宛如梦中所见之像。仙耶？鬼耶？怪耶？

○非非子

徐天赐，魏国公之弟。宅在大功坊内，後与府学相接，不能扩充尺寸地，因谋于京垂蒋公，督学赵公复赂武断生员任芳辈数人，约以尊经阁后民间之地，换学宫右边空地。生员周膏作《非非子》一篇，粘于学壁，极言孔子贫厄，门人售地，语侵上官。督学闻之，畏公论不容，遂已其事。膏乃刑书周公瑄之子，高才博学，有声场屋。此举人颇义之。

○陶隐居瘞鹤铭一证

姑苏大石山人硕元庆作《瘞鹤铭》，考引黄长睿、张子厚、刘无言、曹士冕、邵公元、马子严与我朝都玄敬之说，断以为陶隐居书议论极确，而赏鉴最精，然尚少一证。李石《续博物志》云：陶隐居书自奇，世传画板帖及焦山下瘞鹤铭，皆其遗迹。大石山人何不引此以证之乎？余于隆庆戊辰春日游焦山，从崩岩乱石间榻得十六字，友人宋国儒击碎一“也”字，至今惜之。

○宦官重谏臣

嘉靖末年，陪京皇城守门宦官高刚，堂中悬春帖云：“海无波涛，海瑞之功不浅；林有梁栋，林润之泽居多。”高之意重刚峰，念堂二公之能谏耳。

○举朝皆妇人

海刚峰巡抚应天时，矫激之过，令人不堪言。官劾之，刚峰辩疏，有“举朝柔懦无为皆妇人”之语。李石麓朝回，值扬州贡士曾同笔砚者来访。石麓曰：“适见海刚峰疏中谓，举朝皆妇人，我非一老妪乎？惶恐。”贡士曰：“只此惶恐，尚有丈夫气。”石麓默然者久之。

○清苦回恨

御史陈海楼，用红票买米，减半市价，盖积弊然也。民亦敢怒而不敢言。值经纪家有秀才何敬卿，持其票击都察院，鼓告于都御史海公。海公方尚操切，遂尔大怒，欲加惩治。赖诸御史恳求得免。仍责皂隶三十，革去其役，即枷号于陈之衙前，实所以辱之。一时六部两衙门与府县，闻风凛凛，不敢妄取市物。海楼因此官箴有亏，恨之入骨。及刚峰死，海楼同诸御史入其内，见刚峰受用之清苦，有寒士所不能堪者。海楼乃曰：“回吾怨恨之心矣”。

○执照

秀才何敬卿，既告御史陈海楼于海公，又恐诸御史以他事中伤之，复诉于海公求一执照。刚峰大笑曰：“御史视朝廷明旨尚为虚文，海刚峰一纸执照有何用处？我见秀才有些胆气，原来畏首畏尾，岂能做事？”遂叱出。

○刚峰宦囊

都御史刚峰海公卒于官舍。同乡宦南京者，惟户部苏民怀一人。苏检点其宦囊竹笼中，俸金八两，葛布一端，旧衣数件而已。如此都御史，哪可多得？王司寇凤洲评之云：“不怕死，不爱钱，不立党。”此九字断尽海公生平。即千万言谏之，能加于此评乎？

○生平奇事

陈横崖子野与余云，曩游天台，遇中秋，赏月石桥之侧。石桥，天台胜处也。及游雁宕，乃九月九日采菊于山巅。在名山中，而逢佳节，又值天晴，此最是生平奇事也。可多得乎？

○一钱觅酒

陈藻，字子文，号苍崖。家贫，嗜酒。一日，囊仅一钱，市酒饮之。作诗自嘲云“苍崖先生屡绝粮，一钱犹自买琼浆。家人笑我多颠倒，不疗饥肠疗渴肠。”

○二仙自写像

世之画周颠仙、张三丰像者甚多。惟颠仙自画一像在皇城五凤楼上，三丰自画一像在临淮侯家。

○判断食料

俭庵梁公在广西左布政时，终日坐衙不散。凡属官日用食料，皆有一牌，经其判断，不许过多。右布政林公某，一日欲市肉数斤。俭庵裁去其半，林公大怒，曰“你管得属官，管不得我。”大骂入衙去。俭庵闻之，不动声色。次日林公谢罪曰：“此後不多买矣。”

○尚书异命

俭庵梁公，户部尚书也。一日世宗取刑部尚书印送与梁，命往刑部问三大

疑狱。梁到部，即日剖决。又吏部当大察时，世宗命梁同考，坐吏书之左。去官三百余员，铢两悉称，士林服之，士林荣之。此皆破格之异命。

○邵士廉属对

邵僉事士廉，方童时资性颖敏，有问即答，兼能属对偶。除夕，李黄门致远家爆竹，士廉往观焉。李谓士廉曰：“岁除爆竹惊残腊。”士廉即应曰：“正旦传梅报早春。”李大称赏。

○霍公重邵静庵

邵静庵以广西按察司僉事，乞休家居。大宗伯渭崖霍公，初未识面，恒遣存问。适有没官寺，庵命贺掌教查拨送公，将为书院之资。公以非所宜有，托故以辞之。会乡饮，将至霍，以公端方之行，仕止有道，命有司敦请，以为大宾。公不敢居，亟以疾辞，强之乃始出。

○微之交情

方宗显，字微之，与景昉伯时同习举子业于琳宫。出则更衣而衣，入则共仆而炊。茹水饮藜，相得甚欢。後景以甲第为中允，方沦于布衣。景公赴都下，方与同舟而行。至真州，景以疫卒，亲为视敛，痛逾手足。今乡闾以为盛事，士人以为美谈。

○前溪失仪

武宗在南京行宫，诸司朝参时，景前溪为国子司业。景腹大而矮，几不能俯，颇失朝仪。江彬即大声问曰，第几班第几人是某衙门官？若司业亦是该拿人数。白严即应声曰：“是国子监堂上官。”遂不拿。盖出于一时权宜，而能全朝廷待儒官之体。古人云，此人宜在帝左右。

○子昂题画

西虹太守书画，余从马少虹得以尽观之。独无住庵主画圆泽三生公案一卷，笔法高古，宋元题诗者二十余人，皆是梦话。赵子昂绝句云：“川上清风非有着，松间明月本无尘。不知二子缘何事，苦恋前身与后身。”识见超脱，过人甚远。

○开门望月

万历己卯秋，湖塾两农夫取树根为柴，得银一瓮。每锭上有“开门望月”四字，不知是何说。

○三墓

鲁肃墓，相传在上新河南岸圩田中。今去江不远，土人耕田，戒不敢犯。云此圩田在吴时为江，不宜有墓。但诸郡志皆不载鲁之墓，或者土人之说不诬。

谢玄墓在徐府西园中凤游堂后。建园取土时，曾见其墓石，知为玄墓，遂

掩之。去园东南，不五十步，有谢玄庙。庙中碑一通，乃侍郎罗玘文。

宋程偃孙墓在清凉寺后山东北地上。嘉靖初年，久雨地陷，露出朱棺。视其墓石，知为程墓，里人用土掩之。

○梁检校管尚书

梁俭庵尚书，清修劲节，始终不渝。罢官后，门庭肃然，与寒士无异。同时管检校子山亦罢官归，同在武定桥，南北相向而住。子山造楼居，广田产，会亲友，其门如市。人反而称之曰，管尚书、梁检校。

○钞不可妄得

邵公士廉秀才，时见门前地有钞一张，私往拾之，乃荷叶一片而已。忽行路者拾起，却是钞也。邵思一钞，何足重轻，乃不可妄得，况民之脂膏乎？自入仕以至僉事，刻意清苦，常俸外一毫不取。都人至今称之。

○惊忧致病

许绅以医仕至工部尚书，掌太医院事。嘉靖西苑宫人之变，圣躬甚危，生死在顷刻间。绅不得已，用大黄、桃仁、红花诸下血药，白云：不效，惟有自尽而已。上忽作声，去紫血数升而愈。绅以此加宫保，亦以惊忧得一神魂不宁之病，数月而卒。绅南京人。

○诸葛钱

赵雪岩太守，四川人，流寓南京。顾孝直谈其一奇事云，雪岩曾往泸州，江行阻风，数日乏薪，令人上山樵采。山顶险峻，人迹所不到。有铁船一只，露其半，中皆大钱，有无字者，有文曰“诸葛之宝”者。因取数箩回。忽大响一声，山遂合，船不见矣。行一两日，岸边人众汹汹。泊舟讯之，乃铸孔明像者，方募铜。雪岩惊异，尽以钱施之，像乃告成。

○诸葛枕

裕民坊民家，淘井得一瓦枕，上有一符，符下有“驱疟”二篆字，相传为诸葛武侯所制。病疟者枕之即愈。彼此转相借用，遂为邻人所匿。因讼于官，亦不能得。

○历数

唐荆川历数之学，得箬溪顾尚书传其法，又得东皋周台官秘书即证。常云：知历理，又知历数，此吾之所以异于儒生；知死数，又知活数，此吾之所以异于历官所著《勾股测望论》、《勾股容方圆论》、《弧矢论》、《分法论》、《六分论》，发挥明白精透。周东皋称士大夫能历数之学者赵大洲，上不得筭盘。唐荆川上得筭盘，但荆川亦未到顶。能到其顶，则僧一行、郭守敬矣。东皋名相，万历乙未进士，周元之祖。

○欣慕编

陈玉泉有《欣慕编》，纪一时名士。盛仲交刻于苍润轩中，寄一册与谢与槐大参。与槐答之以书，其略云：《欣慕编》中如王辣斋之风节，梅损斋之博雅，李饮虹之能谏，金赤松之文翰，似不可少。且去玉泉不远，从容与玉泉言之，如何？观谢此书，可补《欣慕编》之遗矣。

○存本

王尚书石冈，秀才时有矮屋三间。贵显后移于园中，不加粉饰，题曰“存本堂”。

○识诚意伯

诚意伯刘世延，童年袭爵。王石冈一见其面目，遂戒诸子云：“此人不可与之往来，乃多事人也，决不能善终。”诚意屡践危机，竟死刑部狱中。其言乃验。

○识人

吴交石之于周约庵，李远庵之于郑淡泉，顾东桥之于张太岳，皆于童年识其贵显，且为名臣，可谓具眼。

○秀才气味

谢与槐、张秋渠、陈玉泉，冬日拥炉。玉泉偶露布，与槐笑之曰：“穷相乃尔。”因出裤视之，与槐是絨，秋渠乃绫。玉泉曰：“也要存穷秀才气味。”

○陈烈妇拒母

烈妇陈伯之妻，秀才黄心源之女，年十八岁嫁陈。嫁未三月，父心源病死。母氏欲改嫁，告之于女。女苦口谏之曰：“妇人不幸而寡，惟有守节与死而已。不可嫁也。”母笑谓女：“汝年幼不解世事，不近人情。”竟尔改嫁。一日，母氏念其女，来视之。女闭门不与相见，曰：“既适他人，非吾母也。”夫劝之，舅姑劝之，皆不开门。母惭而去。其夫染疾且笃，与之诀曰：“吾疾，决不能生。既无子女，又乏资财，幸早择良家，受金葬我。”妇曰：“我计已定，死即同死，决不后时也。”未几，见夫病势沉重，走灶下煮水，与夫沐浴。乃碎磁碗割颈，不利；取菜刀继之，先夫而死。时年二十有一。呜呼！烈哉妇也。前之拒母，岂得为过哉？司城张公起凤验其事，实感叹不已。率僚属为文祭之。时隆庆辛未夏五月也。

○处盗

春庵周宾，医士也。寒夜见偷儿入室，呼家人执之，责以十板，赠钱二百文。次日，述之于友，友人曰：“此人何病，乃以人参、大黄医之？”

顾愚逸，东桥先生父也。除夜见偷儿伏灶下，呼出，分以鱼肉，赠钱五百文，劝以改行。遣之一年后，偷儿夜遇其门，见有缢死者，潜移他人屋下。次

日，具礼到堂，自陈云云。语毕，遂遁去。

○神龟呈露

颐庵邹公济诗集云：永乐二年冬十月，幕府山阳访碑石高广中。度寻于龙潭山麓，斫石求趺。既而，神龟呈露，昂首曳尾，介文玄苍，形质天成，匪由磨琢。乃于龟下遂得趺材，适与碑称。

○更择何等婿

中山王继夫人谢氏，生四女。长即仁孝皇后，次代王安王妃。又次未聘。永乐丁亥仁孝皇后崩，长陵谕谢夫人：“朕欲得夫人季女，继中宫夫人。”曰：“妾女不堪上配圣躬。”长陵曰：“夫人女不归朕，更择何等婿耶？”季女竟不敢受人聘，从佛氏为尼，凤台门外有王姑庵是也。庵后有一种奇竹，最堪为杖。

○二宗室

景泰五年，移齐宗室贤焮居南京，敕守备参赞防闲，勿令与亲王诸人往来交通。始贤焮三人来京，今三支之子孙极盛。

景泰五年，谷宗室赋焮与贤焮，同自庐州徙南京。来时七人，不久遂绝。

洪武二十六年，杀梁国公蓝玉。有蓝景昌者，赐与齐王为奴。今宗室府有蓝姓家人，乃景昌之后。余曾见其像，像亦甚伟。

○异镜

驯象门外操军某，耕田得镜。半面能照地中物。持之，偷坟掘埋，大有所获。后事犯，镜入于应天府库中。

大中桥陈姓者，忘其名，新买一宅，修理墙垣，墙中得一木匣。匣藏长柄小镜，照面则头痛。遍与邻人照之，无有不痛者。惊异为妖物，举而碎之。

○驸马提学

驸马梅公殷，太祖最钟爱之。鲁令提督山东学政称旨，今敕书尚藏于家。

○占城议

惕庵张公琮，字廷献，中弘治庚戌进士，官礼部仪制郎中。时占城，国王请封制册，封夷王，给事中一人往，将命占城。在海外入惮于往，六科倡议止之，疏不绝上。尚书不能决，公曰：“封而告，不以封，天王之命讨去矣。礼先告哀，而后请封，国无讎命，将谁与？以是诘之，威信其庶几乎？”卒从公言。

○箕仙诗句

友人请箕仙，仙降书是岳武穆。因问将军恨秦桧否？仙书诗一首中联，云：“出师未捷班师急，相国翻为敌国谋。”大似武穆口语。

○神楼

神楼乃刘南坦尚书制为修炼者用。箴编成似陶，靖节之篮舆，悬之于梁。仅可弓卧其上，下收放之。机皆自握之，不用他人。文征仲写其图，诸词人多咏歌之，但诗尽皆不得其旨。

○讲书

海刚峰巡抚下学，谒圣后，令府官坐于明伦堂左，县官、学官坐于明伦堂右。诸生讲书只讲孟子。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二节举动迥破常格，殊非俗吏所能。

曾子固（澹园先生云，子固墓志言，公卒于江宁府，岂即葬于此耶？）顾孝直云，成化间先高祖赠尚书公，诚为始祖处士。公海卜地樊家山，穴既定，葬且有期矣。夜梦朱衣象简者曰：“我故宅也，能相让五尺乎？”已赠，公穿穴下所定丈许，堪輿家执之，不听。葬后，复梦前人谢曰：“毋坏我宅，甚善。无以报德，当托生尔家，以亢尔宗。我有宋曾子固巩也。”越一年而尚书公伯祖璘生此。李广文元江蕃所传，李世代居先莹，左右当有据。

○义激裂脑

成祖杀方孝孺，令人食其肉。食肉一块，银一两。有吏之仆，食肉得银。归家说其事，吏闻之大怒，喝仆一声，激裂其脑而死。义哉，吏也。惜不得其姓名，乡里顾孝直谈。

○三丰蓑笠

张三丰留蓑笠二物，与岐阳王曰：“公家不出千日有横祸。绝粒当急难时，可披蓑顶笠，绕园而呼我也”。去二载，而大狱兴，遂全家幽于本府，不给以粮。粮垂绝，乃依所言呼之。俄前后圃中及隙地内，皆生谷米，不逾月而熟。因食，乃得不死。谷甫尽，而朝廷始议给米。其后呼之，不生矣。人有病，取棕煎服，病即愈。掌东厂一太监病痢，用势取去，煎棕服之，痢转甚而死。后蓑笠归于大内。

○梦李太白

浙中山人陈鹤，号海樵。游金陵，将造尚书顾东桥公。东桥公先梦李太白来访，次日见所投诗卷，乃山人陈鹤。与之延誉，诗名遂振。

○布鞋

李远庵居官极清苦，常俸之外，一毫不取。即门生故吏，不敢以一物馈之。郑澹泉，乃公得意门生也。宦南京数年，岁时只寒温而已。一日，侍坐最久，有一布鞋在袖，逡巡不敢出。远庵问袖中何物，郑曰：“晓之妻手制一布鞋，送老师。”远庵遂取而着之。生平受人物，仅此而已。

○思屯乾道人

万铤，字乘时，号与石。家贫，发蒙、拆字度日。隆庆庚午，得末疾，以

帛络臂于项，左手执杖而行，服药亦无效。忽十一月廿一早，过普德禅林，觅一舆往。既毕事，出寺下舆而便。见道人自对山直下，遥呼磁为老儿。磁以一■〈彡 蓝〉缕人，素未识面，今将来乞我，而乃轻我如是耶，故佯不应。道人又行又问，渐与敌面。磁乃曰：“我不幸得偏枯疾，乃如此。”道人厉声曰：“何为偏枯？偏枯者，树之荣悴相半也。树若此，即属于火，不得为木。人岂如是耶？”因问：“汝疾始何时？”曰：“今年七月廿一日。”曰：“此乃密云不雨，阴气上升，阳气下降，正欲交感，化生万物于时，或春夏有雷，秋冬有风，则遂不成。汝少饶，今涩怒盛于肝，以致生火。其如雷击风旋，二气不合。是以火不生土而土焦，土不生金而金铄，金不克火火反克之。子孙拂意，方致汝蹶血气停，滞于脉络，乃至如此。此非密云不雨之象耶。”因问道人以号，曰：“思屯。”又问姓，曰：“姓乾。”磁曰：“何谓屯，思之何也？屯于义为难，思屯者，常以难自思也。古者圣人列卦，首乾坤，次屯蒙，各有其义。且乾坤之后，胡不用震巽继之，而乃以屯蒙者？此乃朝廷定君臣之位也。帝王止传之子孙，蒙乃师生。师生既定，方有训诰五伦始明，庶无杀戮。”磁又曰：“出家人成仙，即如读书登第者。何有患难，而故思之耶？”曰：“读书者，登第固不易，出嫁人成仙尤难。而我之思屯者，正以人有正命，不当罹患难，如天灾世变，战斗盗寇，皆非正。我一遇此，即思避之，故号思屯。且汝欲知屯之义乎？气始交，未畅，曰：屯物钩萌，未舒，曰：‘屯’；世多难，未泰，曰：‘屯’。今汝乃以肝气致疾，即人之屯也。”言毕，因呼曰：“老儿，可往桥上一行。”磁不觉遂扶杖随出寺。是时日初升，见道人桥边对日而立，口喃喃诵而无声，因复问磁：“汝非江右人，能测字者耶？且汝既测字，则当知易。今于屯之义尚未明，何以测为？”磁曰：“我略知小数尔。”曰：“数岂有小耶？汝慎勿爱人一钱，因钱而断，此乃忿欲。伏羲皇帝曾向何人索钱耶？龙马负图，天公亦爱人钱耶？文王周公、孔子，亦何曾爱人钱耶？”因又呼曰：“老儿，再往前一行。”磁辞以不能。道人若略以手强拽者，遂自桥及雨花台之麓。倚树坐，以手于衣外扞磁腰臂，曰“酸乎？”曰：“不。”又再扞至膝，“酸乎？”曰：“酸矣。”曰：“此乃环跳穴所在。汝既知酸，他日将弃此杖矣。”又见磁手有悬帛，因将手向衣内上下扞者三，曰：“幸瘦，可愈。汝五脏俱火，不必饵药。惟武夷茶能解之。茶以东南枝者佳，采得烹以涧泉，则茶竖立。若以井水，即横。”磁至是始感其意，乃曰：“多慢先生，寓何处？”曰：“清元观。倘相寻，可问思屯乾道人。”磁既久与语，忽舆人来促，乃觅所乘舆还。居数日，忽不知手举足步，循几而行。逾出限外，友人毛俦见之而惊。告以故，俦曰：“公遇仙矣。思者，丝也。以丝合屯者，纯也。乾，阳也。所遇乃吕祖纯阳也。”因同至清元观，则

止塑像在堂。二人拜像而返。盛仲交有《与石老人遇吕祖传》。

○画壁法被

灵谷寺经回禄后，尚有吴伟画壁三堵。严介溪诗回廊，古壁留名。画坠叶冷，风助梵音，盖指吴画今已不存。姚元白最好事，曾临三幅藏于家。

灵谷寺有宝志，公所遗法被四面，绣诸天神像。中绣三十三天、昆仑山、香水海，高一丈，二尺阔，如之真，齐、梁时物。

○神示郭字

马汝蹊、潘鹄与同笔砚友六人，祈梦于城隍庙。神命判官引二人上殿，曰：“汝二人功名一亨。”又命小鬼，将蒲包挂于二人之右耳。二人惊觉，说梦，与二人闻见皆同。嘉靖丙子科郭朴主试，取潘鹄中试。嘉靖壬子科郭盘主试，取马汝蹊中试。因思“一亨”者，享字也；挂蒲包于耳者，大耳也，合之，成郭字。

○牛首山吼

盛仲交作牛首志，亦载山吼之说。余每游牛首山，便寻老僧，焚香煮茗，谈因果，说山中故事。舍利塔下老僧明寿，号万延，出家弘觉寺中六十余年。曾云，正德十五年七月初三日，车驾驻蹕牛首西峰祠堂中。说者谓江彬有异谋，山灵夜吼，兹事乃讹以传讹也。当时从驾数千人，僧房家家占满，殊无措足地。师兄明智，遂露宿于塔殿台基上。梦中翻身，尔坠地，不觉大叫，惊动三军，一夜传呼不息。江彬纽锁住持，及明智进城，欲加以惊驾之罪。赖乔司马诸公，权词山吼，以竦动军心，亦且解释僧罪，遂放住持与明智归山。江彬不轨之谋有无，难以悬断。但彬不据城中举谋，乃谋之于空山中，何所恃乎？必不然也。山灵夜吼，足以增重此山，老僧不附和众人已信之言，因身亲见其事，哪得诳山灵乎？此语朴实可信，足破群疑。

○疏复漕运

倪文毅公尝疏乞复漕运，以足兵食而纾民力。略曰：今关陕所需，皆山西、河南所给。而二方之地，俱近黄河。其间虽有三门、析津、龙门之险，然昔汉唐粮饷，由此而通，即今盐船木筏往来无滞。今令户部所计，山西米豆必运贮榆林，及保德州县诸仓。河南米豆必运贮潼关卫，及陕州诸仓。其诸州卫地皆濒河，可通舟楫，踵往古遗迹而行，免当今陆运之害。公私之利，奚啻万万。况今河道当潼关之北数十里，接连渭河，可通陕西及凤翔、巩昌。渭河西流数千里，接连洛河，可通延安及北，上源可通边堡。渭河西流三百余里，接连泾河，可通泾阳河，可通庆阳。又龙门之上，旧有小河径通延绥。倘加修浚，必可行舟。此宜简命水部之臣，示以必行之意，相度地形，按求古迹。某处避险，可以陆运，某处可以立仓倒运，某处可以造船，装运淤塞。悉加导涤

，漕河务在疏通。毋惮一时之劳，而失永久之利。如是，则不但三方之困可纾，虽四方之物，无不可致矣。

○识蕘字去官

姚湘幼攻举子业，不售，遂纳粟入太学，选河间卫经历。巡按李名，进士也，点名呼“王蕘”为“王贲”，秀才不应。姚禀云：“蕘”音“焚”，乃刘蕘下第之蕘。巡案依其音呼之，随呼而应。巡案曰：“好个经历，能识蕘字”。竟以此去其官。经历识蕘字而炫能，巡案不识蕘字而忌刻其失也，均矣。

○五大部文章

太守李载贄，字宏甫，号卓吾，闽人。在刑部时已好为奇论，尚未甚怪僻。常云，宇宙内有五大部文章：汉有司马子长《史记》、唐有《杜子美集》、宋有《苏子瞻集》、元有施耐庵《水浒传》、明有《李献吉集》。余谓《弇州山人四部稿》更较弘博，卓吾曰：“不如戏吉之古。”

○雅谑

友人沈生子云，张江陵铃束科道，两衙门官不敢扬眉吐舌，略陈异己之说。士人因编一谑语云：科道缺官，文选郎中请于张江陵。张谓科道官最难得其人，即如孔门四科十哲，未必人人可用。文选云：“德行如颜回，何如？”张曰：“回也，于吾言无所不说（说训言说下皆同），未可用也。”“文学如子夏，何如？”张曰：“子夏入闻圣道，而说出见，纷华美丽，而说未可用也。”“政事如冉求，何如？”张曰：“求也，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未可用也。”政事如子路，但恐其好勇耳。张曰：“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尽可用也，尽可用也。”文选唯唯而退。此可谓士林之雅谑。当时科道曾亦闻此谑语矣乎？

○张江陵对句

东桥公填楚，张江陵仅十余岁，应童生试。东桥曰：“童子能属对乎？”因曰：“雏鹤学飞，万里风云从此始。”张即曰：“潜龙奋起，九天雷雨及时来。”东桥大喜，解腰间金带赠之曰：“他日贵过我也。”

○失金杯

橙墩武响，富而好学，且好客。有爱妾苏氏，善持家。一日宴客，失金杯，诸仆皆啧啧四觅之。苏氏遂诳之曰：“金杯已收在内，不须寻矣。”及客散，对橙墩云：“杯实失去，寻亦不得。公平日好客任侠，岂可以一杯之故，令座上名流不欢乎？”橙墩颇善其言。近有监生宴客，失物，百遍搜座客者，较之苏氏可愧死矣。

○黄鹤楼知己

休斋沈公钟，督学湖南时，笑指黄鹤楼曰：“此余之知己也。”士林传以

为故事。

○空中鬼斗

周蒙泉县令、沈顺贞举人，俱在北门桥，相邻而住。周之内人忽梦空中两鬼相斗，胜者落沈家，负者落本家。次日，两家各生一子，特时不同耳。周之子名应魁，袭千户职。沈之子名凤翔，中万历壬辰进士，官至给事中。夫武之不能胜文也，在鬼已然，况于人间乎？

○东桥见王梦泽

顾东桥巡抚湖广时，在黄州要见王梦泽。与知府言之，知府云：“王是发配士，夫凡府县与过客，皆不得一识其面。”东桥知为俗吏，不足与言，乃囑通判云：“我定要见王梦泽，勿如知府云云也。”通判访王狎游之人，一善讴者，一蹴球者，呼二人至，喻之曰：“抚台要见王乡官，你二人设一谋见之。见则有赏，不然且有责也。”二人领命去。梦泽一日出门，至园中，二人传一消息，通判报之。抚台拥门而入，梦泽方欲走避，一人拽其左，一人拽其右，且陈抚台之意云。梦泽身不得脱，东桥方得与之相见。

○高风

湛甘泉、霍渭崖在南部尚书，同时府学。训导邓德昌，字顺之，广东顺德人，乃二公同社友。相见只论齿，不论爵。或途中相遇，亦不回避，且策一蹇驴与之并行。后邓死，府学二公制朋友之服，经纪其丧。京中文武官无有不吊者。如此高风，古人也，非今人也。三公均之不可及。

○两次还金

秀才何岳，号畏斋。曾夜行拾得银贰百余两，不敢与家人言之，恐劝令留金也。次早携至拾银处，见一人寻。至问其银数与封识，皆合，遂以还之。其人欲分数金为谢，畏斋曰：“拾金而人不知，皆我物也。何利此数金乎？”其人感谢而去。又曾教书于宦官家，宦官有事入京，寄一箱于畏斋，中有数百金，曰：“俟他日来取去。”数年绝无音信。闻其侄以他事南来，非取箱也，因托以寄去。夫畏斋一穷秀才也，拾金而还，暂犹可勉。寄金数年，略不动心，此其过人也远矣。畏斋即观察何矩所之曾祖。

○双芝轩

万历四年丙子，天界寺僧圆慧，号秀峰，庵中忽生二芝，喜为文明之瑞。因以双芝颜其轩，请盛仲交、盛伯年父子，读书其中，以应其瑞。时盛最有声文场也。八月尽，将揭晓前一日，盛携酒至双芝轩候榜。日晡时何公露、何仲雅昆玉，敲门而入。仲交赋一诗云：“街鼓喧阗榜欲开，敲门何事有人来。韦颢自是科名客，何必鸱鸣混俗猜。”天明榜开，公露、昆玉高中矣。公露名湛之，仲雅名淳之。盛诗寓二何字，二芝寓二之字，鬼神之泄其机也，微而巧如

此。

○正杨

封部黄蛰南云：“我朝学问渊博，著述最富者，莫过杨公用修。”用修摇笔著书，直写胸中之闻见，定不屑屑。更检书册误处，自不能免。若予同年陈晦伯之正杨一书，乃就用修之引用者，从而考证之，即所正皆当已落第二义矣。

○采石吊太白

黄蛰南云：“余同年宗子相集中，有采石吊李太白七言十绝，当为压卷。但十首内用月字云：‘忆君乘月下金陵，千帆明月大江涛。醉来江底抱明月，独留明月照江南。明月窥人恐是君，可怜一片寒江月。’何其重见叠出也。不如少作数首，少用月字，亦可名世。”

○世宗记注二臣

东桥与罗印冈书，其略云：不肖治陵之命，发自渊衷，直以抚楚微劳。不知何缘，遂蒙记注，谕诸臣曰：“顾璘在楚，尽心肯任事，以此委之。”夏曰：“已交代”。上曰：“赶回”。或曰，彼入京在途，可遇。严曰：渠南京人，水路去矣。上又曰：“但委之，不患不来。”夏曰：吏部缺当补。上曰：“以工左升吏右，迹如左迁，彼必不乐，仍留原缺待之。”璘未至之先，数问之，众大为恐。至宜城，见璘疏谕。诸臣曰：“璘至矣。”故事陵寝，仍当用礼部侍郎一人。昨奏，乃又曰：不必差，再添一人，则不专矣。前有传帖，谕内阁勿称工部侍郎，恐其动心。但云说与侍郎璘，皆殊眷也。璘不肖，何以承此？故虽劳且远，更不敢辞。唯仗至爱，敢告，幸不他闻也。又俭庵公昨驾发时，欲取公居守，以道远期近而止。

谕诸臣曰：“梁材执法甚固，虽应变非其所长，守法有余也。”众云：俭翁之召非久矣。观东桥此书，世宗之记注二臣也如此。

○志公讖

何元朗丛说解宝志公讖云，杖上悬尺者，梁也。拂者，陈也。剪者，齐也。镜者，大明也。其讖甚明，其说最确，但中间尚有隋唐宋元，何不一讖之乎？志公生于金陵鹰巢，朱姓者探于巢而养之。志公葬于钟山，太祖迁其地而葬之。此更是一大讖也。志公真神僧哉。

○死为神

陈矩庵钦广东提学，死于任，即为广东城隍。周蒙泉珊，永定知县，死于任，即为永定城隍。山人金鱼，能写赵承旨字，死为判官。

○御史迎举人

嘉靖七年，张公廷献以右都御史掌南都察院。子恕适中乡试榜一百二十名

，属官十三道。御史同具鼓乐彩旗迎之，最是胜事。

○兵书报捷

正德六年，石冈王公以旗中杨慎榜进士，同乡竹堂王公任兵部尚书。揭晓日，竹堂五鼓早朝过其寓，叫开其门，对使云：“你相公已高中。我是头一报。相公官只做兵部尚书。”罢后，石冈官果至兵部尚书。王凤塘谈。

○薷卜花

白云寺一名永宁寺，在凤台门外与牛首山相近。太监郑强葬地，坟旁多名花异卉。有薷卜花一丛，乃三宝太监西洋取来者，中国无其种。余曾三见其开花，花瓣似莲而稍瘦，外紫内淡黄色，与佛经云薷卜花金色者同。花心嗅之，辛辣触鼻。远远闻之，微有一种清香。杨用修、胡元瑞皆云，薷卜花即栀子花者。非也，栀子花瓣极俗，色极白，香极浓，品极贱，处处有之。若以为即薷卜花，恐栀子不敢当也。杨胡二公特未见薷卜花耳。

●卷二

○二京赋

御史余公光，号古峰，有《二京赋》，嘉靖十五年已经进呈。

圣旨送入史馆，赏新钞一千贯。大城山樵盛时泰尝曰，孟坚当卯金末造，犹以两都擅名。太冲遭列国鼎分，尚藉三都振响。今圣明混一天地再辟，列圣相承，重光累洽，文物之盛，亘古无前。奈何使竖儒专美千载也？因为《二京赋》期上之，惟藏笥中，竟归覆瓿矣。又长史黄琮，字元质，有《金陵赋》。

○佳句

孙总制炎，字伯融，“游仙”云：“天与数书皆鸟迹，身留一剑是龙精”。

周滇，字伯宁，“舟中望九华”云：“岩回气如蕢，峰去势犹引”。

杨翮，字子举，“游广教寺”云：“云间闻梵语，烟外听斋钟”。

夏煜，字允中，“康郎山奉旨”云：“绝壁秋声清漱玉，白沙月色烂堆银”。

史京兆谨，字公谨，“七星关”云：“路远家难问，愁多酒易醒。”“西山精舍”云：“巨户蜂留蜜，松巢鹤坠翎。”“游清凉寺”云：“古径依山转，清猿向晚哀。”“览秀楼”云：“残霞拥树作秋色，空翠袭衣生暮寒。”

“送屠先生”云：“南浦斜阳芳草色，东风啼鸟落花天。”“日晷为张布政赋”云：“静遁青春回禁柳，暗移白发上朝簪。”“万松轩”云：“秋声出树晓无迹，云气入帘风满庭。”“游天界寺”云：“地暖渐生眠鹿草，松枯欲折挂猿枝。”“赠吴羽士”云：“松下剪云缝鹤氅，花间滴露写鹅经。”

马俊“赠王鼎归田”云：“幽斋藏岛屿，深径入林峦。”“江行”云：“霜蒲藏水鸟，烟树隐柴荆。”“和杜”云：“翠微深见寺，绿野暗啼莺。”“山居”云“溪畔游鱼吹柳絮，竹边啼鸟避茶烟。”

汤参将胤绩，字公让，“漫兴”云：“长身惟食粟，老眼渐生花。”“咏守宫”云：“鸳鸯肠断魂堪冷，蜥蜴形消血未干。”“秋思”云：“决明阶下好颜色，郭索沙边多路岐。”

蒋主孝，字宗伦，“长啸”云：“重阴接海蒸沙雨，轻雾连山煮石云。”

蒋主忠，字存恕。“经龙潭旧居”云：“古镇东西市，长江旦暮潮。”

“过磁公方丈”云：“宝殿迴临飞鸟上，疏钟遥隔暮云深。”

蒋御史谊，字宗谊，八岁赋诗云：“青天阁雨云归岫，紫气乘龙水入江。”

顾教授言，字如纶，“题画”云：“沙上闲鸥如有约，堤边幽草不知名。”

贺山人确，字存诚，“城南雅集”云：“开帘山纳翠，扫径树留阴。”

“都门送别”云：“花落谩惊春已去，愁来恰值酒初醒。”

史山人忠，字廷直，“偶成”云：“爽气催诗兴，凉风散酒时。”“又”云：“云山开画障，槐柳映蓬门。”

李祭酒时勉，“送僧”云：“柳带天边雨，松回岩际云。”“草亭宴集”云：“一径浓花发，满庭芳草多。”“送王教授”云：“水满沧江扬子渡，云连绿树富春山。”

倪尚书谦，字克让，“南郊草堂”云：“林鸠唤雨山光暝，畦稻舒花水气香。”

倪尚书岳，字舜咨，“芳池春水”云：“新涨受风牵翠縠，好山随月堕青螺。”“登兜率岩”云：“晴色扑帘知日近，轻阴过槛觉云低。”“和鸣治有怀”云：“幽壑雨晴泉响近，隔林风细鸟飞轻。”

童尚书轩，字士昂，“九日”云：“黄菊酒香人病后，白苹风冷雁来初。”“南坡草堂”云：“草堂夜雨生科斗，花迳春风叫栗留。”

李应祯“和吴匏庵”云：“春树暮云无限思，薰炉茗碗有余清。”

沈僉事钟，字仲律，“黄县”云：“秋残群木老，野迴乱山高。”“题画”云：“江山秋色净，风雨暮寒多。”“新嘉驿”云：“风定凉生树，庭空月近人。”“钜野”云：“沙草酿寒残雪在，野云翻影断鸿悬。”“青阳驿”云：“寒凝帘底炉烟细，尘净墙阴竹色幽。”

徐僉宪完，字用美，“送何省叔还京口”云：“霜冷江■〈汜〉秋雁影，雨晴岸拍晚潮声。”“湖山楼”云：“窗含山色晴横黛，帘卷湖光晚映霞。”

”

姚太守黼，字大用，“报恩访僧”云：“松云晴覆地，花雨尽飞空。

”“送人还金台”云：“舟从江上发，人向日边还。”“淮阴夜泊”云：“灯影遥临岸，月光低近城。”“旅馆岁暮”云：“冻云低欲坠，远雁断还联。

”“送周别驾”云：“将雏墙燕留人语，卫足葵花向日妍。”“凤台别墅”云：“花深门径人稀到，帘卷春风燕自来。”“北山吟”云：“瀑布飞空千尺雨，春风吹老一庭花。”“春暮”云：“红雨落残清昼永，黄莺啼尽绿阴稠。”

罗大理辂，字质甫，“花岩寺”云：“山色远含千古秀，洞门深向半岩开。”

王尚书敞，字汉英，“渡大同江”云：“花明春欲暮，沙暖水生烟。

”“登浮碧楼”云：“石磴斜通郭，烟村半掩扉。”“宿碧蹄馆”云：“树绿入夏重阴合，鸟为留人着意啼。”

张学士益，字士谦，“映草帘”云：“卷露来春燕，摇风入晚萤。”“绿筠”云：“润含春嶂雨，阴送午窗凉。”“秋夜”云：“露寒蛩韵切，云淡月光微。”“文会图”云：“帘卷高松苍雪堕，窗开群岫翠屏寒。”

罗太守凤，字子文，“九华过雨”云：“凌霄缥缈牵高兴，入夜淋漓负夙期。”

向知州黉，字序伯，“登下钟寺”云：“危磴苔封滑，虚坛草色幽。

”“中秋泛月”云：“风动鱼龙吹沸浪，露寒蟾兔泣清秋。”“集会仙楼”云：“逐江芳草自生态，绕陌繁花偏冶颜。”

朱山人宇，字子容，“弘济寺次韵”云：“望中峰翠云遮断，座里花香风送来。”

方山人宪，号听泉，“弘济寺”云：“云出晓堂龙去远，雪残晴树鸟啼新。”“重游弘济寺”云：“五更江色浑无夜，二月梅花别有春。”“又”云：“数声啼鸟林中晓，万树桃花洞里春。”

景司业旻，字伯时，“忆蒋水部”云：“云竹晴还雨，风花落更飞。

”“石驸马山庄”云：“移席怜歌歇，贪栖较句迟。”“送唐汝立”云：“潮声翻石壁，山色入虚楼。”“送沈华父”云：“情深惟纵酒，发乱似惊秋。

”“夜酌对曹十四”云：“风帘分坐月皎皎，夜榻剪烛花纷纷。”“游永宁寺”云：“竹阴到午风犹冷，石磴穿云路转幽。”

陈指挥铎，字大声，“斋居”云：“晚树低分霁，春云淡隔城。”“夜往新丰乡”云：“山月巧窥人影瘦，夜凉先向客衣生。”“送毛都督”云：“刁斗夜严山月冷，旌旗晴散野雪平。”

刘尚书麟，字元瑞，“赠吴隐君”云：“七步似曹常醉后，五言逼杜少愁

时。”“和张石川”云：“省己正愁题凤字，忘形翻得换鹅书。”

朱山人实，字子元，“弘济寺次韵”云：“花务拂檐浓似雨，柳风春浪怒于雷。”“又”云：“雨开素练波光净，云揭青屏岫色新。”

马郎中瓛，字公信，“晓行”云：“马蹄入树鸟梦堕，月色满桥人影来。”

陈副使钦，字谅之，“送外兄北上”云：“长风万里兴，芳草一春愁。”

金秀才琮，字元玉，“丹阳道中”云：“朝霞推日出，阴壑带水流。”

“雨泉煮茗”云：“细浪卷风生蟹眼，怒涛翻月起龙腥。”

伊金事乘，字德载，“游寺”云：“野鹤盘云下，清风挟水凉。”“落花”云：“银塘水泛鱼吹沫，华屋泥香燕补巢。”

梅明府纯，字一之，“舟中即事”云：“雨深烟寺晚，风急海门秋。”

李副使熙，字师文，“秋兴”云：“秋深茅屋鸣寒杵，月上山城起暮鸦。”“又”云：“风急暮云闻断雁，雨晴沙渚泛双鸥。”

顾尚书璘，字华玉，“通城山中赴岳阳”云：“石出泉争响，林幽树漫生。”“小江口”云：“兴在烟霏际，年销马迹中。”“饮柳山上”云：“江横群水合，野阔万峰开。”“山中晚兴”云：“饮牛临古涧，射雉出平田。”

“送人还京”云：“衣随行处敝，剑就醉中看。”“登清凉山”云：“古寺频来僧尽老，重阳欲近蟹争肥。”“拟宫怨”云：“御前却辇言无忌，众里当熊死不辞。”“又”云：“君王自信图中貌，静女虚迎梦里车。”

顾副使■，字英玉，“晓行”云：“鸦翻初日动，马过断水妨。”“快雨有述”云：“片云生书暝，急雨净高天。”“夜渡黄岩江”云：“水国寒多眠未稳，城霞路近梦先通。”“孟有涯载酒息园”云：“惊鸦忽翻庭露下，暗萤时度水烟深。”“送罗侍御还南京”云：“心同江月随君远，家在秦淮得信稀。”

顾贡上屿，字懋■（汧 亟）， “白牡丹”云：“玉妃罢醉春无晕，素女凌波夜有香。”“天阙山”云：“山深六月藏寒雾，地迥诸天散晓钟。”

顾秀才应祥，字孝符，“过龙山别业”云：“云起移山色，风鸣乱鸟音。”“江上晓行”云：“晓行江路月，人语夜船灯。”“送朱子价”云：“人去天涯春草绿，望迷江上暮烟平。”“游栖霞寺”云：“流泉激石常飞雨，灵草经寒不断香。”“除夕”云：“今宵对雨娱残岁，明日逢人说去年。”“登楼”云：“宫阙半从云里出，山光多自雨余来。”

谢山人承举，字子象，“游寺”云：“深林下马苍苔滑，野寺入门秋爽多。”“又”云：“春雨洗山诸寺近，秋花薰梦一楼空。”“病中答华玉”云：“山与诗肩齐耸瘦，菊随病眼对争开。”

谢布政少南，字应午，“杨少室自粤入贺”云：“月出烟中树，星窥水面舟。”“严子陵钓台”云：“故人不预兴亡事，太史空劳处士猜。”“十六夜少室右史招宴”云：“尊前宝炬留明月，帘外金花缀彩云。”

龙金宪霓，字致仁，“姑苏道中”云：“野鹤巢难定，春蚕茧自忙。”“饮东麓亭”云：“墩传往昔名空在，剑化何年气尚浮。”“寒夜饮里中诸公”云：“气回檐雪融还细，雨湿楼烟重不飞。”

管检校景，字子山，“游幕府寺”云：“秋色霜中树，寒声雨后潮。”“又”云：“峰断青萝合，江空白练长。”“秋阴”云：“风随黄叶乱，雨逐黑云来。”

金举人大车，字子有，“楷上人山亭”云：“败叶秋皆堕，寒烟晚欲无。”“幽兴”云：“放棹晚潮至，开门春草生。”

金秀才大舆，字子坤，“游城南诸寺”云：“黄叶喧高树，青山起夕烟。”“固湖城”云：“山城晴自湿，水国晚多寒。”

徐山人霖，字子仁，“泊杨青驿”云：“云轻难掩月，海近易通潮。”“冬游虎丘”云：“冻鸟自高树，寒梅或背岩。”“归舟漫兴”云：“览镜愧难留黑发，当杯狂欲醉青山。”

王参议徽，字尚文，“舟中夜雨闻雁”云：“凄凉应带雨，悲咽为兼风。”“题王子成壁”云：“雨过苔侵壁，潮来水到门。”“登大观台”云：“秋声带叶翻林下，暝色随云渡水来。”

王太仆韦，字钦佩，“秋日游城南”云：“寒花散幽馥，午树结团阴。”“秋居杂兴”云：“闲行无剩事，孤坐有余思。”“寄罗敬父”云：“尊前花气风生席，湖上箫声月满船。”“西堂偶兴”云：“一春人醉斜阳里，三月莺啼细雨中。”“秋日即事”云：“梧桐月上风初到，蟋蟀声中雨渐凉。”

王秀才逢元，字子新，“对酒”云：“潦倒不忘桃叶句，萧闲应恋竹皮冠。”

张士澹，字心父，“秋郊”云：“野梅当涧落，山鸟隔花鸣。”

李明府晓，字子晦，“江上望金山”云：“涛声风外壮，云影日边轻。”“沧州道中”云：“断霭斜阳迷去雁，平堤古木集寒鸦。”“春寒夕景”云：“山腰绕树岚初起，天末轻阴日欲沉。”

周尚书金，字子庚，“过杨六郎城”云：“山河未改豪华尽，夷夏平分草树迷。”“涉忽都河”云：“极浦遥山无去雁，古城荒堞有啼鸦。”

许山人镗，字彦明，“秦淮步月”云：“疏钟城外寺，曲槛水边楼。”“晚泊昆陵”云：“西风疏雁阵，斜日变山容。”

许太常谷，字仲贻，“何元朗移居”云：“买得曲池堪斗鸭，种成芳树好

藏莺。”“集沈大理”云：“檐前香篆将花气，院外松风杂鸟声。”

胡副使汝嘉，字懋礼，“过黄华山”云：“林鸦翻暝色，岩树驻秋云。”
“啸台”云：“淡云千里色，落日半岩阴。”

王太守可大，字元简，“寿州渡河”云：“沙净空山雨，风香野岸花。”

沈御史越，字中甫，“风雨忆城南杏花”云：“湿云带暝酣清昼，芳草含烟靛绿苔。”
“冬日诸君集楼上”云：“待腊江梅初抱萼，凌霜篱菊尚留妍。”

陈太仆沂，字鲁南，“遂初斋”云：“苔痕双屐齿，花影半帘钩。”
“经牛首山寺”云：“鸟声林叶暗，山影石溪寒。”
“入西山”云：“山出晓云乱，鸟鸣春日迟。”
“燕集西园”云：“烟横村远近，月出树扶疏。”
“永福寺晚睡”云：“峰峦树色初晴后，楼榭烟光欲暮时。”

陈同知时伸，字元晋，“试灯夕得楼字”云：“火树参差人影乱，香烟缭绕月光浮。”

陈明府时万，字孟锡，“元宵大雪”云：“人间矜火树，天上放冰花。”
“登大观亭”云：“帆开二水天逾阔，云尽三湘鸟共低。”

张坐营鹏，号竹渠，“登水云亭”云：“月明江似洗，波动石如浮。”

张指挥维，字管文，“官舍夜怀”云：“风穿灯影乱，寒逼雁声高。”

杨贡士希淳，字道南，“除夕”云：“酒能扶病客，春欲傍愁人。”
“秋晓述怀”云：“病常倚枕昼犹梦，瘦不禁秋雨更寒。”
“浔阳阻风过海天寺”云：“地邻彭泽怀陶令，山枕匡庐忆远公。”
“牛首”云：“去日僧非怜我老，旧游人远得书难。”

郑侍御濂，字师周，“送乡人归”云：“江空秋雁影，砌令夜蛩声。”

“疏请归省”云：“寒雁投阳书未寄，秋风报冷客先知。”

郑推府河，字师程，“至江上”云：“愁客难为别，闲云漫不开。”
“又”云：“天地水为际，江山雪满楼。”

罗主簿焘，字元溥，“晚过东山寺”云：“闻钟知寺近，逢鹿觉山深。”

“宿高座寺”云：“月来半榻寒松影，风送满山秋叶声。”

陈明府芹，字子野，“寄玄超”云：“水村寒气早，山馆月明孤。”
“焦山”云：“烟横沙市远，船过海门稀。”
“游灵谷寺”云：“重檐卷雾青欲滴，曲水穿云净可怜。”
“与诸友集姚园”云：“奕散青林寒日堕，歌翻白雪冻云高。”

李郎中逢阳，字维明，“关庙”云：“志许乾坤合，身先吴魏亡。”

杨秀才谷，字惟五，“宿大城山庄”云：“隔树林穿暮，披榛径转微。”
“又”云：“败壁青苔应殢雨，寒潭碧水似澄霜。”

黄验封甲，字首卿，“陈氏园亭”云：“曲径沿溪入，疏峰带雨青。”“春日”云：“鸟声侵梦断，竹色映阶虚。”“秋兴”云：“山高月出雁初下，水远天空人自愁。”“天宁寺”云：“短剑孤悬凌夜月，敝裘初纫薄秋风。”

马明府应龙，字呈道，“和杜秋兴”云：“兴发新秋翻宋赋，卷吹芦叶拟胡笳。”

张副使铎，字鸣治，“宛马”云：“盘旋风欲动，拂拭雪仍迷。”

陈金事凤，字伯羽，“寄题石塘”云：“波间先受月，池迥不惊鸥。”

“腊日”云：“沙白常含冻，云昏易作阴。”

高汝州远，字近思，“泊舟封月”云：“风清沙岸净，月满浪花园。”

“弘济寺”云：“江豚吹浪出还没，野鹭得鱼栖复惊。”

临淮侯李言恭，字惟寅，“小桃源”云：“山折路疑尽，花深鸟自藏。”

“暮投伏城驿”云：“乱水斜穿径，空山曲抱村。”“送安茂卿南还”云：“梦回芳草远，人去落花多。”

朱沅州衣，字正伯，“神策城楼望玄武湖”云：“湖光荡云日，山色印寒流。”“登弘济江阁”云：“孤帆荡漾缘何事，远岫依微莫辨名。”

景山人霁，字光甫，“山寺避暑”云：“红尘朝易夕，绿荫夏疑秋。”

“又”云：“篆烟萦佛牖，雨气暗云峰。”

吴侍郎自新，字伯恒，“神策城楼望玄武湖”云：“树色含风冷，溪声带雨寒。”“湖阴夜泛”云：“九天忽驾水轮出，万里遥瞻玉镜开。”

马山人光灵，字一卿，“漫兴”云：“风微鱼浅戏，泥暖燕先知。”“又”云：“疏雨长虹断，遥山积翠微。”

何参议汝健，字体乾，“秋雨晚晴”云：“余霞明反照，疏柳淡轻烟。”

“暮春鸿石圆”云：“坐久花香细，谈深鸟语幽。”“灌园”云：“天涯飞鸟外，人事落花初。”“宿牛首”云：“山色有无朝雨后，江光隐见夕阳时。”

“竹素园漫兴”云：“花片飞来情自惬，松阴结处坐偏深。”“雪夜次韵”云：“槛外水花侵履迹，庭前竹翠湿人衣。”

何御史淳之，字仲雅，“别陈师宗伯”云：“潮痕迎雨急，帆影带烟过。”

“晓川”云：“月泻空潭水，霞余几树枫。”“登繁台”云：“斜日窥疏雨，归鸿缀远天。”“无题”云：“云连楚岫还轻散，潮向浔阳总未通。”“秋日李王孙园亭”云：“清光曲引秦淮水，紫气飞来钟阜峰。”

顾居士源，字清父，“燕子矶”云：“浅沙披月蚌，高浪出风豚。”“虎洞小庵”云：“石冷灯无焰，香消火尚薰。”“山寺晚归”云：“散策冲寒翠，褰裳踏晚晴。”

金山人銮，字在衡，“徐太传园”云：“杨柳晚风静，芙蓉秋水香。”“悼梁姬”云：“江梅空索笑，湘竹自成斑。”“静海寺”云：“长风吹老树，斜雨过疏篱。”“次通津驿”云：“风轻云气薄，月净水光寒。”“北河道中”云：“归鸟乱啼原上树，夕阳多在水边村。”“送李谷阳”云：“客中候晓霜如月，马上逢春草似烟。”“梦崔”云：“窃归灵药三山月，吹落榆花一笛秋。”“岳少保墓”云：“临危叩马书生口，立主班师宰相心。”“忆江南”云：“风檐听竹心先碎，雨槛移花梦亦香。”

马明府汝蹊，字诚望，“新秋”云：“明月半窗能自至，白云满榻似相留。”“秋日永宁庵社集”云：“山色遥连秦树碧，溪声常带梵钟幽。”

姚鸿胪浙，字元白，“闻雁”云：“数声风处断，孤影月中翻。”“顾孝符见过”云：“旅怀秋欲尽，乡思客初来。”“赠周文美”云：“燕市风霜凋客鬓，越山兵燹限河梁。”

姚太学之裔，字玄胤，“喜诸君子入社”云：“寒花照座金为蕊，明月窥帘玉作钩。”“冶城饯吴莫魏张四子”云：“黄金旧铸双龙剑，白雪新传四杰才。”

姚太守汝循，字叙卿，“绮霞阁小集”云：“酒边过白鸟，镜里出青山。”“浪禅房”云：“闲花苔上落，疏磬雨中沉。”“送胡懋诚”云：“离愁随草长，别泪迸莺啼。”“江南春游”云：“宿雨青郊润，和风白袷轻。”“题江淑垂纶卷”云：“羊裘双短鬓，虾菜一扁舟。”“邀笛阁”云：“岸柳秋清夜，汀葭月白时。”“和幼安泛秦淮”云：“潮起轻风生远浦，夜凉明月满扁舟。”

宋兵宪存德，字惟一，“叨转南曹述怀”云：“枥下骊驹淹岁月，庭前苍桧饱风霜。”

焦明府瑞，字伯贤，“谢公墩晚眺”云：“夜雪万家鸿影度，江声千里岩痕高。”“后湖”云：“无数鸥鳧天上下，几重楼阁树高低。”

盛贡士时泰，字仲交，“登宾峰楼望雨”云：“一径穿云上，千山送雨来。”“天界寺”云：“松声寒绕塔，竹影午过墙。”“三茅峰”云：“鸟飞青嶂外，人语白云中。”“幽栖寺”云：“钟阜断云连古戍，秣陵黄叶下西风。”“集瞻云楼”云：“林下卷帷凉欲度，花边迎扇暑将无。”“试灯夕宴瞻云楼”云：“绕树银花初试火，隔帘香雾半垂钩。”

盛秀才敏耕，字伯年，“山居杂咏”云：“花发临危岸，莺啼过远林。”“宵征”云：“水暝萤光乱，风秋雁语清。”“又”云：“衙晚催蜂去，巢危促燕飞。”“赠张羽王”云：“潮声绕屋初消雪，梅蕊知春竞放晴。”“游三台洞”云：“石扉藤蔓迷樵路，流水桃花引客来。”“送大安和尚归庐山

”云：“送客奚头防虎啸，逃禅树底借枝封。”

卜长史镗，字子振，“送人还吴门”云：“衰柳带烟迷远浦，片帆随雁下长洲。”“遂闲堂”云：“日高卧榻茶烟细，夜静钩帘树色深。”

郑太守宣化，字行义，“九日燕邸遣怀”云：“丛菊自开吴地蕊，疏砧故捣汉宫声。”“送安伯惺之成安”云：“萧骚鬓为风霜短，拓坐官惊岁月流。”“春寺宴集”云：“海日倒衔天外影，江云遥落座中杯。”

万明府梦桂，字稚徵，“腊尽客芜江”云：“冻云仍易合，残雪未全消。”“客愁”云：“情淹黄绢字，身敝黑貂裘。”“吴门有感”云：“天青鸿雁近，水长鳊鱼肥。”“程孟孺北上”云：“池上墨花春雾重，阁中玄草锦云长。”“秋日过怀玉山下”云：“花沿石窦晴偏润，树拂凉飙秋正分。”“赠景光父”云：“长林风细花香暖，古寺云移月上初。”

周明府元，字长卿，“集宜远楼”云：“栏干千嶂暝，砧杵万家秋。”“过栖霞东之读书处”云：“六代碑存谁幼妇，百年书就恰名山。”

余祭酒孟麟，字伯祥，“问胡太史病”云：“闲身称病易，春色闭门多。”“集邀笛阁”云：“花深云不去，水阔月全低。”“野兴”云：“褰衣经树湿，悬榻待云还。”“过天界寺读书处”云：“花垂竹户迟归燕，书满藜床落蠹鱼。”“早春喜晴登凤皇台”云：“草逢霁后留烟细，花入春初抱日明。”“送杨道南入楚谒耿师”云：“风尘傲世游偏壮，贫贱藏名道益尊。”

焦贡士尊生，字茂直，“寄子余”云：“病从秋思得，懒任鬓毛蓬。”“送周安阳”云：“语向韩陵堪片石，迹陈漳水尚高台。”“白云洞”云：“千林落日稀人迹，一径疏钟散鹿群。”“燕子矶”云：“微风山廓酒帘动，细雨江亭燕子飞。”“泛舟秦淮”云：“疏雨乍迷桃叶渡，冷风时度竹枝歌。”“闲居”云：“抱瓮丈人时共井，卖浆任侠旧为邻。”

谢秀才黄钟，字元声，“焦山”云：“沙市月明潮似雪，海门风起浪如雷。”“贺余移居城东”云：“闭关领略溪山好，拟易勾除月露才。”

徐公子邦宁，字仲谧，“秋日庄居”云：“树密云来暝，山深雨过寒。”“日涉园”云：“水翻细浪鱼衔藻，露滴空阶鹤隐松。”“牛首”云：“寺静野云穿石窦，洞虚飞雨湿莓苔。”

张秀才振英，“潭西楼”云：“松梢白月供长啸，楼角青山伴苦吟。”

崔秀才士元，字伯仁，“薄暮宝应湖”云：“水边绿草依晴鹭，岸上青林叫夕蝉。”

陈秀才弘世，字延之，“冬日登清凉寺”云：“林枯千嶂削，烟冷半江昏。”“清凉山坐月”云：“孤亭金受月，绝巘半沉烟。”“献花岩”云：“云归一巘白，霜过半山红。”“送王日常”云：“惜别淹尊俎，含情怅管弦。”

” “罗惟一移家冶城”云：“委巷树深疏辙迹，短墙花发灿棋枰。”

马氏芷居，陈石亭夫人，“苦雨”云：“杨柳深藏径，梨花静掩门。”

僧来复，字见心，“谢太祖赐食”云：“阙下彩云移雉尾，座中红芾动龙光。”

僧溥洽，号南州，“应制题江东桥”云：“浮鼋晓渡江流稳，役鹊晴瞻汉影遥。”

僧宗泐，字季潭，“梦清远兄”云：“剧知情是妄，翻说梦成真。”“往南陵”云：“人烟千嶂里，客路百花中。”“闲行”云：“幽花不碍路，偃木自成桥。”

天界寺僧果斌，“同诸官长游牛首”云：“官闲何待隐，僧老欲忘禅。”

” “和沃州吕公”云：“鸟栖云外树，龙护钵中莲。”

天界寺僧圆慧，号秀峰，“夏日即事”云：“草阁凉生今夜雨，海榴花发去年枝。”

宽悦，号臞鹤，普德寺僧，“云杜早发从潘景升度岁”云：“谷口梅花晴带雪，望中烟树冷孤村。”“春日山中寄景升”云：“千树夕阳啼暮鸟，一残日掩寒扉。”

弘恩，号雪浪，报恩寺僧，“郭次父舍宅”云：“江山空姓字，楼阁但云烟。”“宿箭阙”云：“半岭云生空翠合，满林花散曙烟封。”“小桥望月”云：“一片清光孤玉笛，千家烟树乱疏钟。”

吴山人扩，字子充，“崔驸马山池”云：“帝女巧将霞制锦，仙人长以鹊为桥。”“长吟阁述怀”云：“城中艺圃甘遗世，屋里梯云好看山。”

○字品

杜太常环，字叔循，宋景濂称其正书入能品。

陈中复工楷书。

陈孟颙工楷书。

朱孔阳，洪武中以楷书名，榜书更妙。

朱铨，字士选，乃孔阳弟也。太宗文皇帝选写金经，入翰林习书。

江浚，字子澄，仁庙潜邸召写金泥字经，最眷注之。

顾谦以楷书荐举官主事。

蒋主孝工小楷。

翟太常瑛，字廷光，作字运笔如飞，结体流丽可爱。

李太仆应祯，字贞伯，景泰癸酉举人。成化时有旨，命写佛经。上疏言：“臣闻天下国家有九经，未闻佛经。”近阅杨君谦外集，集中载贞伯全疏。

枕肱童士昂，楷书遒劲有法。

辣斋王尚文，小楷工。

马郎中瓛，字公信，法赵孟頫。

紫芝黄谦，字为搗之，行草遒劲古雅，而榜书更妙。

景前溪伯时，初工真行，后师周伯琦小篆，颇得风骨。

南原王钦佩，真草清雅有法。

东桥顾华玉，真草皆清彻可爱。

刘南坦元瑞，法羲献片纸只字，人得之为至宝。

顾英玉，真草皆有晋人风味。

徐子仁，九岁作大书，操笔成体，正书出入欧颜大书。初法朱晦翁，几乱其真。后喜赵松雪，笔力遒劲，布构端饬，成一家书。至于篆字，得法于异客，更造阃奥。西涯李相国白岩，乔太宰时号篆圣，见则吐舌下之，曰吾辈不及，吾辈不及。

周约庵子庚，有王右军风骨。

王吉山子新学圣教序，最擅书名，但恨其过于圆熟耳。

山农金元玉，初法赵子昂，晚年学张伯雨，精工可爱。落笔，人便持去。

吴中文征仲，极喜元玉字，凡得片纸，皆装潢成卷，题曰“积玉。”

石亭陈鲁南，法苏眉山。评者谓不减于吴匏庵，篆隶亦佳。

玉泉陈伯羽，行书笔笔晋人。

马南江呈道，嘉靖二年贡士，四体俱工，极有书学。

邢太常一凤，字伯羽，嘉靖辛丑进士及第，工篆书。

顾宝幢清父，法孙过庭，笔力遒劲古雅。

马鹭汀诚望，刻意圣教序，幼年者佳。

横崖陈子野，法钟王，俊逸可爱。

秋字胡懋礼，得意之笔酷似枝指生。

云浦盛仲交，小楷法倪元镇，行书出入于苏米两家。古拙中有拔俗之韵，隶字更优，有《玄牒记》一册，品题古今名帖。

姚秋涧元白，行书出入于黄山谷、赵松雪两派，而得于赵松雪者为多。

许石城仲贻，工行书。

杨虚游道南，真草自成一家。

金慕楨名鱼，乃赤松山农，家学笔力稍软。

谢髯九子象，出于苏黄两家，笔力清硬。

金蓉峰名元初，字玄予，行书有法有趣。

何太吴仲雅，工行书。

○画品

静诚陈先生遇，善山水，曾写太祖御容，妙绝当时。

陈中复，静诚先生弟，绘事精雅。幼年在静诚先生侧，戏弄笔墨。静诚叱，曰：“吾岂他无一长？汝乃习其下者乎。”亦工写照。

史谨，太仓人，工绘事。弱冠从军滇阳。洪武末年有荐其才，授应天府推官。未几，左迁湘阴丞，遂流寓金陵。自号吴门野樵，长于寒林雪景。自题其画云：“雨余山色翠如苔，树杪寒烟湿未开。童子无端扫红叶，隔林知有故人来。”

张益，字士谦，号蠹庵，永乐乙未进士，喜写松竹。与同榜夏昶同邸舍，昶曰：“子当以文名世，墨竹小技宜让我矣。”故蠹庵之画最少，有画法一卷藏于家。

沈诚，字文实，别号味菜居士。喜绘事，兴到落笔，自成一家。

金太守润，字伯玉，号静虚。工山水，神会天出，传世者绝少。予曾见其长春龕卷，乃公宦游所见吕洞宾故事。

殷善，字从。善花木翎毛，自吕廷振、林以善两派中来，殊有清致。从善之子名偕，能专其业。

傅礼，字公绪，与同时郑春、郑堂，皆善禽鸟花木。布景染色，三人如出一手。

马俊，字惟秀，号讷轩，山水仿唐宋人。最古雅，独以鬼神驰名。

吴瑄，字元玉，号石居，成化己丑进士，官至郎中。山水法戴文进。

李葵，字诚伯，见人绘画辄能模仿。虽百物像貌，无不曲尽。

蒋子诚幼工山水，中年悔其习，遂画佛像，观音大士为国朝第一手。

许昂，字世颀，梅花清楚不俗。

胡隆，字必兴，蒋子诚门人，工于神鬼。陈鲁南赠之诗云：“生此南都住北都，十年踪迹遍江湖。归来为忆当时事，醉里淋漓入画图。”

史大方，工山水，谢子象题其画云：“朱橈画舸系神都，翠篠黄茅覆酒垆。好似石头城外景，隔溪歌舞莫愁湖。”

史痴，山水人物自写胸中，逸气不可以画之常格求之。

汪质，字孟文，浙人，流寓南京。山水专师戴静庵，但用墨太浓耳。

吴伟，字鲁夫，一字次翁，号小仙，江夏人。童年流寓金陵，工山水人物，荐入仁智殿供奉，有画状元之称。临绘用墨如泼云，旁观者甚骇。少顷，挥洒巨细，曲折各有条理，若宿构然。

山农金元玉，画梅花有逃禅老人笔意。自题绝句云：“一别西湖未得归，孤山风月近何如。春来胜有看花兴，又向君家写折枝。”

金璿，字元善，号松居，精于医，旁及绘事。曾写袁安卧雪图。兄元玉题

云：“一片坚贞天地知，甘贫岂但雪中饥。平生耻作干人态，纵使天晴也不宜。”

严宾，字子寅，号鹤丘，精于赏鉴。与文翰林徵仲交好最厚，得徵仲画百余幅。画小景酷似徵仲。

蒋嵩，号三松，善山水人物，多以焦墨为之，最入时人之眼。

九峰徐子仁，虽不以丹青驰誉，所画松竹花草蕉石，皆精雅可爱。

许缙，字尚文，工山水。

马稷，字舜举，号醉狂，善山水、人物、花木竹石。

薛仁，字子良，号半仙。山水、人物、花草专学吴小仙之笔。半仙之号，谦词半于吴小仙云耳。

李著，字潜夫，号墨湖。童年学画于沈启南之门，学成归家，只仿吴次翁之笔以售。缘当时陪京重次翁之画故耳。谢子象题其画云“银河无路泛仙槎，一舸空江此是家。残月照人秋睡稳，不知清梦在芦花。”

秋碧陈大声，山水仿沈启南。余藏送史廷臣一小帧，自题绝句云：“情深此日难为别，相送元方又季方。万里楚江孤棹迥，稳吟秋色到维扬。”

景卿，字梦弼，善小景花草。常写杏花，自题绝句云：“晴团红粉护春烟，仿佛江村二月天。记得踏青回首处，一枝斜拂酒楼前。”

王子新画法赵松雪，得其神俊。

黄珍，字怀季，花草有黄荃笔意。

许通善画牛，可乱戴松之笔。晚年自悔用心之误，恐堕畜生道中，乃专工佛像。

林旭，字景初，少聪敏，善画山水。品格甚高，尤精于传真。年未三十而卒。

陈子野，墨竹花草，绝无一点俗气。文徵仲称其竹枝清气逼人，且戒门下士，到南京不可画竹，彼处有人，盖指子野。

陈石亭，六七岁便搦笔模仿古人之画。后入翰林，与文徵仲讲论，其画更进。凡宦游所历览之山大川，皆图成卷轴。最得马河中夏禹玉之妙。

邹鹏，字远之，号筠居，工山水。

盛安，字行之，号雪蓬，居聚宝门外五圣巷。为人梗介清约，以梅花驰名。詹景凤云：盛行之画梅，豪纵而爽趣胜，陈宪章、王谦皆不及。

王孟仁，字元甫，山水清润有法，文徵仲极喜之。谢应午题其画云：“吾爱王摩诘，从来老画师。铅华浑欲洗，墨韵自生姿。疏树秋云合，孤舟晚镜移。烟江曾独泛，相对正堪疑。”

胡懋礼，山水脱去尘俗，但所画者不多耳。

谢宾举，字子隐，山水人物步骤于戴静庵，可谓具体而微。画毕，其兄子象即题诗于上。子象赠子隐诗，其略云：“图成便索老丑作，每幅空处题一篇。我诗借君画增价，君画资我诗并传。”弟兄依附有如此，人夸玉树芝兰全。

顾清甫究心禅理，与高僧结西方社，别号宝幢居士。家藏宋元名笔甚多，善云山，斟酌米元章、高彦敬，而自成一家。不受人润笔，多画与骚人衲子。有“百年智巧消磨尽，惭愧人传粉墨痕”之句。余藏一轴，清父题五言绝句云：“策杖青林晚，山寒雨湿衣。野云仍有意，相伴宿柴扉。”诗与字俱妙绝。

云浦盛仲交，有逸才，有妙赏，博学多闻，落笔成诗，文不烦点定。家有小轩，文徵仲题曰“苍润以仲交，爰临摹倪元镇竹石，取沈启南诗笔。踪要是存苍润墨法，应须入有无”之句。杨用修先生与之作记，枯木竹石可乱元镇真迹。

秋涧姚元白，晚年工画梅枝。

杨秀才一洲，字伯海，山水小幅可观好。游名山足迹，几遍五岳。人讥之云，伯海手不如脚，曾寄谢茂秦山水图。茂秦答之以诗云：“画逼辋川工，王维信可同。云微天若远，石断水如空。裂素写能尽，披图意不穷。相知万里合，相望一书通。神会江天月，名传海岳风。君才变化里，吾道寂寥中。猿鹤交年久，渔樵化岁丰。懒时犹蒋诩，圣代岂杨雄。地胜闲多赋，山灵暗有功。寒暄依古柏，霜露感秋虫。养拙聊幽事，探奇奈老翁。丹青长在壁，逸兴满蒿蓬。”

王秀才建极，字用五，工山水。

何侍御仲雅，工山水。戏写兰竹，最有清趣。

胡宗信，字可复，山水最秀润，惜寿不永耳。

史元昭工山水，谢子象题其云山图云：“玉芝堂前两日雨，问病无人不开户。东墙卧对溪山图，雨濛濛云蒸互吞吐。画师云是史元昭，心法妙传公系祖。高峰一二或可见，老树千枝不能数。微茫远水通桃源，削拔横空类天姥。林间一亭苍翠深，溪叟山翁作亭主。山中雨多溪涨添，已隔渔郎在汀浦。洞口云昏昼欲迷，似阻樵人出幽坞。岩崖豹栖知变文，雨晴出山西日曛。”

沈硕，字宜谦，号龙江，长洲人，流寓南京。曾学画三年不下楼，工于临摹。

姚太学衍舜，字光虞，工写松枝。

杜大成工草虫。

齐庶人朱庆聚，字仲贤，号似碧，山水与枯木竹石，清雅可观。

卢氏名允贞，字德恒，号恒斋，倪文毅公夫人。白描精妙，有九歌图、璇

玳图二卷，藏于家。文毅公曾孙斩水令，名民，悦者曾出以示客，予得以观之。

马氏名闲卿，号芷居，陈鲁南夫人，善山水白描。画毕多手裂之，不以示人，曰“此岂妇人女子事乎？”

沈氏，沈宜谦女，杨伯海妻，工折枝花。吴中黄姬水题其杏花云：“燕飞修阁帘栊静，纨扇新题春思长。妙绘一经仙媛手，海棠生艳复生香。”

僧可浩，号月泉，灵谷寺住持。画蒲桃有生意，不减温日观之笔。丰坊南隅题其蒲桃云：“龙宫倾洞不可测，下有七宝光琉璃。老师手掣千尺干，粒粒总是真摩尼。掌取摩尼和壳吸，八部呼惊龙女泣。醍醐入口冷暖知，醉卧青林满身湿。昔有大师名日观，解图蒲桃至今传。我师天机通道妙，绝精何代其无贤。出定堂前如一戏，四壁萧萧风雨至。从今福慧并圆明，三界虚空青击碎。南宫仙人初下马，欣然长歌为师写。请师持此诣灵山，应道无非妄语者。”

广礼，号大镜，报恩寺僧，陈子野授以画竹之法。

○曲品

马俊小令，不减元人。

史痴工小令。

陈全秀才，有乐府一卷行于世，无词家大学问，但工于嘲骂而已。

陈铎有秋碧乐府，黎云寄傲公余漫兴行于世，咏闺情三弄梅花一阕，颇称作家所为。散套稳协流丽，被之丝竹，审宫节羽不差毫末。

徐霖，少年数游狭斜，所填南北词大有才情。语语入律，娼家皆崇奉之。吴中文徵仲题画寄徐，有句云：“乐府新传桃叶渡，彩毫遍写薛涛笺。”乃实录也。武宗南狩时，伶人臧贤荐之于上，令填新曲，武宗极喜之。余所见戏文绣襦、三元梅花、留鞋、枕中种瓜、两团圆数种行于世。

陈鲁南有善知识、苦海回头记行于世人。最脍炙者，梅花序。

罗子修雪词绝妙。

盛鸾有贻拙堂乐府二卷。

邢太常一凤，字伯羽，所填南北词最新妥，入弦索。

郑仕，字子学，工小令。

胡懋礼有红线杂剧最妙，同时吴中梁辰鱼亦有红线杂剧，脍炙人口，较之于懋礼者当退三舍。

杜大成工小令，有词评一卷，名《纳凉偶笔》。

金奎，字在衡，有萧爽斋乐府，最是作家。华亭何良俊，号为知音。常云，每听在衡诵小曲一篇，令人绝倒。

吉山王逢元，最是词曲当家。

沈韩峰越，工小令，铁面御史能作风流软媚语，赋梅花者，岂独宋广平乎？

盛壶轩敏耕，工小令。

石楼高志学秀才，工小令。

段炳，字虎臣，秀才，和元人。马东篱百岁光阴一套，金在衡见之，极口赞赏，曰：押如此险韵，乃得如此妥帖乎？足以压倒东篱。

张四维，字治卿，号五山，秀才，有《溪上闲情》藏于家。友人刊其双烈记、章台柳两种戏文行之。

黄方胤有《陌花轩小词》。

○诗话

南原王韦，秀才时梦中闻人诵两句诗云“起来小步傍阑干，花雾袭衣寒气重。”及中弘治乙丑进士，阁试庶吉士，以春阴为题，南原忆梦中语，遂写入诗中。主试李公批：“二句有神助。”储静夫索南原诗看，读至“朱楼十二昼沉沉，画栋泥融燕初乳”，击节欣赏曰：“绝似温李，绝似温李。”陆俨山在座，乃曰：“分明王韦，何止温李。”盖指姓名，以戏之也。座中皆笑。

汤公让幼年在府学，恃才负气，府尹传筹不到，责以十板。遂弃其中服，题诗府门合扉，有云“从今袖却经纶手，且向江头理钓丝”之句。后以荐官至参将，有《东谷集》。

山人徐霖，武宗皇帝召命禁直霖作诗。纪之云：“久嗣幽风学老农，圣恩忽漫起疏慵。身离陆海三千里，目睹天门十二重。封禅无书何献纳，清平有调幸遭逢。临流久洗巢由耳，也许来听长乐钟。”及放归，作诗云：“放归吾愿遂，计日便还乡。免上乞骸疏，将求辟谷方。无心判恩怨，有道管行藏。耿耿思君念，他生亦不忘。”夫霖以布衣召对除夕应制，百韵立成，虽雅俗并陈，词多谏。在帝左右，从容顾问，游从竟日夕，可谓不世之奇遇。武宗屡命以官，辞而不拜。终更事变，拂衣遂初。冥鸿高骞，戈人徒慕此。其人岂与嗜甘腐鼠、蹇裳濡足、卒与祸会者同日语哉？既归而名益震，词翰益奇。又几二十年，竟以隐终。

杨用修、王元美二公，品题梅花诗，皆取杜子美“幸不折来伤岁暮，若为看去乱乡愁”，李商隐“玉鳞寂寂飞斜月，素手亭亭待夕阳。”此论一出，却令淡烟疏影之句顿尔减价。吾乡黄吏部首卿有句云：“野客佩寒星欲堕，佳人钗暖日初融。”焦弱侯翰林有句云：“花开暮雪人归后，香满寒庭月上时。”

一似商隐，一似子美。

苏侍御舜泽，“咏西阙梅”云：“此日韶华开禁苑，向来吟思绕江干。”吾乡谢与槐极口赏咏之。

杨伯海诵乡先生“咏枯木”一联云：“有枝撑晓月，无叶响秋风。”句颇清致，今不记为何人之作，姑载于此。

杨谷上元尹，以苦役役其父兄，谷往诉之。尹以衣巾生员为题，令其作诗，盖轻之也。谷援笔成诗，尹见其“草中射虎心空在，天上屠龙事已非”之句，遂免其役。

顾东桥公填楚三司，请游黄鹤楼。先磨一石，饮后乞公留诗。东桥在輿中已得“云荒赤壁周瑜垒，江绕青山夏禹祠”二句，遂援笔书石上云“黄鹤仙人身姓谁，空传崔灏旧题诗。云荒赤壁周瑜垒，江绕青山夏禹祠。浮世古今堪洒泪，高台歌舞几衔卮。天寒月白孤鸿远，徒倚栏干送目迟。”三司皆服其工。

何太吴淳之，中万历癸未会魁，未及殿试，告病归。同榜殷都送之以诗，有句云：“收来骏骨还归市，画就蛾眉不入宫。”可谓事切而语工。

姑苏刘翰林瑊，字玉侍，在南京读书时携酒邀沈重巽惟申、盛时泰仲交同游清凉寺上环翠阁，睹壁间诸诗，玉侍因以佯狂张藏旭为韵，苦仲交。仲交即走笔书壁上云“三人阁下共徜徉，此日风流压楚狂。读书不数郑监税，任侠那夸许少张。风生虎向谷旁吼，雾尽豹岂山中藏。从来陆云最文弱，休笑形貌多羸尪。”诗成，二君吐舌相视。

吴扩，字子充，昆山人。少喜为诗歌，有声吴中，以布衣游缙绅间。玄冠白袷，吐音如钟。每对客，多言平生游武夷，憩匡庐、入天台雁宕诸胜事。朗诵其所赋诗，听之者如在目中。嘉靖年间，以避倭寇，挈家来金陵。爱秦淮一片水，造长吟阁居之。曾元日赋一诗，怀严介溪相国。友人戏之曰：“开岁第一日，怀朝中第一官。如此诗情，便到腊月三十日，岂能怀及我辈乎？”坐客皆大笑。李于鳞古今诗删取子充“崔駙马山池”一诗云：“平阳池馆接青霄，阆苑瀛洲路不遥。帝女巧将霞制锦，仙人常以鹊为桥。楼前叠石云生座，洞里探梅雪满条。词客惯来陪赏洽，月明酣听凤皇箫。”

余喜孙太初赠刘坦翁一联云：“闭门句好香残后，捣药声高月上初。”友人张子明云：“此句有清趣，格乃晚唐耳。且闭门句好两事也，捣药声高一事也，对之殊觉不工。”余深服其论。

金大輿自夸吴中友人所赠之诗云：“家散千金尽，诗成万口传。”可谓说尽生平。金鱼闻其语，因戏之曰：“家散千金是矣，足下曾济人利物乎？试添二字，何如‘家散千金尽为甚，诗成万口传何曾’？”大輿遂拂衣去。

盛仲交游祈泽寺，从佛龕中得弊纸，上书诗一律云：“研池满座落花香，墨透纤毫染汉章。静卧衲衣云似水，高悬纸帐月如霜。栖浮野渡鱼龙远，锡振空山虎豹藏。幸对炉烟坐终日，煮茶清话得徜徉。友人褚儁呈雪庭法师座前清览。洪武辛亥暮春书清隐小轩。”儁字本中，不知是金陵何许人也。

吴中黄淳甫与姚元白、盛仲交在竹素山房，拥炉分韵赋春雪。仲交得韵，点笔成诗。淳甫索观，仲交不与，笑曰：“若先饮一卮，乃可观。”淳甫遂饮一卮，仲交诗云：“三冬寒始尽，初阳气尚微。谁言六出后，犹作五花飞。入柳惊棉早，粘梅讶蕊肥。座中同咏客，谁是谢玄晖。”二君极喜“谁言六出后，犹作五花飞”二语之工。

王逢元诗为字画所掩。余三十年前集其诗百首，张羽王见而爱之，欲草一序刊行，竟尔不果。今偶得其二诗，遂录之，“和人无题”云：“晴绽东墙杏子红，露溥南内牡丹聚。承恩未必因词客，捐宠何劳怨画工。独听远鸡啼晓月，几随孤燕领春风。琐窗寂寂眠初定，梦见笙歌在别宫。”又云：“两日闲心梦里宽，一春花事雨中残。垂杨不解青丝结，明月先亏白玉盘。琴调思长和泪鼓，镜铜衰尽带愁看。频过女伴颠狂甚，故着罗衣刺合欢。”

罗敬叔云，昨从休宁令丁元父扇头见焦弱侯一诗，有“别来野老频争席，归去门生半在楼”之句，门生何必在楼乎？殊为未惬。余戏之曰：“君自不读书，乃议焦为杜撰乎？此句用陶弘景三层楼故事。”敬叔勃然面赤者久之。敬叔名治，南昌人。

周洁，字玉如，家江东南隅胭脂巷中。年十四，父周碧山遣侍京兆张羽王。羽王弃官归，不数年寄诗一册，名《云巢诗》，“晚晴”云：“久雨愁无极，斜阳喜乍开。树披残霭出，山挟断云来。的历穿花迳，逶迤过渚台。更须林月上，清赏一追陪。”“江边思家”云：“北望一含愁，归心俯碧流。漓虽注南海，湘亦接巴丘。天阙当牛斗，台城枕石头。侬家生长地，终岁信悠悠。”“秋山”云：“闻道秋山好，重岩湿已消。沙头文舫待，石上白云招。喜探飞琼篆，羞吹弄玉箫。桂岑多胜概，不数赤城标。”“立秋”云：“白帝严金驾，乘风下紫微。德惟宣湛露，令即屏炎晖。乍警青桐落，将催赤雁飞。何须赋团扇，恩顾似君稀。”“喜雨”云：“入伏炎难度，迎秋雨乍行。新凉增雅咏，甘澍满欢声。甫脱冲波厄，哪堪悯旱情。吾家安石喜，恐亦为苍生。”“登楼”云：“凭栏一望白云重，松竹萧森露浓。树外连漓流不断，依稀如听秣陵钟。”“戏诸姊作假花”云：“镂花雕叶百般新，巧手分明遂夺真。自是深闺无定鉴，金钱输与弄虚人。”“秦淮”云：“秣陵无处望，漓水正前流。何不教东下，将心到石头。”“梦还京”云：“自去长干侧，终年桂岭西。新秋望乡处，无奈白云迷。”“忆父”云：“忆昔当残腊，还家雪正飞。三年无一字，不忍见鸿归。”“思母”云：“慈母头已白，忍见绿萱开。空号忘忧草，偏令首重回。”“伤长姊”云：“花落空萦恨，莺啼更助哀。芳魂似流水，一去不重回。”“中秋赏月忆诸弟”云：“本共一枝生，谁知各南北。今逢三五时，会尔何能得。”观此数诗，固江东一才妇也。

徐姬“咏杨花”云：“杨花厚处春阴薄，清冷不胜单夹衣。”吴中徐昌谷极喜其句，作一诗赏之。

妓朱斗儿，号素娥，与陈鲁南联诗，有“芙蓉明玉沼，杨柳暗银堤”之句，人多诵之。送所欢于江干，题一绝云：“扬子江头送玉郎，离思牵挽柳丝长。柳丝挽得吾郎住，再向江头种几行。”又托所欢买束腰，其人书问尺寸，朱答之云：“寄买红绫束，如何问短长。妾身君抱里，尺寸细思量。”凤阳刘望岑尝访素娥，素娥不出。乃投一绝云：“曾是琼楼第一仙，旧陪鹤驾礼诸天。碧云缥缈刚风恶，吹落红尘四十年。”素娥欣然见之。

旧院妓赵四，号燕如，答人寄吴笺云：“感君寄吴笺，笺上双飞鹊。但效鹊双飞，不效吴笺薄。”

赵氏小妓，十四能诗。客命作寄情诗，以床字为压。女吟云：“思君君不见，明月照牙床。”

徐翩翩，旧院妓，友人诵其“红拂当年事，青楼此日心”之句，余曰：“徐姬已办走路矣。”后竟从良去。良人死，削发为尼。

旧院妓湘兰，马守真诗云：“自君之出矣，不共举琼卮。酒是消愁物，能消几个时。”何减唐之鱼玄机、李季兰乎？湘兰死，吴中王稚登挽之云：“歌舞当年第一流，姓名赢得满青楼。多情未了身先死，化作芙蓉也并头。”“石榴裙子是新裁，叠在空箱恐作灰。带上琵琶弦不击，长干寺里施僧来。”“不待心挑与目招，一生孤负可怜宵。只堪罚作银河鹊，岁岁年年只驾桥。”“黄金不惜教婵娟，歌舞于今乐少年。月榭风台生蔓草，钿筝锦瑟化寒烟。”“明珠缀在凤头鞋，白璧雕成燕子钗，换得秣陵山十亩，香名不与骨俱埋。”“舞裙歌扇本前因，绣佛长斋是后身。不逐西池王母去，定随南岳魏夫人。”“水流花谢断人肠，一葬金钗土尽香。到底因缘终未绝，他生还许嫁王昌。”“平生犹未识苏台，为我称觞始一来。何意攸然乘雾去，旧时门户长青苔。”“佛灯禅榻与军持，七载空房只自知。试向金笼鹦鹉问，不曾私蓄卖珠儿。”“兰汤浴罢净香熏，冉冉芳魂化彩云。遗蜕一坯松下土，只须成塔不须坟。”“红笺新擘似轻霞，小字蝇头密又斜。开篋不禁沾臆泪，非关老眼欲生花。”“描兰写竹寄卿卿，遗墨都疑泪染成。不遇西川高节度，平康浪得校书名。”

○画谈

戴文进，永乐初年到南京。将入水西门转联之际，一肩行李被脚夫挑去，莫知所之。文进虽暂识其人，然已得其面目。之大都，遂向酒家借纸笔画其像，聚众脚夫认之。众曰，此某人也。同往其家，因得其行李。

汪肇，号海云，休宁人。山水人物出入于戴文进、吴次翁，但多草率之笔。曾来南京，误附贼舟，值祭江神，约夜间劫掠一太守舟。欲汪备数，汪不逆

其意，自陈善画，開箱取扇，以示无物。人各画一扇贈之，及飲酒用鼻吸飲，又做戲事以娛勸之。賊首不覺沉醉，遂誤其事。次日，因舍舟就陸而行。常自負作畫不用朽、飲酒不用口云。

吳小仙春日同諸王孫游杏花村，酒後渴甚，從竹林中一老嫗索茶飲之。次年，復與諸王孫游之，老嫗已下世數月。小仙目想心存，遂援筆寫其像，與生時無異。老嫗之子得之，大哭不休。

朱朗，字子朗，文徵仲得意門人。徵仲應酬之作多出于子朗手。金陵一人，客寓蘇州，遣童子送禮于子朗，求徵仲贖本。童子誤送徵仲宅中，致主人之意云云。徵仲笑而受之曰：“我畫真衡山，聊當假子朗可乎？”一時傳以為笑。

文伯仁，衡山之猶子，畫名不在衡山下，好使氣罵坐，人多不能堪。寓栖霞寺白鹿泉庵中數年，有東山徐姓者，禮請伯仁至家，水閣上作畫，水閣即臨太湖。賓主相談，微有不合，伯仁遂掀拳大罵。徐隱忍不過，乃曰：“文伯仁在我家，敢如此無狀。今投爾于太湖，誰得知之？”急呼家僮數人來縛。伯仁計無所出，長跪求免。徐據上坐，以大石壓頂，歷數其生平而唾罵之。伯仁唯唯而已，乃免為魚鱉餌。

文伯仁幼年與叔徵仲相訟，囚于囹圄。病且亟，夜夢金甲神呼其名云：“汝勿深憂，汝前身乃蔣子誠門人。凡畫觀音大士像，非齋戒不敢動筆。積此虔誠，今生當以畫名于世也。”醒來，殊覺病頓愈，而事亦解矣。此伯仁親與余言者。

蔣子誠工神鬼。《江寧縣志》載其一事云：潘爛頭居驍騎營中，相傳因雷火焦其額，遂瘡爛，竟不愈。故號曰“爛頭。”每出，群兒買雷，每錢一文，以指染頭爛處，取膿少許，書“雷”字群兒手中。行數步，開手即云氣上沖，轟然有聲。病者索符，亦以膿書之，或懸于門，或火灰而服之，即愈。爛頭洩蔣子誠作瘟元帥像，久弗與。一夕，召瘟帥遣至子誠家。子誠交睫，輒見元帥。未几，像成。爛頭見而訝之曰：“神像舊所，懸金字牌上書‘出入天門’，此像君何易曰‘無拘霄漢’？”子誠曰：“豈敢擅易之耶？旬日每夕吾見神像所懸者如此。”爛頭悟。自是天下始改牌面，皆曰：“無拘霄漢”云。

陸治，字叔平，號包山，吳諸生。工于寫生，能得徐黃遺意。曾見畫一丫蘭，寄吾鄉盛仲文，自叙云“廣南梁中舍遺我。”丫蘭品質異常，隨其感遇賦詩一絕，得六首：“每莖十六花，花各一丫”云：“不與秋蘭并九英，仙葩二八白天成。只緣無力禁香重，幻作餅支駕玉莖。”“心帶微紅迎風舞動”云：“新裁魯縞紵秋衣，肌骨冰瑛酒暈微。獨立嫣然風自舉，低回翻學舞容玳。”“花枝應節六葉聚生”云：“玉戟棱棱應節分，枝枝柔玉芻香云。凝妝擬待

三更月，露染生绡六幅裙。”“瓣若轻绡色带青黄”云：“方空轻翼窃青黄，制得霓裳称淡妆。香抱幽怀娇不语，含情如欲待迎将。”“直干玉立露下尤香”云：“亭亭浴露立西清，淡薄秋容幻态轻。独有檀心禁不得，一庭香思动蜂婴。”“叶过三尺花多晓发”云：“三尺丰标高髻妆，两行钗玉一区香。朝朝拟待烟屏展，徐揽轻罗上画堂。”

邹鹏家贫，资画以养母。一日两青衣到门，自陈主人商于芜湖，特请画卷轴围屏。先奉白金五两，权办薪米安家。远之持以问母，母喜曰：“汝速去，是汝运通时也。”遂别母，同两人登舟。行三日，远之忽疑曰：“吾闻芜湖风便半日可到，那得有三日程乎？”两人曰：“实不敢诳，吾主人家在鄱阳湖。恐以路远不行，故托言芜湖耳。”远之业已在路，无可奈何，只得随行至湖上，又陆行数里，到其住处。主人相见，礼意殷勤，饮食丰洁。令四僮相伴，小室中作画数日。后偶闲步，窥其厅事，见主人金冠红袍，收诸豪客货物，乃知为绿林长。因速完其画，以情告归。主人曰：“汝贫，人留此亦不恶。”远之对以家有老母，欲归慰倚门之望。遂厚赠之，遣人送至上新河。远之归家，对母痛哭云云。后无事，只闭门。凡有求画者，必熟其声音，方与之相见。

云浦盛时泰，高才博学，有声场屋。学画云山于宝幢居士顾源。一日，宝幢、云浦同聚僧舍，友人陈泰华举蔡中郎戏文中二语嘲之曰：“云浦，云浦，大丈夫当万里封侯，怎肯守故园空老？”盖故园之音，与顾源同也。一座皆笑。

金静虚先生在南安太守府中，古庙前有空心枯树一株。忽乞食道人坐于树中，遂发生枝叶，感动郡人。观者如市，道人忽不见。追思道人布袍上有补痕，宛成吕字，知是洞宾显化。静虚先生异其事，画成一卷，名曰“长春龕。”题诗者三十余人。予从市上买得，盛仲交借去未还。

吴小仙饮友人家，酒边作画，戏将莲房濡墨印纸上数处。主人莫测其意。运思少顷，纵笔挥洒，成捕蟹图一幅，最是神妙。

林奴儿，号秋香，成化年间妓，风流姿色冠于一时。学画于史廷直、王元父二人，笔最清润。从良后，有旧知欲求一见。因画柳枝于扇，写二十八字以拒之，云：“昔日章台舞细腰，任君攀折嫩枝条。从今写入丹青里，不许东风再动摇。”

妓朱素娥，山水小景得陈鲁南授以笔法，更入作家。一闻鲁南选入翰林庶吉士，尽以平日往来诗画尺牒缄封，寄与鲁南。上写云：“昨日个锦囊佳句明勾引，今日个玉堂人物难亲近。”即此一举，素娥之风流儒雅可占矣。

●卷三

○清甫论字

评顾清甫之诗画者，谓其诗中有禅，画中有神。至于字画之遒劲古雅，赏识者甚少。余藏清甫论字一纸云：“写字之法，不必拘字形势如何，人要在心笔与古人相通。通会之妙，要须自悟，终难言说。如金赤松是拘其形似而得通会之妙者；祝枝山则如风樯阵马，临机变化，得妙于言意之外。二老之书，如李杜之诗，并世间不可少者。若必欲评其优劣，正是痴人前不可说梦耳。”

○吴小仙传

小仙姓吴，名伟，字鲁夫，湖广武昌人也。祖吴知州，用廉干迁转两州，居官三十年。初治南阳之豫州，后治大名之开州。著声籍籍发闻，至今民思之。父刚翁，中乡举人榜。高等有文学，行义妙书画。今两京旧人家，往往藏其墨迹为珍重。翁性豪华，用烧丹破其家生。小仙数岁，翁死。又数岁，小仙年十七。一日来游南京，以童子负气，性至则整衣冠晨出。馆人不知其所之，因尾其后。见乃谒今太傅成国朱公，公一见奇之，曰：“此非仙人欤？”因其年少，遂呼为小仙。小仙亦以自号如公称。而人因亦称为小仙云。收为门下客，待如亲近子弟与通家。小仙亦善画，有父风。人云用墨过前人远甚，而风韵神妙变化，直追古作者。用朱公故，往见今太傅吏部王公，公时为兵部及太保平江侯陈公太保。新宁伯谈公，皆请为揖客。小仙貌严而礼谨，言语侃侃不阿。久之诸公益善待之，由是士大夫莫不愿与小仙纳交。请见者日夕不离门，而小仙固独乐与山人野夫厚，性盖然也。尝一游京师，行将至，闻之于城中。今太师英国张公、太傅保国朱公、附马都尉周公，先戒馆谷为小仙待。宪宗皇帝闻之，召见，特授小仙冠带，将与一官，欲常置左右。小仙固请辞，乃得脱归。复来南京，自是戒云：“吾今识仕宦矣。”乃始为落魄游。予往年自山中来，曾一接小仙，未熟，因以为江湖一豪客尔。以是王公大人敬爱之意无他。及今年又来，又与小仙接，颇有暇与语。语亦未能尽，予又别去。其于知小仙多往日。又以为古诗文人，故能文与诗者，争与游，取下服之，今复至此。小仙过予馆数数，又数与相拉出南门游。入高座寺，或与野坐，方得剧谈。尽出所怀，始得探其胸中。其胸中浩浩乎，其无涯汨汨乎，其无穷浑浑乎。其源而有归，其于古今事无不知，其论人高下，无有不当。其行高，其事称，其言宏；而信其为人，夷旷而高明。其古之隐君子欤。其能随世俯仰，而不屑于世者欤。其抱道自重，有所待而为者欤。今之人莫测其为也。小仙以狂名，而言谨甚，无妄泄语。故人多不知其心之所存如何，独以书画称重于时。画亦不肯苟作，故亦不多见。或时出一幅，辄即与穷困人，而即为人传去，为富势家買取，云“得之小仙。”小仙实未尝为其人作。其自高每如此。小仙画多自题，识人以是别其真伪。逸史赞云：“小仙之才，行自多隐，不外见。人不知莫

可执论。今只以可见者诗与画论之。王摩诘画辋川图，人谓其画中有诗。杜少陵入蜀诸作，人谓其诗中有画。以是古今特奇怪之争，传道至今。今小仙两得之矣。”此传乃繁昌徐宾兴之撰，未曾板行。余录藏笥中三十余年。近见祭酒郭公正域，与吴同是江夏人，亦撰小仙传。以小仙为农家子，因出此传以证之。

○王画楔帖

冯开之祭酒，买胡秋宇家《王维江山霁雪图》一卷，后有沈石田跋；买金石庄定武兰亭一卷，后有宝晋斋数帖，卷尾宋僧一跋。字画甚佳，忘其名。二卷乃麟凤芝草，皆世间罕有者。今王画冯家且索价千金矣。

○收藏

蕴真黄琳，字美之，家人富文堂，收藏书画古玩，冠于东南。吴中都玄敬，自负赏鉴，且眼界甚富。一日同顾华玉先生联骑过美之看画。玄敬谓美之曰：“姑置宋元，其亦有唐人笔乎？”美之出王维着色山水一卷，王维伏生授书图一卷，又出数轴，皆唐画也。玄敬看毕，吐舌曰：“生平未见，生平未见。”

○赏鉴

世之收藏书画古玩者，品为好事、赏鉴两家，其论甚当。吾乡静虚金太守，蕴真黄锦衣，鹤丘严秀才，石川田千户，宝幢顾居士，秋涧姚鸿胪，云浦盛贡士，秋宇胡翰林，太吴何御史，皆精于赏鉴者。若印岗罗太守，西虹马太守，凤麓姚太守，尚是好事家。何也？观其所收藏者，便见矣。

○唐江宁诗人

庾抱，江宁人，开皇中为延州参军事，后补元德太子学士，礼赐甚优。会皇孙载诞，太子宴宾客，抱于座中。献嫡皇孙颂，深被嗟赏。有集十卷。

王昌龄，江宁人，开元十五年进士，补秘书郎。又中宏词科，迁汜水尉，晚贬龙标尉。诗四卷，人称为王江宁。

徐延寿，江宁人，开元间处士。

孙处立，江宁人，长安中为左拾遗。善属文，常恨天下无书，以广新闻。

冷朝阳，江宁人。李嘉佑送朝阳登第，归江宁诗，有云“长安带酒别，建业候潮归。”

许恩，江宁人，开元中进士。岑参有“送许子擢第归江宁，拜亲兼寄王昌龄”诗。

孙革，韩翃有送孙革及第后归江宁诗。

陈羽，陆贽下第二人登科，历官乐宫尉佐项斯。会昌四年，左仆射王起下进士及第。始未为闻人，因以卷谒杨敬之，杨苦爱之，赠诗云：“几度见诗诗

尽好，及观标格过于诗。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南谯张泊序其集。

康洽，周贺有“送洽归建业”诗，李颀有送“洽入京进乐府歌”，但歌中云：“朝吟左氏娇女歌，夜诵相如美人赋。”又云：“白袂春衫仙吏赠，乌皮隐几台郎与。详其语意不是士，人中孚高座寺僧。”李太白之族侄有赠太白诗，太白答之以诗。

李太白上裴长史书云：“白家本金陵，世为右族，遭沮。渠蒙逊之乱，奔流咸秦，因官寓家。”观此语，太白亦金陵人，但余不敢认。

王司寇凤洲，叙一太学生诗集，谓金陵在唐无诗人。余因举此数人。

○进士袭武职

梅纯，驸马都尉曾孙，成化辛丑进士，为定远知县。与上官不合，遂弃官归。后复袭指挥官，至中都留守，司副留守。

○进士以医用

黄谦中，成化壬辰进士，授工部主事。管砖厂三月，被宦官刘郎诬害，去官耻归金陵。遂卖药于燕市。后医太后有功，授太医院判。

○焚奸臣传

郑澹泉晓在南太常时，作吾学编，日草一奸臣传。方成，夜梦是人来辩其生平，澹泉不能胜其谭锋。天明，遂焚其稿。

○武状元

武学中武状元六人：周旋、文质、袁吉、尹凤、董永、遂解元。

○四杰

顾华玉、陈鲁南、王钦佩、顾英玉，人称金陵四杰。

○二才子

谢承举、徐霖，人称为江东二才子。

○使朝鲜

奉使朝鲜者，有三人：清溪倪公、岳竹堂王公、敞兰嵎朱公之蕃。

○土木之难

土木之变，死难者有二人：阁老张公益太、常卿王公一居。

○僧之后身

成国朱公希忠、山人徐公霖、太常陈公沂、临淮李公言恭、县尹周公元与，今翰林朱公之蕃，皆僧之后身也。

○市隐园

姚元白造市隐园，请教于顾东桥。东桥曰，多栽树少建屋。故市隐园有疏野之趣。

○白塔

裕民坊街心白塔，香火颇胜。俗传太祖活埋张十诚一骁将于下，因建塔以镇之。此说非也，乃龙翔寺前旧塔耳。

○瓦官寺井

骁骑卫仓，乃瓦官寺基。中有一井，与江河通，大旱不竭。井中四方有铁金刚托之。

○东虹

东虹桥一名升平，在上元县衙之左数步。修桥时见砖上有尉迟恭监造字。

○醉石

宋张垂崖醉石，在徐府西园中。石上文字磨灭几尽。仅徘徊其旁，绍兴丁卯十数字可识而已。

○铁锭

铁塔寺仓中，有一铁锭。俗不识，呼为铁剪。户部郎中造一亭覆之，遂以铁剪名亭，误矣。

○铁塔正觉禅寺化缘疏

虎贲卫仓，乃正觉禅寺地基，独一塔尚存。嘉靖初年，相传塔上有鬼物凭之，遂撤其梯，不敢登。至万历三十四年，户部管仓郎中董开其塔，用名香熏之。中秋点灯其上，人皆谓此寺其后复兴乎。万历十一年大风，塔上吹下经数卷、化缘图、疏一纸。余从友人金开父家携归。今录之以为他日复兴。张本疏云：本寺居阡阯之地，绵历岁年，久而废弛。沙门宗广于建文二年正月初四日，于奉天门午朝奏奉。

圣旨钦依，重新修造铁塔。结塔顶，黄绿琉璃、宝珠、覆盆仰盆、生熟铜铁、颜料油漆、砖瓦木植、塔灯、四门佛像、诸天圣像、韦驮尊天、大权修利、斋粮、人功匠钱、周围塔殿、大佛宝殿、千佛阁、藏殿、大悲殿、天王殿、大山门、土地堂、祖师堂、僧堂、法堂、旃檀林、东方丈、西方丈、厨库、两廊、茶寮、□□寮、浴堂、周围涌壁、塑□、大佛、观音像、罗汉像、四天王像、各殿□、洪钟、法鼓、云板、各殿小钟、大锅、大殿香炉、大花瓶、大磬、各殿香炉、花瓶、大藏尊经、幢幡、幔帐、宝镜供棹、奈缘功力浩大，独为难成，未免辄持短疏，遍扣王公大人、达官长者，同道高流及善男信女，随力喜舍，同发罕遇心，共成殊胜事。上报国恩，下及黎庶。福有所归者，伏以祇园梵刹；赖给孤长者，布金广利。名山须大德檀那出力。开关起钥，年年宝藏丰盈。指廩挥金，日日资财进益。钟鼓杂鲸音之震荡，以警昏朦。楼台显狻座之高明，而昌吾道庄严。三宝永为住世，福田供给众僧。大布出尘功德，六波罗密布施，为先四无量心，慈悲为上。今生布施，皆因宿世修持。此日功勋

，定作来生受用。修真福德，还他大福德。人结好因缘，为我有因缘者。知音乐施有道，欣从功圆指日而成。缙素□□风而生□□□缺之，正定用报恩麻转。无字之真经，祝延圣寿。京都铁塔正觉禅寺化缘疏募缘。比丘宗广。

○古碑碣

南岳碑，神禹治水告成之文也。始以承帝曰：嗟，终于窜舞永奔。凡七十七字，原嵌新泉书院壁上。张江陵毁天下书院，有司不知书院此碑，乃难得古物，亦同砖瓦售去。今在临淮侯李惟寅园中。焦淡园先生云，乃湛甘泉门人重勒者。

秦泰山碑，李斯篆，在府学。

秦峰山碑，李斯篆，在府学。

天发神讖碑，吴皇象书。又定为苏建，旧在紫岩山。后归天禧寺，又归筹思亭，又移府学棂星门。嘉靖年间，又徙入尊经阁下。世称为三断石云。

宋修升州文宣王庙记，绍兴六年，编修江宾玉著，在府学。

明道先生《祠堂记》三，朱熹、游九言、真德秀著，马光祖跋。

重建建康府教授西厅，记嘉定癸未起居，舍人兼国史编修，郑自诚著。

府学御书阁记，游九言著。

府学上舍登科题名记。

府学赉送贡士规约碑，嘉熙元年姑熟陶炽盱江孔圣义立，教授郡人吴箴记。

。

建康新建义庄记，淳佑十一年制置，吴渊置，教授宋自强记。

太平门外花林田中，六朝遗刻有始兴、安成二碑。

卞忠烈墓前华表，乃宋龙图阁学士叶清臣书。

牛首山辟支佛洞，前方塔上有宋如愚居士满庭芳词一小碣，又一碣，乃皇佑二年记，不著撰人。

宋刘次庄真书仁寿县君墓志，正德中祈泽寺修佛堂。此志背嵌墙角，僧欲碎以为路。东桥顾公见而止之，遂传于世。

陈韦霏摄山栖霞寺碑，在殿庑下。

唐高正臣行书明徵君碑，高宗御制。王知敬篆碑，阴有“栖霞”二大字，乃大中庚子岁所立。

本业寺碑，僧契抚撰，东山任德筠书。乃南唐乾德五年所立。

方山定林寺碑，乃宋嘉定庚辰免解进士、建康府校正书籍，朱舜庸撰，迪功郎新平江府录事参军秦铸书，从正郎辟差，充江南东路安抚司，准备遣危和篆额。舜庸，金陵人。

高座寺宋季布楷书新公塔铭小碣，乃绍兴中甘露传。灯正祖太师法永，为

东讲院主慧新立者。文与字虽不甚佳，实雨花台之遗迹。

衡阳寺石幢有南唐年号，但文字已磨泐，仅存数十字。

祈泽寺殿壁有高逸上人，与梵仙诗碣，皆宣和四年夏日住持道升勒石。

永兴寺何太监祠堂，壁上有苏东坡三过堂诗，石刻字最清奇，又是一格。

灵谷寺有吴道子画宝志公像，李太白赞颜真卿书，赵子昂又书十二时歌。

世谓之四绝碑。

王荆公书此君轩诗碑在府学，惜已破碎。元人碑碣仅有可观者，容再考入。

○御史奏查流移

都人产薄差繁，困苦已极。却有流移诸色人户置屋置产，交结缙绅，侵夺民间生理，以致富厚不赀，或寄庄于图里，或挂名于行当。影射安享，并无差役。猾者开张当铺，违禁取利，不下数千百家。县差绝不相及。一经告发，百计寅缘，求脱先年。御史司马泰具题，比照宛大二县事例，查出流移二千三百余户。咨行户部转行本府，编入两县坊甲。久亦不行，如蒙申敕，将客户住坐。年久者附籍当差，余照湖广荆州排门。夫例临江富客，每季出役银贰两，或一两八钱、五钱不等，着落坊甲随处报征，庶无籍之流移，不致漏网。而积苦之小民，亦可少纾矣。所谓民不劳而事集，亦便人之一节也。司马公，号西虹，南京人。

○宝幢二偈

宝幢居士顾源，自称为在家僧。有四句偈云“无像光中僧是我，有像人疑未是僧。白发满头休见笑，为留些少拜燃灯。”将示寂时，家人问托生何处，因书一偈云：“日出于东而没于西，谓其自然耶，非自然耶。我今西归，亦犹是也。问我托生何处，何处即此处。此处即明，何处不明；此处既了，何处不了？了之何如，一心观佛书。”偈毕，莲花香满一室，遂化去。

○分外

葛清，嘉靖辛卯举人，深于禅旨，寓北京。将易箠，仆请遗言。令取纸笔，惟书“分外”二字，放笔即长逝。

○爬痒口号

道南杨先生，夜坐爬痒，因成口号，云：“手本无心痒便爬，爬时轻重几曾差。若还不痒须停手，此际何劳分付他。”弱侯焦先生和之云：“学道如同痒处爬，斯言犹自隔尘沙。须知痒处无非道，只要爬时悟法华。”栖霞寺云谷老衲闻口号，乃曰：“二先生不是门外汉。”

○因果

吏书陆五台、刑书王凤洲、侍郎王麟泉、京兆许敬庵，偶集礼书姜凤阿官

舍。凤阿问佛氏因果之说，五台凤洲极言之。麟泉曰：“因果既历历可信如此，然则吾辈之堕落也多矣。”五台遂大笑曰：“不长进噫。”五台果能超于因果之外乎？恐难以口舌争也。

○断桥卦

卖卦薛老，有子秀才，名盘，中嘉靖丙午举人。亲友皆劝令勿卖卦，薛老摇头云：“此资身生计，何可废也。”及子未沾一命而死。方云盘中举时，占得断桥卦，如何靠得他？使当时从亲友之言，今日有何颜更卖卦乎？人深服之。

○午时见虎

武宗南狩时，要见活虎。因猎人数日不获，武宗遣一火者问卦。薛云：“明日不过午时，当见虎。”果午时见虎，遂赏米一担。

○识宝

金陵多回回，善于识宝。今纪其可恨、可笑之三事。

应主簿，余之旧邻也。有祖母绿，龙游客出银五百两，不售。索姓回回求见，方持玩间，即吞入腹中。应主簿欲讼其事，即无证见，又涉暗昧，竟付之，无可奈何而已。

沈氏老姬，乃富家侍妾。老年无依，卖翠花度日。马回回窥见所戴簪头乃猫精石，遂租屋与沈为邻。每每奉以酒食，久之因求其石。沈姬感其殷勤，令出银二两办棺木，以石与之。马喜不自胜，觉石稍干，因市羊脂一片里之，暴于烈日中。从旁坐守，方筹算得利时，如何经营，如何受用，忽饥鹰飞下爪去。马遂怨恨，染病几死。

索姓回回，避雨人家。见佛几净水碗中一石，遂问卖否？主人漫答之曰：“有价即卖。”回回次日携银往来两三遍，辄添其价。主人谓，石久尘埋，回回尚与高价，因磨洗一新。数日，回回又至，见石磨过，大惊长叹曰：“如何毁却至宝？此石列十二孔，按十二时辰，每到一时有红色蜘蛛结网其上。后网成，前网即消，天然日晷也。今已磨损蜘蛛，乃一片死石矣。”不顾而去。

○鼃啣虎死

孙弘彝府学秀才，家在太平门外蒋庙之旁，有田在栖霞寺前。嘉靖己未年，大水，孙田中水高三尺，遂与江通。秋深水退，有一大鼃落塘中不能去。农夫庠塘水，取鼃缚于树上，约次日分肉。夜有虎闻其腥味来，噬之，被鼃咬其爪。虎不能脱，鼃不肯放，彼此力尽。天明虎死，而鼃亦死焉。夫鼃，水族也，农夫缚之。虎，山兽也，鼃乃死之。其事亦甚异也。

○狗偿主债

吴可菊，吴县人，寓笏桥，开香蜡铺，养一黑狗，甚驯。忽见人便咬，因呼狗屠卖之。出钱七十五文，可菊坚要百文。夜梦青衣人来诉，云：“我欠七十五文债，不欠百文也。乞消帐放我托生。”天明，遂七十五文卖之。

○猫报僧仇

华严寺僧，忘其名，饮酒食肉，不修行检。养一猫善捕鼠，但窥有盖藏鱼肉，必偷食之，且尽。僧恨甚，用钉锭猫四足于片板上，投之寺前河中。流至下关静海寺，卖丝鞋僧救而养之。一年后，华严僧卖鞋至其房，猫忽绕衣哀鸣。僧因抱猫怀中，认其毛色，识其钉痕，询所从来。方谈说而叹息之，猫乘僧不意，咬其喉不放，僧遂死。夫僧固甚惨，而猫能报仇，亦奇矣。

○史痴逸事

史痴，名忠，字端本，一字廷直，复姓为徐生。十有七岁，方能言。外呆中慧，人皆以痴呼之，又谓之痴仙。

性卓犖不羁，好披白布袍，载方斗笠，鬓边插花，坐牛背，鼓掌讴吟。往来市井，旁若无人。

诗写自己胸次，不以锻炼为工。盛仲交合金元玉之诗，编为江南二隐稿。

喜画山水、人物、花木、竹石，有云行水涌之趣，不可以笔墨畦径求之。自题其画云“名画法书无识者，良金美玉恍精神。世间纵有空青卖，百斛难医眼内尘。”

才情长于乐府新声。每搦笔乘兴书之，略不构思，或五六十曲，或百曲，方搁笔。同时陈大声、徐子仁，皆以词曲名家，亦服其敏速。

妙解音律，尝云：“古今知音者不过数人。余少年游冶得罪儒门，乃于此事目击心悟，颇窥见一斑。”

雪江汤宝，邳州卫指挥，雄武有文艺，爱与骚人墨客游。尝以事来金陵，闻痴翁之名，夜造其门。时盛暑，痴翁散发披襟，捉蒲葵扇而出，握手欢甚，不告家人，即登舟游邳去。

痴翁无嗣，一女既笄，婿贫不能娶。与婿约：“元夜，略具只鸡斗酒，我当过饮。”至元夜，诳其妻与女曰：“家家走桥，人人看灯。曷亦随俗可乎？”携妻与女，送至婿家，取笑而别。后补女妆奁，大半是平生诗画耳。

家世饶于资，不问生产，又复好施，晚年家用困乏。有妻弟寡妇，自徐州携四男二女来依，痴欣然养之。凡书画器用，素所钟情不能舍者，尽鬻之以供朝夕，略不介念。人多义之。

妻朱氏，号乐清道人，颇贤淑。爱姬姓何，号白云，聪敏解事，喜画小景，工篆书，知音律。痴翁寻两京绝手琵琶张禄授之，尽得其妙。每制一曲，即命白云被之于弦索。所居在冶城，去卞忠烈庙百余步，有卧痴楼。楼中几案、

笔研、图书、彝鼎、香茗、饮食，一一精良雅洁。吴中杨吏部循吉与之，作卧痴楼记。

吴小仙画痴翁一小像，沈石田赞之云：眼角低垂，鼻孔仰露，旁若无人。高歌阔步，玩世滑稽，风颠月痴。洒墨淋漓，水走山飞。狂耶？怪耶？众问翁而不答。但瞪目视于高天也。

相知具酒食邀之作画，痴翁且饮且画。略不经意，顷刻数纸。酒醉，则兴愈豪，画愈纵甚。至发狂大叫以自快。

痴翁买舟特访沈启南于吴中。到门，值启南他往。见堂中登有素绢，濡墨摇笔成山水一幅，不题姓名而去。苍头请留姓名，痴翁笑曰：“汝主人见画，即为神交，何必留姓名乎？”启南归，见其画曰：“吾阅人画多矣。吴中无此人，非金陵史痴不能也。”遣人四觅之，邀回，果是痴翁。相与一笑，留启南话堂中，三月而返。后启南来京，多馆于卧痴楼中。

痴翁年八十余尚康健，饮酒、步履，如少壮人。预出一生殡杂于亲友中，送出聚宝门外。又知死期，无疾而终。

余收痴翁诗画一册，痴自书于册尾，云：“余年六十矣。发白，精神尚健快。闲处终日，高卧痴楼。蒸香煮茗，四望皆远山拱翠。飞鸟时鸣，不留繁杂之冗，静观自得，而与车尘马足了无所系。于心贫处如常，足以乐矣。日有诗人文士往来，以诗酒为谈。笑以风月为戏谑，弄笔作林木泉石。人以为债索，亦可笑也。吾妻乐清道人朱氏，亦年五十七矣。更索吾作戏墨，乃为图此。若好奇博雅，求古者见之，则可发一葫芦耳。弘治丙辰十月十三日痴书。”

○牛首解嘲

吕泾野先生游牛首山，记云俗传：

太祖怪牛首双峰不北拱，乃杖之。此或误传乎？盖天地间万山环列，而江河四绕其中，则堪舆也。此牛负而载之，宜其南向耳。泾野之论，可与牛首解嘲。

○河南残石

盛仲交云，南原王公视学河南时，于寺中掘得残石，皆右军阴符经、心经十七帖。搨而视之，笔意翩翩，有东晋风韵。曩见其子子新为予言，是胜国时一少年僧所临，不知彼何所据。然子新随父宦游，似得其实也。子新爱此石，归时以紫毡包置车上。后为南原公所止，遂弃驿中。今不知所在。

○北门桥

北门桥一名草堂桥，桥洞中有石刻“草堂桥”三字。

○逍遥楼

太祖造逍遥楼，见人博奕者、养禽鸟者、游手游食者，拘于楼上，使之道

遥尽，皆饿死。楼在淮清桥东北，临河对洞神宫之后。今关王庙是其地基。

○菌毒

江东门里皮行井某，嘉靖壬子年四月见竹林中丛菌，采而食之数口，皆毒死。仅老仆有事他往，得免。

○瓜毒

张椿瓜园中，西瓜留一极大者自用。剖而食之，方食两片即死。闻其香者亦病。

○芋毒

万历三十七年秋日，余侄梦兆馆于陈家。主人食芋，沾唇则唇麻，沾舌则舌麻。急吐之，尚服药数日，方愈。

○洪武三十五年

秀才蔡某，指挥白某，争坟地讼于刑部。经十三司问过，皆未成招。复批推府何公跃龙问焉。指挥执洪武三十五年红契为据，何公曰：“洪武三十五年乃建文年也，岂有民间先知有革除之事，预写洪武年者？乃伪契无疑。”指挥方服，遂断坟地与秀才。刑部诸公皆服何之吏才。

○牙板随身

指挥陈铎，以词曲驰名。偶因卫事谒魏国公于本府。徐公问可是能词曲之陈铎乎？铎应之曰是。又问能唱乎？铎遂袖中取出牙板，高歌一曲。徐公挥之去，乃曰：“陈铎是金带指挥，不与朝廷做事，牙板随身，何其异也。”

○天竺匾

余游西湖，见天竺寺一匾，乃魏国徐公辉祖之笔。因忆野史载公能榜书，曾学于詹希源，最得其笔法云，惜不多见也。

○宴举人

国初新中式举人，魏国公设一宴，以宴之。送一拜帖，惟书“魏国公拜”四字，不具姓名。其尊如此。

○更名中举

二淮向公黄任兴国知州时，曾白罗二之冤狱。夜梦阅应天试录，有向德象名，云是公子二淮子，实名辰参。久不得入泮，因忆昔年之梦，更名德象，遂中万历辛卯举人。

○出猎图

印冈罗公，题徐廷威公子所藏：

景帝画出猎图云：“朔吹潜消塞上尘，长扬纵猎捷书频。侍臣谁奏相如赋，赢得君王为写真。”

○豆腐

豆腐，杨业师名之曰“淮南子”，取其始于淮南王也。

○画眉

画眉鸟，一友人名之曰“京兆鸟”，乃取张敞故事。

○蛛丝网屋

马文原制扇为生，性朴实不欺。百钱赁钞库街房一间住。万历三十六年八月朔，母子梦蛛丝网其屋，不露一孔。天明谈梦，人不能解。至初十日一方回禄，独马之房无恙。方悟蛛丝之梦，乃天祐焉。

○医中有人

松居金璫，精于医，不计利，好责人礼貌。户部尚书某公，延医夫人痰火，两服而愈。尚书公写数百言叙病源，索丸药方，因圈其句读以与之。金援笔修一书奉复，亦圈其句读。尚书公见其文法古字画工，乃曰：“吾之过也。”命驾访之，遂为知己。对人云，南京医中有人。

○评圣教序

三藏圣教序，世傅王、褚两本，盛仲交评之云：褚王书如千狐聚裘，痕迹俱无。褚书如孤蚕吐丝，文章具在。但知有右军之刻，不知中书之榻者众也。

○二花

石村郑公廉，正德丙子年将入场。梦女子持桂花授公手中，尚有杏花一枝。公索之，女曰：“尚早。”是科遂中乡试。至嘉靖癸未，会试入京。所寓卧房中，挂画一幅，画一女子持杏花，像与昔年所梦无异，乃中进士。

○阳宅

童枕肱、陈自庵，二公之祖皆精天文。

太祖徵入钦天监。两家相约云：金陵，秀气所钟，阴地发迟，阳宅发速。童定居淮清桥西，陈定居淮清桥东，皆精择之处。后枕肱，自庵兄弟皆贵显。

○军变先兆

嘉靖丙辰，总督粮储公署，檐前有蜂房大于斗，群蜂成阵。至庚申年，振武营军变，黄侍郎遂遇害。盖蜂屯固先兆哉。刘石圃、郭少溪、杨虚游，皆有文纪之。

○竹溪诗集

竹溪金公鉉，字子宣，有《竹溪诗集》。张公西铭称其“绿水行门外，青山立酒边”之句，有悠然之趣云。竹溪二子皆进士，名章者南道御史。

○见天子方言

青城僧永杰，字斗南，国初时住牛首山。日惟默坐。会仁祖为太子时，出猎见而问之。杰起身彙论。后人问之，曰：“见天子不言，更待何时耶？”仁祖许他日为造寺与之同宿，兜率岩者一夕。后不久化去，亦工诗。

○送饭入场

正德年，太监刘琅掌厂事。丙子科士子入场，科举场门一闭，只待揭晓方开，此定例也。刘太监敲开场门，送饭与相知监生。其庸横坏法也如此。

○塔影

牛首山禅堂右傍门隙内，塔影倒射纸上，阴晴俱有吕涇野。太史辨其塔尖，自门孔中透入，故有影。未知是否。

○促织

促织独金陵者斗，谓之秋兴。斗之有场，盛之有器，掌之有人。必大小相配，两家方赌。傍猜者甚多，此其大略也。马南江有《斗促织赋》。

○不用鼓乐

庐陵孙公鼎，正统间督学南畿。故事士子中小试，赴举者插花挂红鼓乐导送。时睿皇北狩之报方至，孙公语诸生云：“天子蒙尘在外，正臣子泣血尝胆之时，不可用花红鼓乐也。”乃亲送至察院前门，人皆称其得体云。

○卖药用术

甲卖药于市，车载观音大士像。问病，将药从大士手过。有留于掌者，曰：“大士许服此也。”市上皆神之。乙旁观，思得其术。邀饮酒家相约，饮毕，竟出酒■〈亻庸〉见。如不见，饮三遍。后甲问，何能如此。乙曰：“聊戏作小术。君能以术相易乎？”甲因自陈大士掌是块磁石，丸药中有铁末，是以相粘。乙曰：“吾之术不足奉报，不过先以钱付酒家，戒出门，勿问而已。”此验封黄公所谈，嘉靖初年事。

○沁园春

陈霆，字震伯，尝僦居白下。所著有《唐余纪传》、《两山墨谈》、《渚山堂词话》。尝言夺锦标曲，不知始何时。世所传者，僧仲殊一篇而已。予每浩歌寻绎音节，因欲效颦，恨未得佳趣耳。庚辰卜居建康，暇日访古采陈。后主张贵妃事以成，素志按后主既脱景阳井之厄，随竟戮丽华于清溪。后人哀之，即其地立小祠。祠中塑二女郎，次即孔贵嫔也。今遗构荒凉庙，貌亦不存矣。感叹之余，为作此阙沁园春云：“独上遗台，目断清秋，凤兮不还。恨吴宫幽径，埋深花草，晋时高冢，销尽衣冠。横吹声沉，骑鲸人去，月满空江雁影寒。登临处，且摩挲石刻，徒倚栏干。青天半落三山更，白鹭洲横一水间。问谁能心比，秋来水净，渐教身似岭上云间。扰扰人生，纷纷世事，就里何尝不强颜？重回首，怕浮云蔽日，不见长安。”志云：保宁寺即凤凰台，太白留题在焉。宋高宗南渡，尝驻蹕寺中。有石刻书王荆公赠僧诗“纷纷扰扰十年间，世事何尝不强颜。亦欲心如秋水净，应须身似岭云间”。又言“金猊瑞脑喷香雾，向晓寒多深闭户。窗明残雪积飞琼，风起乱云飘败絮。”“锦帟细看霓

裳舞，小玉银筝学莺语。梅香满座袭人衣，谁道江桥无觅处。”此陈太声冬雪词也。寄木兰花令，论者谓其有宋人风，致使杂之草堂集中，未必可辨。

○西溪词

西溪龙公诗词，未有刊本，仅从人家卷轴上见之。今得其一词云：“田庐重葺，劝溪翁，休作千年调指。新屋数间，连旧屋，团转不愁风雨。买得林丘，旋开亭榭，意思而已矣。虽然节省，短景只消如此。陶宅李庄幽邃，深藏少出安，乐从今始。夏麦秋秔，时岁好，舍舍鸡肥酒美。妇要城居，儿嫌产薄絮，语常常在耳。劳生自苦，更到何年知止。”乃念奴娇词也。

○定解元会元

提学裁庵杨公宜，嘉靖癸卯科方揭晓时，京兆送试录至察院，遂问解元，是瞿景淳、是尤瑛？对是尤瑛。裁庵公曰，会元终让瞿景淳也。瞿果中甲辰榜会元。如此文章眼，不枉做提学。

○鸡鸣寺基

鸡鸣寺基颇窄隘，今委曲贡如数亩，令人不觉其窄隘者，乃铁冠道士所创制。

○化缘疏

太祖赐鸡鸣寺一化缘疏，凡有修造，捧疏到功臣府化之。数年后雷火焚焉。寺僧再求疏，太祖弗与，曰此天意也。

○报恩寺回录

成祖造报恩寺于聚宝门外，乃旧长于寺基。数年方成，佛殿画廊，壮丽甲天下。嘉靖丙寅年二月十六日，异常风雨，雷火焚之，不两三时而尽，独僧房无恙。

○修塔

报恩寺佛殿尽焚，一塔尚存，斜向东北。万历庚子年，本寺讲僧弘恩化缘修之，用万金焉。此塔未修之先，早晚日射，光彩万状，令人目夺。既修之后，觉光彩顿少。

○宝塔文章

报恩寺宝塔有三篇名笔：陈石亭文，盛云浦赋，淡园焦先生化缘疏。弘恩号雪浪，金陵人，黄野王之叔。与余云，修塔完时，作一文纪之，竟未果。

○衡水

黄梦麒宰分宜县时，每每梦行通衢中，忽遇水阻，惊醒。及万历十未观察当调，闻调衡水县之命方下，一夕而死。盖水阻者，衡水也。其梦始验。

○鼠出头

驾部王仲山，问邀四司饮天界万松庵。见鼠过，因各谈鼠事。一人云，世

间鼠多猫少，猫一鼠百。若百鼠出力共敌一猫，寡能胜众乎？僧官理苇航曰，只是无一鼠敢出头耳。众皆笑。

○定不闻雷

一缙绅访鼎庵讲僧于卧佛寺中，因问夜来好雷，鼎庵遂云：“小僧入定，不曾闻得。”缙绅知鼎庵大言欺人，默令门子市一纸炮，俟宾主谈锋锐时，从鼎庵背后放之。鼎庵出其不意，顿尔惊皇失措。缙绅遂曰：“入定时雷亦不闻，出定时炮声亦怕，此僧之贵于定也。”鼎庵面赤，不能对矣。

○推敲磨洗

嘉靖年间，御史刘公行素命书办顾峒写诗轴。顾擅易一字，刘公略不介意。复命写送行诗，辄易两字。刘遂大怒，痛责之，革去其役。又上河经纪高霞峰，好以俚句涂抹寺壁，且无处不到。偶诸御史游鸡鸣寺，一道长指壁上诗戏高姓，御史云：“此高霞峰想是贵族，不然那得如此好句？”高公问住持：“此是何等人？好拿来枷号示众。”高霞峰闻此语，觅数人各寺洗诗。人遂云，顾秋丽高霞峰之诗，皆不可及。一级御史推敲过，一经御史洗磨过，此两事可为的对。

○山荒

张揆，字端孟，临桂人。以大田令入观过金陵，约余游灵谷寺。问寺松枯死故，余谓万历十七年，有一种毛虫，长寸许，食其叶。叶尽即堕地死，树遂枯。乡人谓之山荒。端孟云，山荒二字甚新，二十一史中无此二字。

○鲁桥相会

秀才徐九功，兄九经、九畴，正德癸酉同中乡试。九功遂取书厨焚，却曰：“留些有余与后人。”一日，饮友家，夜归。月明径静，见南门河中突出一女子，姿容妖冶异常。同行里许，九功家在上浮桥南岸，敲门而入。登楼开窗，再玩月色。忽女从楼窗而入，求合。九功严拒之曰：“汝妖物也。”女取笔书几云：“吾非妖物，乃与君有缘耳。后日鲁桥相会。”复从窗中去。及兄九畴选邹平知县，九功送母就养。路经鲁桥，值流贼阻路，不敢行，暂借民居权住数日。忽沂州兵备顾英玉先生过，乃九功社友，又二兄同年也。识其仆，问所从来，入拜其母。主人乃一民兵，点御流贼，已误三卯。顾之令严，不敢犯，一卯该责四十。主人自料有死而已，哀恳徐母救之。英玉先生遂免其责，主人愿以闺女酬谢活命大恩。九功见女之貌，乃南门所遇之女，地又是鲁桥，坚不肯受而去。英玉先生作九功传，有遇女不乱之语，乃指此事。

○文德桥吉兆

万历十四年，府学前建一板桥，名文德。至万历丁酉，桥圯，提学御史陈子贞更建，以石易木，桥下泥中得锁子甲两领，人以为吉兆。

○李素居

李素居幼攻举子业，往往不遵朱注，坐是失意于有司。乃弃儒学医，医未成，得风寒病，不能行动者半年余。从友人借刻本八段锦，工夫行之。一月而效，更强健于未病时。遂不娶妻，专意学仙，以卖膏药度日，无钱者辄与之。药肆不过五尺地，积三十年坐立有常。冬夏一棕帽，一青布袍，尝曰，人生只怕饥寒，吾已打过寒字；若迟两年，可以绝粒，便逍遥于世外，亦无用卖膏药为也。余曾过其家居，无庖庖床，无枕席灶，无柴米，仅一药炉而已。与子谈道德经，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云圣人入水不濡，入火不热，决是长生不死，死者凡夫也。圣人盗天地之元气，日月之精华。大盗也，焉能止得他？可止者，鼠窃狗偷之人也。如此，则斗与衡皆无用处。剖之折之，可也；而民又何争之有？又云：颜子死，孔子哭之痛。徒哭何益？若老子，只消投以一丸药，便起死回生矣。其识论乃尔，后数月不见。忽传服丹药而死，死时端坐如生云。

○遇洞宾不善终

姚二，弘正年间人，住通济门城湾中。孑然一身，画扇面度日，仅能画洞宾立片云上。积二十余年，感动洞宾，洞宾化作风鉴道人访之。指所画像云，此是世上旧样，若如此如此，便有仙风道骨也。因市酒饮之，且曰：“君之气色，不出百日，便当袭祖上一官。”再来相访，遂别去。姚二有兄，是羽林卫千户。兄死无嗣，卫中唤姚二袭职。方谋借贷，道人忽至，云赠君银五钱，此是汞银，用时须留三五分。原银在，便如子母钱，用之不竭矣。倘不妄用，当再相访。又别去。姚二得此银，殊不守分，纵酒狎妓。北京袭职，将出哈达门，道人又至。问前银在否？姚云在。道人云：此银尚少，不足用。袖中取出三两一锭，与之换去前银。道人行百步外，冉冉在片云上，宛然所画吕洞宾也。姚二自喜遇仙，更费用，三四日尽，不知其银有减无增矣。甚至乞食而归，到家数月，暴病死。

○西林马

嘉靖年间，报恩寺僧住持名永宁，号西林。蓄一马，每自寺赴礼部，辄骑之上马。时必默诵法华经。至礼部门下马，经一卷终，率以为常。后报恩寺对门一妇方产，夜梦此马入其室，遂生一男。天明向寺访之，其马死正其时也。此家后即以子为僧，为西林徒，极愚蠢无知。授之书，一字不识，惟口传法华一卷，能熟诵，此外略不能上口。信为马闻经得度者矣。今寺中尚有西林庵，姚允吉谈。

○破砚（此砚今在汪太学孟公处）

破研制方，其广六寸，横亘上池，虚其腹以受墨。周遭重以回文，阔十分

之八，高一寸，有奇背池三分，以为足。思陵作铭，正书十有六字，瓢印御书二篆在焉。石出端溪，质坚色紫。然流落人间，不知何年击破为两片。其大片出鹿苑寺井中，实为嘉清丙午张姓者得之。其小片出萧氏颓垣中，实为隆庆辛未亦归张氏。旧物宛然，良亦不偶。友人锦衣陈天枢，以端溪完研易之，乃万历壬午岁也。诸文士尝鉴之，作赋铭歌，咏者十余人。焦澹园赞云：“其盛也，陪天球大弓之侧；而其衰也，落颓垣废井之间；其离也，似神剑丰城之析；而其合也，如明珠合浦之还。岂其数之不终于陆沉，抑理之不必于瓦全者耶？虽然，衰起于盛合，生于离斯，又奇而常，常而奇，而子墨客卿，所以咨嗟今昔，而动其文笔之淋漓也。”

○松根砚

嘉靖初年，鼓楼旁，园丁从枯井中得一松根，研背镌一铭，有“开宝八年”字。严子寅以数百钱得之。锦衣徐纘勋用势强夺去。严世蕃门下客罗龙文见而爱之，言于世蕃，遂为世蕃物矣。严氏抄没后，不知更落何人手也。

○杨凤

万历三十年间，担夫杨凤往溧水县途中，拾银一锭，重二十五两。即于途次剪银边买米二斗，暗将银包藏米中负回家。次日，发包视之，乃一阙边纸银锭也。疑其嫂窃去，阿嫂誓天自明，因怒而掷纸银于空园地。后见邻人李义来乞火，即于地欣然拾之去，依然真银也。杨凤知非己财，遂不与之争，惟浩叹而已。姚允吉谈。

○银走

张汝璧太学生秋渠兵宪子，淫荡不检，用银如土。秋渠遗以万余金，不数年用尽。将售住居，母云：“吾预知汝浪费破家，埋有七千金在某处。”指其地取之，惟存空器而已。盛仲交乃其姨夫，曾与予谈之。

张治卿云，家有一亲，亦姓张，乃应天府承差。在湖塾住，曾将银一千两埋于厅堂墙下。偶一日，见埋银处地高起，如蛇行。急锄开视之，乃其银走出。因取兑之，乃是千金，殊未耗也。不数日，横遭人命事，千金用尽方得事妥。

江东门外坝上，有陈姓夫妻二人。半生拮据勤苦，积银二十四锭，约百金，千封万裹，缝于枕头内，逐日枕之。忽夜梦二十四白衣秀才，揖于床前曰：“别汝，去三牌楼鞠家去也。”夫妻惊醒，言梦皆同。遂开枕视之，银已去矣。夫妻数日不能去怀，因往三牌楼访于鞠家。鞠云，曾拾得银二十四锭，方延道士修醮，以答天地也。此友人陈孟芳谈。

○喻直指使

刘南垣公，嘉靖时为工书。请老家居，遇有直指使者来南，颇以饮食苛求

。属吏稍不精腆，辄被诮让。所过郡县患之。刘公闻之，曰：“此人乃吾门生，会当开谕之。”俟其来谒，因疑之曰：“老夫欲设席相邀，恐有公务废阁，不如今日留此一饭。但老妻他往，无人治具，能从家常饭对食乎？”直指以师命，不敢辞，唯唯就坐。则又故延缓之。自朝过日，午饭尚未出。其人饥甚，比就案设食，惟脱粟饭与豆腐一器而已。遂各食三碗，直指又觉过饱。少顷佳肴美醞，罗列盈前。直指不能下箸，公强之，对曰：“适已饱甚，兹不能也。”公笑曰：“此可见饮馔原无精粗，人饥时自易为食；饱时自难为味。时使然耳。”直指喻其训言，遂绝，不敢以盘餐责人。

○虹桥铁物

万历己酉八月，虹桥园丁地中得一铁物，大都与铁塔寺仓铁锭形制相同。考之小说，亦无定见。或云拒敌锁江之砮石；又云厌胜之铁枷；又云海船之铁锭。谓之铁锭可无疑矣。

○割耳救母

秀才许吴儒，长女性极孝。母病将危，哭跪观音大士座前，诵观音经。中数句哀求代母，忽取刀割一耳，相连者仅四五分。祖母惊觉，将艾支其中，用帕束于头上。女与祖母皆闻所割耳中，隐隐诵经声。数日后，视之耳已长完。异哉，非大士佛力，乌能然哉？

○良工

徐守素、蒋彻、李信修（补古铜器如神）、邹英（学于蒋彻，亦次之）、李昭、李赞、蒋诚（制扇骨极精工）、刘敬之（小木高手）。

○五谷树

五谷树有二株，一在皇城內，一在报恩寺。不但结子如五谷，亦有似鱼蟹之形者。乃三宝太监西洋取来之物。

○焚灯草

矿税繁兴，万民失业，均之取怨也，而税尤甚焉。有陆二者，往来吴中，以卖灯草为活计。万历二十八年，税官如狼如虎，与强盗无异。陆之草价不过八两，数处抽税，用银半之。船至青山，又来索税，囊中已罄。计无所出，取灯草上岸，一火焚之。此举可谓痴绝，而心之怨恨也，为何如哉？

○匿银丧命

秀才李龙云，为湖广抽税。太监陈奉主谋。有顾敬竹又与龙云用事，买京货与古玩。李托顾寄银六百两归家。适当民变，取回。陈太监李死狱中，顾遂匿其银。一日与妻祝寿燕客，忽见李来，不觉对客大叫曰：“李相公，李相公，我偿你银，你留我命。”如此叫不住口者，数日遂死焉。

○负心

林松溪与应天府书手张大，交情莫逆。张忽染危疾，料无生理，请林至床前，出妾拜之曰：“此妇我所钟爱，自誓守节，甚美事也。但年幼无靠，君念平日交情，常过看顾看顾。”枕上垂泪，顿首恳求者再四焉。林曰：“决不负心，决不负心。”张喜曰：“君能许，死亦合眼矣。”及张死数日，与妾相通，设谋娶以为妾。妾携数百金归之，对人曰，此张之遗命也。一日，妾对镜，见前夫数其罪而骂之，妾便昏倒于地。次日，复对镜，夫扼其喉，七窍流血而死。半月后，林对镜，见张与妾同来，曰：“已告尔于閻王，同去对理。”林扑镜于地，述其语于家人。亦七窍流血而死。人不可负心，不可欺也如此。

○神迷御史

余嘉诏，广东人，中嘉靖乙丑进士。隆庆年任南道御史。冬至，习仪于朝天宫路，经小教场。场中关壮缪庙，极有威灵。才践其地，忽见周仓肩刀，手提一灯引之。行绕将台，旋转不休。书手、皂隶、轿夫二十余人，皆迷而不觉。及日出，人行者众，如醉方醒，遂误习仪。余公之魄，鬼神已默夺之矣，乃告病去。

○兄弟三同

矩庵陈公镐，自庵陈公钦，成化丙午同乡榜，丁未同进士榜。矩庵山东提学副使，自庵广东提学副使，同日命下。弟兄生时有此三同，后入乡贤祠，又同焉。可谓难兄而难弟矣。

○续乐天诗

幼峰余公，自拂衣后，朝政不谈，门刺不通。独骚人棋客，倒屣迎之。性不能饮酒，席上任客豪饮。饮至更深，对之殊无倦色。偶夏日，亲友携酌溪亭，命童子歌以侑之。因诵白乐天诗：“亲朋治杯酒，僮仆解笙歌”二句遂足成一律，云“小榻临流设，高轩冒暑过。亲朋治杯酒，僮仆解笙歌。荷气分凉入，松阴受月多。莫矜狂态在，年鬓各蹉跎”。观此诗公之乐，闲旷而爱真率也。可窥其一二矣。

○考论历法

枕肱童公轩，成化年任太常寺卿，掌钦天监事，有教谕。余正己奏言历法之差，上命公与之考论。不合，公上言岁差置闰，其来已久。我朝考历制象，尤为精密。虽日月薄蚀，不无先后。咎刻之殊，分秒多寡之异，则以土有南北高下故耳。正己乃谓天地，有自然之冬至，以至朔望，置闰皆非人力可为。是不知古人以数求天之术，顾以小智乱成式，宜下之吏以正其妄从之。

○父子谥文

国朝父子为学士翰林，得并谥文，自倪文僖、文毅父子始，皆有文集并传

于世。

○两帝不能杀

李公时勉，洪熙改元上疏，触忌讳。仁庙大怒，命武士扑十八金瓜，折其肋，曳出，明日下诏狱。先是折肋内向不相着，及用梃，断骨，忽自接，得不死。宣德元年十月，上恨公贻触仁考，怒令：“缚时勉来，朕面鞫必杀时勉。”已又令王指挥缚时勉，斩西市。王指挥出端西旁门，公已为先辈使者缚。

入端东旁门，门中相左，王指挥至狱，知公入，亟走还，缚公送西市。公已得见上，上怜时勉忠臣，能直言，立脱公桎梏，复其官。夫二帝欲杀时勉，而卒不能。信乎，有命也与。

○赐第回录

万历三十年正月初十日，魏国公室内火起，延烧钦造故第祖庙并奉祀。皇陵敕书给事祝公、御史朱公，皆有疏题奏，大意谓中山之奇勋可念，而弘基之横遭可矜。圣旨命工部重造其第。

○恩泽侯伯

皇亲王镇，上元人，孝贞皇后父也。天顺六年为中府都督，同知子王源封瑞安侯，王清封崇善伯，王浚封安仁伯。

皇亲夏儒，上元人，毅皇后父也。正德二年封庆阳伯。

皇亲方锐，江宁人，孝烈皇后父也。嘉靖十九年封安平伯，二十一年进封侯。

○志感诗联

梅殷驸马，恭谨有谋，善骑射。太祖最爱之，尝受密命辅建文君。靖难兵起，克总兵官镇守淮安，悉心防御。志感赋诗，有“纵使火龙翻地轴，不容铁骑渡天河”之句。卒之。文皇假道，竟不得由淮安，乃渡泗水破盱眙，出六合，至金陵。

○买太史公叫

山人黄白仲之璧，自负其才，旁无一人。宋西宁延为记室。偶过内桥，闻乞儿化钱之声悲切，遂谓之曰：“如此哀求，能得几何？若叫一声太史公爷爷，当以百钱尝汝。”乞儿连叫三声，白仲探囊中钱，尽以与之，一笑而去。乞儿问人云，太史公是何物，值钱乃尔？

○致刘

孙公炎，太祖渡江，即奇其才，及取括苍，遂以为总制，钱谷兵马之籍，悉以委之。不取中报，且以敕牒未署者，付之听其辟任。时括苍有才能者，见方战争，胜负未分，皆伏居山谷中，不肯出。公患之，钩致一二人，录其姓名，为书遣使者招致之。而故中丞刘基、章溢，知府叶琛，皆为括苍士所推

。基最有名，亦豪侠，负气与公类，自以为不当为他人用。使者再往返，不起。以宝剑送公。公作诗答之，以为剑当献之天子，斩不顺命者，我人臣不可私受。封还草数千言，开陈天命以谕，文词甚美。基不答，逡巡就见。置酒与饮，论古今成败之事，如倾峡滚滚不休，略无枝复。基乃深服，叹曰：“基自以过公，观公论议如此，基何敢望哉？”遂致基于京师，上遂用之，为开国元勋，封诚意伯。夫四海之内，皆知诚意刘伯温；而金陵一方，且不知总制孙伯融矣。

○不妄受束修

镜川焦先生瑞，为人清正，动以古道自律。家虽甚贫，容貌、词气不见一毫贫窘之状。藉受徒为生计，然来请业者，既较其旷日旷月之殊，又视其讲解文词之进益，有终岁不受一钱者。门人虽众，束修自少。家以屡空告，先生不恤也。其克志厉行，苦于安贫类如此。

○灵山二事

琼山秀才张先觉，游学灵山县最久。谈镜川先生，美政甚悉，今略纪其二事。

焦镜川先生以选贡授灵山令县，乃天涯海角之区，多丛篁密箐，群盗啸聚。其中督府檄节推刘往剿之。贼执刘将加害，镜川先生率众往援。贼见惊拜曰：“此真吾父母，奈何犯之？”遽敛众去，乃援节推还。竟不上功幕府，故赏亦不及焉。

县有叶龙、叶凤兄弟，争产相讼。先生谓二人曰：“兄弟乃父母一体，其情何至切，其义何至重。今争财产之末，以伤手足之和，即所以伤父母也。尚得谓之人乎？”因涕泣以开谕之。二人不觉感动痛哭，相让而去。且归家，各戒其妻曰，此后再勿多言，以失我兄弟之好也。其政尚德化如此。

○草实

劫空和尚，太原人也。身長九尺，言论侃侃。自幼舍俗比长，历参诸方，卒住长干寺以老。嘉靖戊午，丈室前有万年青草作实，大如梅子，色如珊瑚，数满百粒，人颇异之。和尚无病，但寡饮啖，朗然而化，年正百岁。人谓草实，盖呈其岁之数，化之祥也。

○两次割股

汪应乾，号怀岗，府军右卫指挥。事亲能孝，母病几危，医药无效，割股煎汤以进，遂尔顿愈。数年后，母复病如前，又割股以进之，又获愈焉。此人情所难者，能两次行之，可谓孝也已矣。屯田御史方公，最重其人，因表其门。

○穷鬼

刘玺，字廷守，龙骧卫指挥。人呼为青菜刘，讥其不知肉味也。居官清苦，不受一钱。分阃江西时，巡按穆御史相特疏荐之。有僚友比之学官，家人谓之穷鬼等语。推总漕运。上识其名，是前穷鬼邪，亟可其奏。

○恨打宸濠

阳明王公，即擒宸濠。南昌太守郑公瓛，一见宸濠，恨不能遏连打十余拳。阳明公闻之，殊不喜焉。此举虽为失体，亦自快心。宸濠曾诬奏公，即令群校纽锁凌辱万端。械系小舟中，饿十有九日，细嚼衣袂以充腹。数拳岂足以泄其恨哉？公之孙秀才，名时选者，与余谈。

○官贫受徒

南坦刘公，罢嘉兴太守，发蒙以自给。远庵李公，罢江西副使，殊无活计，教授生徒于高淳溧阳之间。夫官至太守矣，副使矣，位亦尊矣，尚一贫如此哉？人品可知也。

●卷四

○武宗钓鱼快园

《弇州山人四部稿》载金陵名园十余处，殊无艳羨语。当司寇宦游时，诸园半已荒芜，其无艳羨语者，宜也。乃徐子仁之快园，未曾言及，何也？子仁诗才笔阵，丹青乐府，足称能品。如此园主，已自难得。况武宗幸其家，钓鱼于园池，得一金鱼，宦官高价争买之。武宗取笑而已，又失足落池中，衣服尽湿。此事古今罕闻，岂诸园之可同乎？园有宸幸堂、浴龙池，纪其实也。

○驾到预知

松江南禅寺一僧，访徐子仁馆于快园。遂病症，症甚重。夜忽请子仁语云：“圣驾将到，幸速移床于僻静处以避之。我非病中语。”子仁依其言，移于祠堂中。天色一明，诸宦官拥驾至矣。盖圣天子之举动，非僧之能前知，鬼神有以告之也。

○豪举

锦衣黄美之，冬日请十三道御史赏雪。饮至更深，一道长借狐裘御寒。美之遂取狐裘十三领，人各服之。

徐子仁快园落成，美之携酒饮于园中。一友人曰，此园正与长干浮图相对，惜为城隔，若起一楼对之，夜观塔灯，最是佳境。美之曰：“是不难诘。”旦送银二百两，与子仁造楼。美之乃黄太监侄，太监保养孝宗最有功，及登极，赐赉甚厚。故美之得以遂其豪侠之举。今世搬演陈琳妆盒戏文，乃影黄太监事耳。

○颠不刺

万历四年，张江陵当国，将太祖所藏宝玩尽取上京中。有颠不刺宝石一块

，重七分，老米色。若照日，只见石光，所以为宝也。笺崔莺莺戏文者，以颠不刺为美女名，不知何所据。

○银火炉

张江陵取御器两厂，差两少监解送。兵部拨快船四十二只装载。中有银火炉一件，三丈围圆，乃抄没沈万三家物。夫火炉用银，又如此其大，攢妄甚矣。其全家远谪，岂得为过乎？

○江防

太祖顺流，自采石取金陵。成祖逆流，自仪真入金陵。长江险矣，而江防为要，宋人之言曰：屯兵据要，虽在于江南；而挫敌取胜，多在于江北。

○倭贼

丛说乙卯年，倭贼从浙江严衢过饶州，历徽州、宁国、太平而至南京，才七十二人耳。南京兵与之相对两阵，杀二把总指挥，军士死者八九百。此七十二人不折一人，而去南京。十三门紧闭，倾城百姓皆点上城。堂上诸老与各司属分守各门。虽贼退，不敢解严。夫京城守备，不可谓不密。平日诸勋贵，骑从呵拥，交驰于道。军卒月请粮八万，正为有事备耳。今以七十二暴客，扣门即张皇如此，宁不大为朝廷辱耶？

倭贼既杀败官兵，即日宿于板桥一农家，七十二人皆酣饮沉睡。此时若有探细人侦知其实，当夜遣一知事，将官潜提三四百人而往，可以掩杀都尽。但诸公皆不知，兵闻贼至，则盛怒而出。一有败衄则退，然沮丧遁迹匿形，唯恐不密。殊不知一胜一负，乃兵家之常。古人亦有因败为功者，此正用计之时也。而乃甘于自丧，何耶？且又不用细作，全无间谍。遇着便杀，杀败即退。不知是何等兵法也？

何元郎在南馆，倭寇之变闻见既真，议论颇当。盖樱榿园之败，杀二指挥，一名朱湘，一名蒋钦。

○此君轩

王介甫此君轩，诗刻在府学。严子寅酷嗜书画，尝欲构一亭，种竹东西壁，重刻此石嵌之，未果。

○葵忠

味淡何公遵，字孟循，母梦赤葵而生。方六岁时，见日食即跪以护之，幼已不群。及在工部谏，武宗南巡，杖五十，越三日而死。杖者，故视贿为重轻。友人劝令用贿，味淡曰：“囊既无钱，法不可枉。”盖一念，葵忠已受之于父母，不可变矣。

○掷钱不拾

李公懋，字时勉，以字行。永乐甲申进士，宣德初在翰院。上怀金钱至史

馆，掷于地，纵诸臣拾取，公独正立。上呼使前，以袖中余钱赐之。

○太守出巡

自庵陈公钦，字谅之。南武选出知广、平广，平为几辅要郡簿书填委。公洞达民隐，临事果决，至则蹕万风发，百废具兴。以时出巡，巡于九县中，问民所疾苦，廉有司贤，不肖而劝惩之。有望风解印去者，郡人号为陈母。

○逐江陵丧

张江陵丧，过南京府县，搭一席舍，与科道府部诸官祭奠。魏国公徐邦瑞，随例往祭。江陵之子令家奴答拜。魏国公怒，将祭物给军役，写牌一面，遣官逐之，谓军营非停丧地，即令开船。此举殊有大臣风。

○如此江山

张濂滨御史，邀耿天台督学游栖霞寺。方入僧舍，张云：“如此江山，有高人否？”住持兴善从旁对云：“有。”张云：“是何人？”兴善云：“便是二公。”张云：“如何援儒入墨？”兴善云：“才有分别心，便不是。”

○雪梅

雪梅和尚，嘉靖中来游金陵，踪迹奇异。饮酒食肉，寓报恩寺与丛桂庵中十余年。每见法师，据高座讲经，便笑曰：“乱说，乱说。”间吐一转语，方袍皆服其透悟。且工诗，又不以诗名。有“秋兴”诗云“雨过池塘暑气消，山岗处处乱鸣蜩。侵衣树色摇空翠，绕户江声落晚潮。自笑疏慵忘礼乐，祇将踪迹混渔樵。降心惟有诗魔在，时复临风写绿蕉。”题“海上三神山人”卷云：“有客入门据我床，双瞳灼灼飞电光。紫髯飘飘■〈亾重〉绿发，虎头高应七尺强。自言降谪出天庭，常向人间肮脏行。寄迹蓬莱东海上，金银台观餐琼英。闲来大叫吐胸臆，白凤翩跹游青冥。手攀秦汉踏晋魏，独怜年少成芳名。赫赫当路不肯谒，几欲上书上不得。镜湖谁有贺季真，召见玄宗奏奇特。天下名山已大半，闲里新诗应满翰。又将淡墨写烟霞，万壑千岩光灿烂。又与老衲谈空王，又与道士关瑶房。打破幻相君不碍，心中如水常自在。逍遥肯信如浮云，即是神仙在天外。杨子抱奇迹亦孤，出世谁云不可图。眼前富贵君不顾，眼前笑傲谁与居。”后往苏州竹堂寺中住。忽大言曰，某月某日某时，老僧示寂矣。众僧信之，为募银与雪梅治龕，将余羨悉付酒家。至期，僧俗云集来观，雪梅诘众檀越云：“你们布施不过三分五分银子，要算功德，便来逼迫。老僧性命尚蚤尚早。”众乃失望散去。越数日，端坐龕在，令小行者呼曰：“老雪梅，老雪梅，今日不归何日归？”雪梅自应曰：“今日归矣。”少顷，鼻柱下垂，遂坐化。雪梅亦异僧哉。

○玉芝

海盐资圣寺僧法聚，号玉芝，与董从吾谒阳明先生于会稽山中。问独知旨

持诗，为贽先生器之，答以诗。至金陵参梦居禅师于碧峰寺，问如何不落人圈绩。梦居与一掌，师遂大悟。因韵梦居云：“大地何人不梦居，梦中休问梦何如。煮茶消得闲风月，不向蒲团读梵书。”

○远梦

远梦和尚，溧阳人，住金陵。俗名袁应魁，弃妻子、兄弟、田产，出游至雁荡灵岩谷，落发为僧，更名圆魁。然不甚礼诵讲解，常掩室静坐，冬夏衣一衲。万历丙戌祭酒，戴愚斋公游灵岩谷，因乞一疏化缘，造灵岩寺。寺成，且曰，有寺无经，佛法何明？又乞祭酒。公书，走南京化缘造经。壬辰正月二十六日，在玄真观中，忽独语曰：“印藏经自有时，今亦已矣。”遂坐化去。七日，须发渐生，都人瞻礼者甚众。玄真观主郭怀野惧多事，陈于礼部大家伯王公，乃命具龕火之，烟皆西向。云遗一偈蓐间曰：“自古原无死，无死亦无生。作一黄粱梦，亘古又亘今。”

○刘渊然

刘渊然徐之，萧县人。洪武时马太后病，渴思雪，六月祈雪进之。永乐时谪往云南三载。沐王宫中，白日群鬼迷人索命，众不能制。渊然驱之，鬼即号泣去。有七转丹一器，常曰：“尚有两转，必大福大德人，又在名山方能成也。吾姑俟之。”宣德七年八月八日，昧爽沐浴更衣，集其徒告曰：“吾将逝矣。”日中，遂引手作一圈曰：“呵呵。”跌坐而化。讷闻敕赐祭葬，封长春真人。今朝天宫西山道院是其住处。

○焦姑

焦姑名奉真，家住中和桥南，父以豆腐为业。姑有仙术，能祈阴晴。永乐时召入宫中数年，建玄真观于中和桥北以居之。有弟在神乐观为道士。一日召道士曰：“吾不食数日，死期已近。”道士曰：“吾当修醮，与姊禳解。”醮毕，道士来复。姑谓：“醮无用，奏玉帝表文上有汗数点，玉帝未曾见也。”道士惊异，果是有汗，仓忙未及换过。又戒道士曰：“吾死后不用龕与棺，只将芦席卷之，送江浦县定山上，吾愿足矣。”道士如其言送于定山。忽雷雨骤作，遂失其尸所在。封妙惠仙姑。

○沈野云

沈野云，名道宁，乌程人，住雨花台旁清源观中，行五雷法后仙去。

○唐古峰

唐诗号古峰，应天府学秀才，事母极孝。遇一老叟，见唐有仙骨，约在天地坛前三更时，令撮土为香，拜叟为师，因授以内外丹。有道流劝之入名山修炼，古峰曰：“家有老母，世无不孝神仙。”及母死，遍别亲邻文社诸友人，赠汞银三钱，遂远去。

○阎希言

阎希言，不知何许人，顶一髻，不巾栉，粗布丰辅，重颌腰腹十围，得如来一相曰：马阴藏盛暑，辄裸而暴日中不汗。穷冬间凿冰而浴，以故所至，人皆异之。奉之帻则帻，奉之衣则衣。予之金钱，则亦填袖中，转盼即付之何人手，不顾也。出则童子噪而从之。人有以为二百岁者，或云止可五六十，则亦随答之。问其所繇得，及延年冲举之术，则不应。万历初年，尝过金陵土街口毛百户家，餽毕沐浴，跌坐而化。颜色如生，浹旬不变，盖尸解云。毛百户名俊，号华峰，能行阎之术，盖未可量也。

○潘烂头

潘烂头，不知其名，朝天宫道士。能行掌心雷法，曾于东圃上召神。取纸，神怒，雷火烧其头，头遂烂。后居骁骑仓营中。人有疾病，将头上脓书符焚化，用酒吞之，病辄愈。后仙去。

○尹蓬头

尹蓬头，名从龙，华州人，囊有宋理宗时度牒。弘正年间来金陵，成国朱公供养之，甚虔，请于上浮桥江东庙中住。每出庙门，从之者如市。能出阳神，分身数处赴斋。朱公问尹曰：“我欲一见洞宾吕祖，可乎？”尹曰：“可。”公于朔日出水西门外刘公庙拈香，当约洞宾来一会也。及拈香归，寂无所见，乃责尹以说谎。尹曰：“公曾见路上一道人，醉枕酒瓶而睡者乎？”公曰：“诚有之。”尹曰：“道人枕瓶，两口相对，分明吕字也。公自不悟，哪敢说谎？”复遣人四路觅之，皆云才去片时耳。一贵人闺女，弱病，形容俱变。举城医人束手，无药可愈。母钟爱不能舍，偶邀尹蓬头，视之曰：“有癆虫，尚可医。”请用何药，曰：“药力不能治，只消与我同宿一夜便好也。”母信其仙术决无戏言，白之于父。父大怒云：“胡说，胡说。岂有公侯家女与一疯道士同宿之理？”后见女殊无生意，母又涕泣，言之恳切，不得已从之。尹令纸糊一小室，不许留钱大一孔，设一榻，不用帐。令女去其袒衣，用手摩足心，极热如火。抵女阴户，东西而睡，戒女云：“喉中有虫出，可急叫我。”女不能合眼，而尹鼻息如雷。天将明，女报虫从口中飞出。尹起四顾，觅之不见虫形，曰：“从何处钻去？不能除根，定要害一人也。”盖乳母不放心，因开一孔窥之。癆虫出于女口，已入于乳母之腹。天明，父母视之，女之颜色已变。大笑而去。后数月，女方择婿，而乳母已死矣。上新河一经纪家取妇，令出拜尹，意在祈福于仙长也。尹见新妇，急走上前，抱咬其颈。方咬两口，被舅姑隔开，曰：“疯道人，不知敬重，如何咬我新妇？”尹且叹息曰：“可恨只咬断两股，尚有一股未断。奈何，奈何。”皆不解为何说。后与丈夫斗口，遂自缢。三股绳仅有一股未断，遂缢死。方服其言之先见。云府厂因

其仙迹太露，惑乱人心，遂押发使归华州。所遣军人对尹云：“每押发，皆有常例安家。今你一疯狂道人，料无银钱、妻子，何以过活？”尹曰：“汝家所需，不过柴米，有何难办乎？与你两符，一帖灶上，一帖米桶上，用时自足也。”验之果然。及华州归，要柴不得柴，要米不得米矣。蓬头住华州铁鹤观中，骑铁鹤飞升。

○玉冠

长春刘真人，葬于凤台门外麻田七真观。营葬时，钦差行人吴公惠与南营缮各用一堪舆。一云穴在五尺上，一云穴在五尺下，两人相争不决。吴公曰：“葬者藏也，真人无子孙，何须风水？”遂酌两人之中，而葬之金井中。得一石盒，盒盛一玉冠。盒盖刻“王真人玉冠”五字。若依堪舆之点穴，则玉冠不得见矣。真人葬地亦已前定，异矣哉。

○邢得都

友人姚兄吉云，邢有都太史一凤，公之犹子，不习举子业，好读奇书。一见郭忠恕佩△，遂熟记其序。楚辞皆能背诵，兼为考校音韵，遂通切字法，尤喜星历算数。不由师傅，乃能独契其解，因自制漆球为浑天仪，及布算诸法，质之精于星历者，皆毫发无差，真所谓夙悟也。偶登予一楼，望见长干浮图，曰：“此影可射而入也。”遂为闭窗户，涂塞诸窍隙，止留一指顶大隙，斜对日光处。塔影果宛然入焉，亦奇矣。每有巧思，惜三十余岁而卒。

○蛇火

司马西虹，嘉靖二年入京会试。二月初旬，忽一大蛇，约长二丈余，盘据小厅中梁。投之以生物，食之无遗。及鸣锣鼓以驱之，觅僧道以禳之，皆不去。忽火焚其厅，遂不见。去之次日，西虹中进士之报至矣。此马少虹谈。

○嘉靖来南场剩事

南场事，《弇州别集》载之甚详。但有一二剩事聊纪之。

嘉靖元年，壬午科主试董公■〈王巳〉、翟公銮。论语程文出于董笔。作至三十次，每觉发挥题旨不透，便将笔头咬断，后得监生。一破甚佳，遂用之。

嘉靖七年，戊子科主试张公潮、彭公泽，六十一名张诰武学生。

嘉靖十年，辛卯科主试席公春、张公承恩、府尹扈公。扈爱葛清文，极力荐之，甚至泣下，遂中七十七名。葛文怪僻，多用佛经语。扈公有兄，文笔大类于葛，久困科场，郁结而死。不觉伤感，殊无他意。

嘉靖十三年，甲午科主试伦公以训、张公治。中庸程文出于张笔。张公见解元郑维诚中庸墨卷，破题用两句成语冠场，乃批云：“我以半月精神思之，不得此子于风檐寸晷中得之，殆神助哉。”

嘉靖十六年，丁酉科主试汪公汝璧、欧阳公衢王。讽一论，冠场取为第一人。甘节中三十四名，乃武学生。从此场中不中武学生。

上之谪两主试，提调监场房考，皆提问不许中式举人。会试者虽谓不宜问祀典大事，不当浅征安南之谋，乃圣意之未发者，只怪易经题“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一句，以为讥讪也。场中题目尚忌讳，自此科始三场一生，策题纸被风卷入半空，落于国子监内。及一榜举人不许会试，送国子监肄业，此其验云。

嘉靖十九年，庚子科主试张公治、龚公用卿。初取一卷定为解元，见卷上皿字号，恐为他省监生，不可冠南畿，遂置之第二名。拆号，乃是名士归有光。

张公见万士和卷七篇中，多有见道语及揭晓，知士和为翰林唐荆川门人，则曰此家常饭耳。

嘉靖二十二年，癸卯科主试华公察、闵公如霖。论语题“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尤英在场中大言曰：“过文中若用‘先其所难则易者，可知后其所获，则失亦勿恤’四句语，未有不中者。”开榜尤为解元。程文墨卷皆有此语。

府尹王公学益，荐名士黄甲、马汝侨二人中式。

嘉靖二十八年，己酉科主试敖公铄、黄公廷。用所取解元无锡唐一麇主试，不识麇字，谓其字隐僻，欲以他卷易之。又爱其文，恐他卷不足以冠多士。方迟疑间，应天府礼房吏稟识麇字，遂定为解元。

嘉靖三十一年，壬子科主试尹公台、郭公盘。士子未入场时，预知论语题定是“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场中果是此题，盖因一大臣而发。

解元孙溥，年已七十岁。

嘉靖三十四年，乙卯科主试严公讷、潘公晟。易经房考教官阅卷更深，似梦非梦，见亡儿哀求云：“望父中我。”开眼，见案上一卷，乃初学之士，未可中。少刻，又梦如前，遂加圈点，勉强中之。揭晓，知是应天姚汝。循询其年庚，姚所生之年月日时，即亡儿死之年月日时也。其异如此。

嘉靖三十七年，戊午科主试瞿公景淳、陈公升。论语题“君子贞而不谅。”严公宜曾对诸翰林云：论语中如君子贞而不谅一题，既不犯忌讳，又难发挥。是年两京皆此题。解元余毅中尚未冠。

诗经房考已取李逢昉卷。主试批“清而弱。”置之备卷中，府尹喻公时，极力荐之。又复批云“清而弱，终非俗笔”也。遂中之。

嘉靖四十年，辛酉科主试吴公情、胡公杰。未入场时，有人持字眼求售，且云“相公如不信，开榜中了周天经，方自悔也。”是场论语题“周有大赉

，善人是富”。中庸题“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孟子题“经德不回，非以干禄也。言语必信，非以正行也。”每题取首一字，恰是周天经。

吴公，无锡人。无锡预荐者十三人，士子为之语曰：“胡杰元非杰，吴情却有情。”

嘉靖四十三年，甲子科主试汪公镗、孙公世芳。孙公方泊舟龙江关，忽一鬼入其鼻孔中说长说短，不数日竟死场中。

隆庆元年，丁卯科主试王公希烈、孙公铤，南京督学耿公定向，条陈七事。上用其言。场中监生卷革去皿字号，仅中八人。揭晓后，主试与房考等至国学谒文庙。监生下第者数百人喧闹，语甚不逊。巡城御史操江都御史各使人呵止之。事闻诏南京，法司逮问其为首者沈应文数人，如法发遣。祭酒吕调阳莅任。未久，姑勿论守备魏国公徐鹏举以闻变坐视夺禄米，司业金达以铃束不严，夺俸各二月。

监生之围主考辱骂，实赖巡逻。都督徐珏家兵精壮，监生不敢动手。且巡城御史与操江都御史，官衙去国学密迩，闻变易于遣人。乃守备魏国公，大功坊去国学颇远，责以闻变坐视夺禄米。武臣之易于得罪也如此。

隆庆四年，庚午科主试马公自强、陶公大临。诗经房考将吴汝伦卷涂抹不堪，弃之地上。他经房考拾起，阅之加以圈点，遂中解元。本房因无批语，不得认为门生。

礼记经房全椒县尹洪令，针工周万里持一字眼，售与麻城监生曾嘉秩。阅其卷，每到文理不通处，便批云“此必誊写所误。”中一百二十名，曾后竟不找银。洪全椒不得厚利，何苦坏朝廷之大典？

万历元年，癸酉科主试范公应期、何公洛文。是科搜出土子，有用蜡烛中怀挟者，后遂用商人官卖烛票场中，给烛遂为定例。

万历四年丙子科主试戴公洵、陈公思育。戴入场便病，病中见鬼云，是嘉靖甲子科中允孙世芳，死于场中，为厉令，其不得阅卷。

万历七年，己卯科主试高公启愚、罗公万化，命经房取平正文章。士子清空好奇者，皆不中式。用心、斗、奎、张四字为印。心字列前，斗字列后，奎为备卷，张字则落卷也。

上元陈舜仁，中八十八名。未入场时，梦廩米被人夺去七斗。及中后三场卷，每卷有一斗字，适符夺去七斗之梦。主试用心、斗、奎、张四字，乃亦前定功名，可妄得乎？

张江陵堂中悬舜禹授受图一轴。主试出舜，亦以命禹，正是迎合其意。御史丁此吕之追论，诚意伯刘世延之波及，又何怪乎？

万历十年，壬午科主试沈公鲤、沈公懋孝。主试取沈天启为解元。临填榜时，副考沈公竟中王士骥为解元，正考不得已，乃置沈天启第六名。

御史张一鯤考满北上，面受权臣王篆之托，遂与篆子之鼎同舟而南。之鼎号房中，皆是礼记名士。三场惟束手高坐，他人代笔。饭食、床褥无异私家，且卷子比合场人独高三分，易于寻识。一鯤又择善书者另誊三卷，悉加圈点置之袖中，恐内帘万一不中，便出其卷，好举荐也。及揭晓，之鼎怪其名仅在十五，愤愤不悦。不领公据，遂游滁州琅琊山去。

林应训为徽州监生，怀挟受银千两。监生不自怀挟，御史代之，大都主试房考提调监场，通同作弊，不止科臣所论五人而已。

万历十三年，乙酉科主试于公慎行、李公长春。

言官以主司作程文有碍看卷，是科程文点定士子之文为之。

万历十六年，戊子科主试刘公元震、刘公楚先。

南京兵科给事中杜麋参中式应天一百三名，王国昌系徽州监生，乃前科余姚县生员。胡正随冒籍通州，中顺天乡试，已经黜革。奉旨着巡按衙门查明问革。

十月应天府尹张檟等题，万历十六年九月初三日揭晓，将中式举人周应秋等一百三十五名姓名榜示外。随将中式举人文卷依式刊刻，试录进呈。随准考试官当涂知县章嘉祜呈，称查得四十九名朱卷，原系诗经荒字十号，职寻墨卷误将春秋荒字十号，折名曹祖正填榜。缘对卷之时，灯下忙迫，止见号数相同，失于查对经书，以致错误。本职罪不容辞，合应呈请等。因照得榜出四十九名，系填写姓名错误，未经题请，奉旨改正。不敢擅刊成录，恭候命下之日，方敢刊刻。进呈诚恐，时日稽延。臣等不胜罪惧等。因又该左庶子刘元震等检举事，又该南京四川道等御史孙鸣治等题为科举失错事，又该南京科臣朱维藩奏为科场钜典将成经房，对号差误，乞圣明俯赐查处，以全盛举事。因俱奉圣旨，礼部知道该部看得科场钜典法至严密，所取朱卷必查墨卷。比对相同，方可拆名填榜，此定例也。今当涂知县始不辨经书，漫查字号，已失之周。章既而不加磨勘，辄行拆卷，又失之怠忽，虽心本无他，而责实难诿考试。刘元震提调官张檟等，惟据本房之呈送，不问经义之异同，固属仓忙，亦欠精密。合候命下，将章嘉祜重加罚治，以为科场不谨之戒。其考试提调等官，刘元震职在统理，似与专司其事者不同。既行检举，相应量加罚治，惟复别赐定夺，再查照填榜，刊录原属一事，今榜出已久，而录尚迁延，未呈御览，甚非慎重。大典之意合无行，令各该府官将原刊试录，星夜进呈。其误中四十九名曹祖正相应查革，复学肄业。仍将本生并原取诗经荒字十号，朱墨二卷解部复阅，以凭上裁。奉圣旨是章嘉祜罚俸五个月，刘元震等二个月。

万历十九年辛卯科主试陆公可教、余公继登。

监试御史林公方点名时，执笔而死，輿出场中。

中六十名何天申、湖广黄冈监生，习诗经初场文，少两篇经文。誊录者乃芜湖人，誊完五篇，方知为不全之卷。因空费工夫，遂伏几而睡。忽见金甲神呼曰：“用心誊此卷。”连云：自天申之，自天申之。乃惊醒，又复睡，又梦如前。遂将他卷文誊足其数，及中。后以五十金酬其人。

万历二十五年丁酉科主试朱公国祚、叶公向高。

解元吕克孝，乃叶中允所定。御倭一策，与河南试录雷同。言官劾之，二公上疏认罪，俱罚俸。

万历二十八年庚子科主试黄公汝良、庄公天合。

易经有夫妇，然后有父子。程文乃上海县知县徐可求笔。

提调官府丞徐公申，长洲县人。将苏松常三府卷杂于卢凤淮扬卷中，先入内帘俟取士。几半方将应天镇江徽宁池太卷送入。

应天陈一治二场已交卷，将出贡院，因思表中误处，恳求掌卷官治中夏公尚金。夏命书手从二千卷中检出，陈一治得以改正，中五十七名。

万历三十四年丙午科主试冯公有经、傅公新德。

两主试泊舟江于弘济寺观音阁旁，候期入城。有秀才据阁对舟大声连呼，曰：“今科我中在一百三十五名。”主试已闻此语，及填榜写至一百三十五名，主试述其事于提调监试诸公，遂另取一卷，乃苏州府学生朱贞一。中后，朱来谒主试，又述其事，朱贞一曰：“观音阁上大呼者就是门生耳。”

书手作弊，与江西一监生、无锡一监生多印出三场卷子。六个场外，洵名士代作文字。三场传递，进场又换出原卷。此通天大弊，提调徐公最号精明，亦不能觉察。

万历三十七年，巳酉科主试何公宗彦、南公师仲。

秀才方逢明，三场已选中，将填榜，见卷面是皿字号，遂以他卷易之。

监生孙起都，主试批笔有奇锋，谈多胜理。因纷飞与去住字不典，遂尔不中。

○阎君殿春联

友人谈阴司数十事，大都非病人昏乱之语，则传会之说皆不足信。独阎君殿春联云：“是是非非地，明明白白天。”此十字非常人思虑所能及。

○奖拔

龙崖何公极寡交游，却好奖拔后进。如濮州之冯禄、冀州之李再命，皆于垂髫之年而识之，为之延师训教，买田供给，且逢人说项斯也。卒之皆成名士，李与子公露进士同榜。冯闻龙崖夫人死，偕妻南来斩衰，哭于墓下。其感知

遇之恩也，深矣。

○玉皇绛环

守备太监刘琅贪恣异常，造玉皇阁，延方士炼丹。一方士有瘦银法，刘有玉绛环价百镒。谎言丹成以谢玉皇，遂以法取去。好事者嘲之云：“堆金积玉已如山，又向仙门学炼丹。巧里得来空里去，玉皇元不系绛环。”

○冰霜兆水灾

万历丁未年冬，双桥门外地上，霜有花鸟之形者。三日城中河及各处池塘冰纹有如花木者。至次年戊申夏，遂有异常水灾。城中水高三尺，撑船入市。盖霜冰之纹阴气之变，其水灾之先兆乎？

○建庙鹊异

正德四年，建晋献武谢公玄庙，方上梁时，忽灵鹊四集，接翅而飞，旋绕不休。及人之肩，人不敢伤。异哉，鹊也。此岂偶然而已乎？

○一言丧七命

指挥白鹤龄，中万历辛丑武进士，工于刀笔。一日忽鬼使召去见阎君，阎君曰：“白鹤龄，汝曾以一言而丧七命。汝知此罪乎？”鹤龄因事实，不敢饰词。阎君云：“适有他事，不暇究理，汝且去。”鹤龄醒来，不数月得一恶病而死。将死时，七窍中皆有蛆噉之。

○腰有硬软

陈子野云，林某与人相揖，殊有轩轻。他人腰硬，自家却腰软；他人腰软，自家却腰硬。言其揖有深浅，曲尽小人之情状矣。又有张尚举、聂灭秀、杨吃寺三人，金在衡皆作小曲嘲之，令人绝倒。

○痴绝

顾今庶宝幢居士，长子不解世事，不问生产。宝幢遗以千金，三四年用尽。一日特买纸糊金银锭数千，掘一坑埋之。每日清晨拜祝曰：“变、变。”后视之，悉土矣。犹恨曰，没福、没福云。

府学掌教周用斋汝砺，名进士也。秀才贄见积银五十两，倾十锭收之。一日取出，检验数少十两，呼诸奴惩治。一长髯黠奴乃诳之曰：“每锭五两，五八四十，原止此数。”用斋惑其语，遂不复问。

秀才王楫，上元请用斋赏灯。次年上元日偶从书中见去年之帖，呼门子看轿：“今日王秀才请赏灯。”门子明知其误，遂造王处。王秀才只得具酒食饮之。

魏国公子徐桐冈者，家有合抱大柳树一株。偶过邻家，见树影成阴。归家遂伐其树，曰：“我家树乃影落邻家乎。”

王三槐新造一楼，将所乘骏马牵上赏之。马不肯下，鞭之不从，因缚其四

蹄鼻之下楼。

一极品贵人，目不识字，又不谙练。一日家宴，搬演郑元和戏文。有丑角刘准者，最能发笑感动人。演至杀五花马卖来兴保儿，来兴保哭泣恋主。贵人呼至席前，满斟酒一金杯赏之，且劝曰：“汝主人既要卖你，不必苦苦恋他了。”来兴保喏喏而退。此乃戏中之戏，梦中之梦也。贵人所以为贵人乎？

○嘲戏

一士人好客而不甚设酒食。一日诸词客坐久之，士人具水浸藕两盘而已，诸人举手而尽。一客因诵“客到但知留一醉，盘中惟有水晶盐”之句，云太白此诗若删去四字，只云“客到但知留，盘中惟有水”，便合今日雅会矣。宾主皆大笑。

黄挥使六十诞日，白挥使戏之曰：“黄耆无疆。”黄即应声曰，正好对“白圭有玷”。

郑仕与金鱼交而好戏。郑之庭前蓄金鱼一缸，中有绿毛小龟。两人偶凭栏玩之，郑忽戏呼云：“金鱼乌龟，金鱼乌龟。”金云：“金鱼不过是乌龟朋友耳。”

陈泰华拜客于北门桥，主人留陈馔。泰华戏之曰：“人说城南奢城北俭，殊不然也。城南肉中也用些菜，君家菜中也用些肉。何可谓城南奢乎？”

余与程孺文、汪子宁同行，见乞儿牵狗衔瓢化钱。孺文云：“此狗亦知瓢乎？”盖戏子宁也。子宁曰：“此狗只解口瓢耳。”

○打油

诗至于打油，恶道也。就而论之，刺之不入骨，听之不绝倒者，弗工也。若施半村、王吉山、陈秋碧、郑玉山、金幕楨、王次山、朱企斋、杨万壑、段钟石，皆擅此长。

○壁墨阶草

横崖陈子野云：“人家壁上无墨，阶前无草者，不可与之往来。”

○雨花台诗集序

高座寺去金陵城南二里据冈阜高处，昔天竺吉友尊者让王位。西晋惠帝末永嘉中，游建康止建初寺。王导一见，先呼为我辈人。当时名流，如庾亮、周顛、谢鲲、桓寻等，无不欢洽，常以高座孤坐，故时呼为高座。法师卒，葬兹山。元帝初为树刹表识，后沙门造寺于冢。谢鲲即以其座名名寺。梁天监二年，宝志公来居与五百大士，俱有云光延坐冈，说法天花乱坠，因号其冈曰“雨花”台。台俯瞰城繙，有江山之胜。自唐李太白、卢贵元而下，俱有题咏。今主寺寂庵上人，澄心面壁，以正法眼。藏观破南北宗旨，犹有诗书结习未忘。恐见存之，诗久亦湮灭，乃欲绣梓以广其传。刑科给舍溧阳史君巽仲，与上人

有诗坛之契，恒捐薪米以助其费。梓刻既成，巽仲求予言以为序。予熟游金陵，兹台屡登焉。每一送目，诗景蒲前。然景物一致，而态度屡变，诗亦随之。钟山云抹衔日，半规其诗，黯以净黄屋。擎天紫气，陆离其诗，壮以丽江，暗浪喧风帆摇曳。其诗闻以激长于繁华，凤台嵯峨，秋高气清，长空烟缕。凡三国六朝兴亡萧飒之意，与夫王谢周庾诸公风流蕴藉之态，无不暗画于中。其诗抗之而行，蒙之而明，平之峻层，其冥冥、其澄澄，孰能尽暴其形？传其声，是知其有余，不尽之景虽尽经骚人墨客之所品评者，又安能俾其精英？有所亏成也哉。予恒默坐台端吾心，窅然以深吾思，洒然以凝静。与溟漠居动，与玄造并，方能与是诗会于太虚寥廓之庭。呜呼，是可以易知耶？诗自唐至国朝，凡若于首读之光彩烂然，是知天之所雨之，珠玉颗于花，当万倍也。寺有八景，除台之外，有七曰：聚宝山，曰手植松，曰中孚塔，曰挾秀堂，曰永宁泉，曰铜钟碑，曰白石庵。各有故事，不能尽述。雨花台旧有志，寺僧毁其板，偶见桑民悦此序，遂录之。

○茶有肥瘦

云泉沈道人云，凡茶肥者甘，甘则不香。茶瘦者苦，苦则香。此又茶经、茶诀、茶品、茶谱之所未发。

○夫如何

穀斋主人独鉴录云：论诗贵美恶不相掩，如杜少陵、岱宗，夫如何？夫如何三语，头巾气甚矣。注诗者反目为跌荡，何也？段虎臣云，“夫如何果是头巾气”，细思之，“夫”字当是大字之误。上云“大如何”，下云“青未了”，正见其大也。此论似得之。

○王陈优劣

王大成侍坐唐荆川先生于高座寺，因问王阳明、陈白沙二先生，亦有优劣乎？荆川曰：“吾人于二先生，且学他好处，未可优劣。”少间，曰：“白沙久在林下，所养较纯。”

○增减字法

友人案头有《绣佛斋刻本诗》一册，乃朱姓妓诗也。咏雪用“玉楼寒起粟，银海眩生花”之句。余因曰：今之诗人，若知增减字法，只须取古人之作点定之，便可成名。如“镂月为歌扇，裁云作舞衣”，李义府句也。张怀庆增“生情出性”四字。“水田飞白鹭，夏木啜黄鹂”，李嘉祐句也。王摩诘增“漠漠阴阴”四字。此非古人增字之良规乎？东坡“冻合玉楼寒起粟，光摇银海眩生花”，今减去“冻、合、光、摇”四字，何等浑成。一山人在座，曰：“可偶一为之。”不知余之出于戏也。

○旗帜

太祖令军营旗帜用旧，送光禄寺供厨役之用。其精密如此。

○未沾一命

开国功臣常怀远、李临淮、邓定远、汤灵璧、刘诚意，嘉靖中续封，甚愜人情。但李太师之后，未沾一命，殊为缺典。太师之后，皆在南都，甚微而甚贫。

○谋馆背义

杨朝宗，字见卿，别号朴庵。性狷介谨矩，篋不差尺寸，非其义弗取。聚徒糊口之外，一无所缙焉。尝馆于大姓徐氏，有同门生易某，相友善。贫无以自存，将往投故知于汴朴庵，曰：“道路远，人情叵测，能得所欲邪？”曰：“计弗获已耳。”慰之曰：“即有馆谷之便，可少留乎？”易唯唯，喜溢颜面。时徐姻属杜兵部，将以其子就帷下，朴庵遂以让易，而托徐氏纵更焉。易以是识于徐氏，而阴欲得朴庵之馆也。则暇日与徐氏子商经史课文义，若授弟子者。自是亶亶靡倦，退复语人曰：“徐君德我，必移子见托矣。”闻者甚不直易，咸奋臂来告，且图与报之。朴庵笑曰：“故人情厚，宁有是耶？”固止之。明日遂以故辞徐，徐再四留，再四不可。则曰：“吾举一自代者。”询其人，即易某也。后易官于朝议者，犹籍籍病之。正德间，诸公修郡志，将列其事，朴庵复闻而惧曰：“扬友之过，以成己之名，君子弗处也。况彼为贫所累耳，亦何过哉？”因遣门下，生沮之。嗟夫，谋馆背义如易君者众也，朴庵诚古人哉。

○盛唐匡廓

段虎臣云，李于鳞、王元美、宗子相、吴明卿、徐子与、梁公实、谢茂秦，嘉隆间七子也。诗学盛唐，不过盛唐之匡廓耳。至于深沉之思，隳永之味，超脱之趣，尚未入室。

○诗社

有一人，目不识字，好邀人结诗社。且饮食甚菲，而又衍期好事者，嘲之云：“纽穿肠肚诗难就，叫破喉咙酒不来”，道其实也。虽然，诗社不愈于斗鸡呼庐之场乎？嘲之者过矣。

○节料

教坊司每于岁首五日内，或四人，或五六人，往富贵人家奏乐一套，谓之“送春”，又谓之“节料。”主人皆有以赏之。此事不行已五十年余年。

○石榴笑冷官

姑苏蔡羽，字九达，才高倚马，誉重南金。但赋性鄙啬之，甚以岁贡为南院孔目。同乡文司城送弓兵二名应役，终日奔走不暇。人摘两石榴与之充饥，曾署院壁云“草色常留上客马，花枝不笑冷官衙。”王子新云：花枝不笑冷

官矣。石榴非充饥之物也，有不笑冷官者乎？

○原治二篇

西治王公銮，中正德辛未进士，观政吏部太宰。邃庵杨公令观政者各以所业进，欲观其才也。西治作原治二篇，切中时弊。邃庵大奇之，即补文选主事，往文选必他司调，补无径授者，盖异数也。

○还银生子

豹韬卫千户高仲光，大司马差往北京上疏。行至山东界，投一野店，见店有遗银一囊，约三百余两。遂问主人，早有何人寓此？答以远客两人，行且五六十里矣。高曰：“此一囊银定是客人所遗，若暗携去，人虽不知，鬼神知之。我四十无子，不爱此非义之财以损人也。”因解鞍秣马，以待失银之人。次日早，有客寻至，且泣且诉。高取银与之，各问其姓名而别。仲光后生子四人，中万历辛丑武进士，高居仁乃其长子。

○天眼开

俭庵梁公，以户书考满解职，家居廷臣。上议言司徒乃国计大臣，总领财赋，得人实难。窃见材，操心廉直，终始不渝。且综理既闲，出纳有执，实清朝人才之望。及今未衰，尚堪任，使乞早召用，以尽其材。上谕之起公，原官加太子少保。崔公铎称之曰：“自公召还，司徒涂人。”丐子相语云，今天眼开，召回梁公矣。此与司马公入朝何异？

○救娄

自庵陈公钦在南武选主事，会武库郎娄性被诬下狱。取勘同部人，皆摇手避，莫敢暴白。公奋身疏其冤状，诏并逮公同系者。二年娄病日浸，赖公周旋之，得不死。久之娄乃获免，而自庵以此名闻天下。

○诗学

嘉靖中司寇顾公华玉，以浙辖在告，倡诗学于清溪之上。门下士，若陈羽伯凤、谢应午少南、许仲贻谷、金子有大车、金子坤大舆、高近思远，相从以游。讲艺论学，绰有古风。

○三似

华亭平泉陆公树声，称秋溟殷公迈云“坐镇雅俗似房次，律急流勇退似钱”。宣靖洞明宗要则似杨次公晁太傅也。

○仙官入室

杨道南先生之母陈孺人，怀孕未诞之夕，梦笙籁满耳。闾里走眠，须臾有羽。盖霓幢从南来，拥一仙官入其室。翼日，遂生先生焉。盖先生文名道誉，卓绝一时。岂偶然而已乎？

○小刘祠

南坦刘公麟，以刑部郎中擢守绍兴，汉刘宠故处也。在郡精核廉敏，甫五十日，郡声大治，逆瑾衔公，出守不修谒，犹掇郎中。时琐细废为编氓，郡人争致赈公，曰：“勤苦诸君，吾治不建。前刘敢蒙一钱惠耶？”即去，越人肖其像，为小刘祠。

○埋刀

南坦刘公夫人，乃王南原公之姊。刘有一宝刀，南原心欲之。南坦亦心许之，皆未曾明言。及南原死，南坦白湖州来观葬，取宝刀埋之于墓中。宛然季札之风。

○预作墓铭

南坦公早参玄理，兼达天命。尝请王公廷相，预作墓铭。

○夫妇伦绝

秀才陈舜胄，万历庚子科三场文房考，主试已高取，将填榜时，主试复阅其易经，有夫妇后有父子，文中不喜“夫妇之伦绝”五字，遂尔不中。盖舜胄曾逐其三十年之妻，并逐其子，使母子乞食他方，存亡难保。仅留一妾，又剪其发，打骂莫堪，怨恨入骨。夫妇之伦绝也久矣。主试之涂此一句，乃鬼神使之也。

○剪刀诗

《升庵诗话补遗》云，古廉李公时勉，《咏剪刀诗》：“吴绫剪处鱼吞浪，蜀锦裁时燕掠霞。深院响传春昼静，小楼工罢夕阳斜。”公之直节清声，而诗妩媚如此。

○花练黄

杭州花纶、黄观榜，及第三人，初读卷官进卷，以花纶第一，练子宁第二，黄观第三。太祖改定，以黄第一，练第二，花第三。故南京谚有“花练黄、黄练花”之语。

○斗南

斗南老人，泊舟采石江上。遇李太白与之联诗，童尚书作传，载其全诗。今在《枕肱集》中。

○亲书考案

矩庵陈公镐，提学山东，为人明敏有吏干。校阅精核，公廉详慎，终始如一。诸生登降之序，皆自书之，不假手吏人。齐鲁间称名督学，必首推之。

○读汉书

谢与槐公督学广西，喜临桂县童生张鸣凤，文笔奇古，因进而训之，曰：“吾子不患不成名，患胸中无全书耳。”乃取两汉书，亲为之句读，令五日进院一背。虽出巡，亦携之行。与槐公转官，两汉书已完矣。其造就后学如此

。鸣凤，字羽王，后来南都，拜于墓下，立一碑而去。

○医案

御史陈公，忽小儿闭目口不出声，手足俱软。急延医治之。独孟友荆一见便云：“公子无病，乃饮酒乳过多，沉醉耳。浓煎六安茶，饮数匙便醒。”御史抚掌大笑曰：“得之矣，可谓良医。”

余内人幼年病血山崩，诸医皆危之。刘春斋用当归一两、荆芥一两、酒一钟、水一钟煎服，立止如神。

冯益斋给谏，每发言，腹中辄有声应之。此应声虫病也。遂告病，卜居南京。杨守极用小蓝煎饮之，即吐出其虫。

抚州铜客病痢甚危，悬五十金酬。医太学生倪士实授一方，用当归末，阿魏丸之，白滚汤送下，三服而愈。

胡竹亭授一治痢方，采黄花、地丁草，捣取自然汁一酒钟，加蜂蜜少许，服之神验。

邻有一贫人病，湿痰肿痛，经年不能行。遇乞食道人授一方，用蓼荃草、水红花、萝卜英、白金凤花、水龙骨、花椒、槐条、甘草、苍术、金银花共十味，煎水蒸患处，水稍温即洗之。此方已医好数人。

张白门治小肠气秘方，用乌药六钱、天门冬五钱，白水煎服神效。

黄氏小便不通，陈雁麓用芒硝一钱研细，龙圆肉包之，细嚼咽下立愈。

孟望湖，淮安人，耳中闻人声，悉是祖考谈其家事，扰扰不休。邀刘春斋医治，春斋诊视之曰，暴病之谓火，怪病之谓痰，用滚痰丸下之而痊。

余兄奇峰生两瘤，大如拳。僧传一方，用竹刺将瘤顶上稍稍拨开油皮，勿令见血。细研铜绿少许，放于拨开处，以膏药贴之。数日即溃，出粉而愈。

○接鹤胫

李克斋公在兵部正坐堂，忽空中飞下一鹤，驯熟不去。对医人刘春斋云，家曾有鹤飞来，第二小儿举进士。今又有鹤飞来，大小儿定中进士矣。未几，而鹤折其胫，私心殊不喜。因问有能接其胫骨者乎？一人对曰，家藏接骨秘方，想人禽一理，或可接也。急命修制之，方用土鳖，新瓦焙干，半两钱醋，淬七次。自然铜乳香，没药，菜瓜子仁各等分为细末。每服一分半，酒调灌之。鹤胫如故。但人上体伤，食后服之；下体伤，空心服之。李公乃以其方传之于刘春斋。

○雷异

太学生陈居业家楼上，有磁器两厨。忽夏日雷震一声，两厨皆打钱大一孔，将厨中磁器布列于楼板上，大小皆相配，其异如此。俗云雷神极巧、极戏，信夫？

○代族偿银

碧山齐王孙，邀里中富客饮，乃其设谋专在于武橙墩。橙墩有族人，负碧山千金，半本半利，贫不能偿，锁于空室中，俟橙墩赴席。佯令仆泄之，乃武之仆耳语于橙墩。橙墩出席曰：“族人负债，囚锁空室。小人高坐，欢饮堂上。尚得谓之人乎？即令武响代偿，亦非难事。何见辱之深也？”碧山遂纵其族人去，乃揖橙墩曰：“烦公一处。”橙墩唯唯，虽饮终，席殊不乐也。越数日，碧山又送礼来，促其处。橙墩谋于妻妾曰：“生平未曾求人，今且求你二人，乞将首饰借我，以全其言。他日当倍偿焉。”妻与妾置首饰于几，乃数之曰：“人负己者，不能取，痴也。人负人者，代偿之，痴之。痴也，饮数杯酒，出银千两，其痴不可言，而贫可立至矣。”橙墩估其价，携以偿碧山曰：“此首饰作银八百两，尚欠二百两，容四年偿之。”橙墩此举，真丈夫哉，真丈夫哉。

○死同谥异

正统己巳秋，北虏犯。顺英庙震怒，亲率六师征之。时内阁重臣扈蹕者二人，吾乡张公益与曹公鼐也。师次土木，败绩，二公死之。既而朝廷录死事之臣，曹公得谥文忠，而张公仅谥文僖。夫忠之与僖，相去远矣。不知何以死同，而谥异也。

○钱宁后身

织罗俞四老，名鉴富，而忠信可托。钱宁喜其人，将银二三万与之织造，又曾寄物数厢于其家。钱宁得罪，抄没未尝波及焉。后梦钱宁入室，生一子名弘泽，用银如粪土。四老与其妻私语云：“弘泽分明钱宁后身，若抄没，是恶去也。今任其花费，犹为善去矣。又何较焉？”

○尼觉清诗

湛霍二公，拆毁庵观，淫祠韬卫营中。一庵有尼觉清，题一诗于壁云：“急忙检点破袈裟，收拾行囊没一些。袖拂白云归洞口，肩挑明月绕天涯。可怜松顶新巢鹤，却负篱根旧种花。再四叮咛猫与犬，休教流落俗人家。”世传其诗而已，余特拈出其名。

○陆卒

澹泉郑公，云南都水军，胜于陆卒营马，壮于江舟。此论非也，盖兵无强弱，若操练之，极其精；赏罚之，极其明。虽弱必强矣，何可以一言悬断之乎？

○梦孔雀

龙崖何公宦濮州时，梦孔雀入室，遂生次子仲雅，因作孔雀赋以纪其事。后仲雅御史巡按。福建子森如梦一孔雀冲天而去，不数日，闽中之计至矣。

○金丝金箔

最不可伪者，金也。二十年来，金丝有银心者，金箔有银裹者，工人日巧一日，物价日贱一日，人情日薄一日，可慨也夫。

○乳母裂书

与槐谢公，极喜收书。有一乳母，凡儿啼，走书房中，裂书声引诱之，以止其啼焉。昔人谓藏书有八厄，今添此一厄而九矣。

○陈南塘

南塘陈忠行六人，以陈六呼之。府军卫中所军补役，验新江口。操家极贫，目不识字，有胆力、有机谋。能于江面浮游百里不倦。云：高都督新任，驭军严刻，夸家丁拳棒冠于北边，一可敌十坐。营闻言，预选陈忠数人，以俟比艺。及下营演武，陈忠连打倒三人。高都督顿尔短气，思以中伤之。

高都督苛求陈忠小过，捆一，索打一百。墩锁营中，且诘之曰：“陈忠好武艺，今日如何？”意在致之死也。入夜，钮断铁锁，归家。送祖母于叔，送妻于岳父。半夜渡江逃命，而功名已兆于此。

江右李公开府淮扬，偶宿庙湾场关王庙。忠宿于三里外。方就枕，忽梦袂头牙笏，一神将笏写一火字，仍指点其去路。惊醒，时漏下二鼓，唤起众兵，巡至关王庙，见倭奴庙前放火。兵少，不敢战，乃从庙旁拆墙，救出李公。即传四路兵，蜂拥而至。夜杀真倭首级七十二颗。李公大喜，方重用忠。

牛王河与倭奴大战，胜败在顷刻。忽倭奴奇兵袭于后。忠禀曰：事急矣。乃负李公渡河，公感之爱之，遂结忠为义子。两家各画一渡河图，以纪其事。

曾在胡总制幕下。一日，与倭对阵，见其耀武扬威之甚，梅林曰：“若得一猛将冲之，以挫其锋可也。”忠禀曰：“陈忠愿往。”梅林公即以所乘马与乘之人。雄马壮白袍，双刀舞入阵中，如无人焉。缓缓策马而归，梅林公大喜，挥兵继进，遂获大胜。

曾在通州逐三倭，一枪毙一倭奴于墙，两倭奴惧其勇猛，不敢救而去。

神烈山两次打两虎，府厂花红鼓乐送归以荣之。

陈忠起于市人，与倭奴百战，斩真倭头数十颗。官至游击参将，在小教场中军坐营。忠亦武弁中豪杰也。忠死，子世文袭指挥僉事。

○陈夫人拒盗

陈南塘卜居仓巷中，半生拮据，所得贮在一楼。强盗窥南塘他往，四五十人劈门而入。欲将登楼，夫人沈氏，持一铁枪守楼。门众不敢登，皆云枪紧，枪紧。盗不得意，放火烧楼。乃沈氏见火逼身，从后窗挟枪投于邻家，竟免焚。如之患，可谓女中将军，不愧南塘之夫人也。

○两义士传

宋景濂先生有义士杜环传，杨道南先生有义士赵善继传。二公之义不同，均之足以风世而振俗。

○江宁三张

南户部侍郎张公志淳，号南园，云南金齿司籍，江宁县人，有《南园先生集》行于世。二子曰含，曰合，皆以风雅论著，声名昭昭在士林。含字愈光，杨升庵先生有千里面谈两卷，乃与愈光谈诗者。

○韞庵长者

沈生予云：“予任奉新时，未敢求荐于人。韞庵吴公自浙移，书荐之于抚台按院，多溢美之词。若非抚台按院言之，余终于不知也。”其乡曲之情真，怜才之意切，吴公诚君子，长者哉。至今感之。

○韞庵自赞

韞庵吴公自赞其小像云“入道德之门，而不谭道德。处功名之地，而不竞功名。探仙佛之源，而不宗仙佛。忖诗文之趣，而不习诗文。世方赫赫，我独冥冥。世方矫矫，我独平平。寓形轩冕，寄兴烟云。间中风月，静里乾坤。斯柴桑处士所称无怀氏，而安乐先生所记无名。”公者欤，即此一赞，可以觐公之素矣。

○四苦役

卫军有快船与运粮，县民有坊厢若铺行。又军民共之，此四役乃役之至苦者也。迩来虽稍稍息肩，但财尽力穷，人不堪命。饥寒所迫，或有他虞，未有甚于此时也。尝读太祖高皇帝免租之诏，有曰：子孙百世，无忘江左之民。岂独以兵费所资，特宜优恤？而亦以居重驭轻之良，图疆干弱枝之要策也。仁人君子，宜念之哉。

○草茅鸾凤

杨道南先生，数岁时受诸经子史，读之，目数行下，且了其微义。甫十四岁，部使者胡公试孔子惜繁缨论，辞辩川涌，意其为宿学。批其卷云“草茅中鸾凤已见”，大奇之。

○童年却金

督学象岗胡公，既奇道南先生之才，又惜其贫，遣就海虞钱。公有威学，因师友陈公原习唐公应德，无不忘年礼，敬之馆于学士梁溪华公。华公尤器重，尝遗金百两。弗受，比归，潜置书囊中。登舟，检书见之，则回舟力却，乃去。他日钱以告胡公，公为却立。咨嗟以为一童子，能抗志乃尔。

○会元三梦

石城许公，嘉靖乙酉举于乡，三会试三不利。乙未复当上春官渡江。夜梦巨神自天而下，授以龙墨一笏，有“皇明大魁”四字。甫入京，宿于旅舍，梦

有持二轴索画者。先生援笔一挥，成苍龙形，牙爪向人，云气腾涌。寤后，复梦人授以牙刻图书，有“不负所学”四字。是年有此三梦，果中会试第一人。

○古语

古语云，金陵市合月光里，今饮虹桥、武定桥，尚有夜市。又云，金陵人好醉妆，此事余目所未睹。又金陵以鼎镬相高，此风殊未泯。又云，金陵人好解字，但字被王金陵解过一番，人尚以穿凿目之。秀才不作此伎俩也久矣。